

第十一集

乙丑三
月初版

天津
敬慎醫室出版

竹園叢話

大興陳振家題

竹園叢話第一集至第十一集 全出版了

又再版第一二三集 亦出版了 材料豐富

印刷精良 欲知寄售處 請看

後頁書皮之裏面

(每本大銀幣。貳角五分。同集十本九折。同集五十本八折。外埠每本加郵費二分半。)

(第十二集 正在印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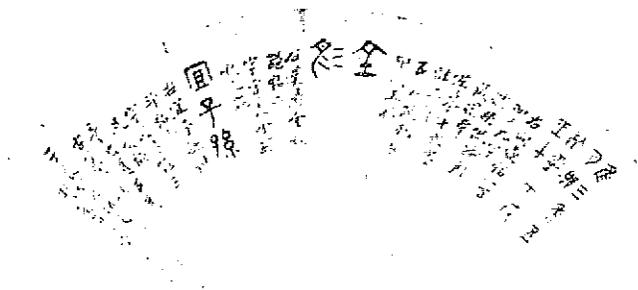
海中大佛八寶蓋

子夏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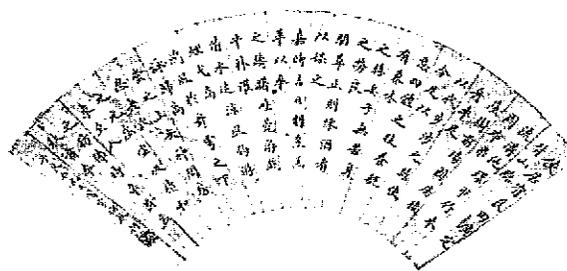
雲端仙人雙翠翹

蔡元洪

前大總統黎公宋卿書
孫吉臣先生贈



王竹林先生書贈



何漁莊先生書贈

078
158.3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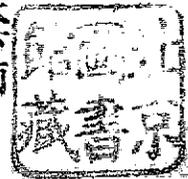
竹 園 叢 話

林序

閱古今興亡環輿大勢。於其理亂禍福之常。皆燦然於胸中。運天下而致之指掌。陶之以禮樂。淑之以詩書。然後足跡徧名山大川。觀其峰迴波起雲烟萬狀。以極其變。禮當世之奇人傑士碩德名賢。與夫酒徒劍客隱士高僧。下至屠沽星日。游俠者。輿走者。皆披肝膽而與之交。大則經綸宇合。細則一醫一卜一詩一畫。能專一業而名家。餘亦可以言其所以然。所積既厚。鬱蘊而無所發。不得已則偶焉發之於文。故其言皆有物也。翰與丁君交。二十年矣。每讀丁君之文。而察其所以言者。以爲丁君之言。則誠有物之言也。昔者嘗疑古今之爲言者。振其筆。直其書。據陳胸臆。嘵嘵焉。痛哭流涕以向人。而視者無覩。聽者無聞也。不售則直者曲之。法者異之。婉諷焉。微言焉。冀閱者或不吾厭。而世之無覩無聞也自若。猶不售。則不惜變莊而諧。變正而譎。乃至傳粉通衢。下儕於俳優。以爲吾言宜若可售矣。而世之藐藐如故也。當是時也

第十一集 林序

A 212675



竹

園

叢

話

。屈原賈誼之流。以不可忍而自沈。李聃守之。莊周放焉。故盜聖哲。折
斗衡。齊萬物。一死生。王通鬼谷。守不堅而放不達。是以又顧而之他。
或憤焉。故鮑焦結舌。卒乃投海。而許衡朱舜水。其心苦矣。亦變之極
也。獨孔子栖栖一生。終老而不易其常。舉世非之。友朋笑之。乃至門
弟子疑之。卒不變。何求於世。若是其不自惜也。今觀竹園叢話之一集
二集乃至無數集。嗚呼。吾知之矣。人有誤於藥餌者。庸醫環之。若曰
參。則參。而亡陰矣。若曰苓。則苓。而瀉厥矣。於此有良醫焉。警之曰
勿然。吾有方。服之奇效。病者不之顧。而言參言苓者乃更沸。良醫曰。
安有明知人之自速其死。而不一言者。若服吾方。不效則償。若此醫亦
甚不自惜矣。而病者之惑於參者苓者仍自若。斯時爲良醫者。方恨不
得執其口而灌之。又烏得以自惜故。而不更匍匐牽衣垂涕泣而言之乎
。竹園良醫也。翰不文。無以序竹園。乃不自揣。斧於班門。而與竹園言
醫。並以慰天下之不自惜而爲言者。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墨青林兆翰敬序

韓序

竹園叢話

立言的人。最不幸是過幾年後。把從前所謂鯁鯁過慮的話。一一都成爲事實。竹園叢話。多半是丁君十幾年前的話。在丁君說話的時候。大家未嘗不以爲是鯁鯁過慮。到如今不幸十九都成爲事實了。然而到底是誰的不幸呢。我願丁君以後多多說話。可望大家注意丁君的話。想法子以後不要教他的話說着了。再過幾年。集印第三集第四五集的時候。把所說的話。再從頭看看。凡是關於鯁鯁過慮一類的話。都算瞎操心。別像這一集二集。樣樣都不幸而中。那就好了。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

韓梯雲(補菴)敬序

韓序

竹園叢話。出到第四集。林先生的序。把我們好搬弄口之乎者也的人。擡了個很高。我可不那樣說。好說話的人。有時墨乾筆禿。連飯都顧不得喫。還和之乎者也不開交。把家人都膩煩了。他們說你東塗西抹多。

竹

園

叢

話

半輩子。挨罵得罪人。說的話可有誰聽你的。到底爲什麼。拏作文章的精神。幹什麼喫不得飯。必得幹這個。我說這亦是癮。而且覺着我的話還是「非說不可」。何嘗不知道說了亦沒人聽。而且討厭。但是有時彷彿看見有許多走錯路的。走險路的。走盡頭路的。天陰月黑。風雨將來。蒙頭瞎走。又沒燈火。眼看他不得了。這些人都和我有關係。便沒關係。我明明看見。那能忍心不招呼一聲。告訴他走的路不對。要是親戚朋友。便是被髮纓冠。亦是分所應當。聽不聽全在他。招呼一聲可是我的義務。至於討厭不討厭。更不管他。竹園叢話第三集出版。我胡亂序了幾句。說丁君的話。以後願他都算瞎操心。什麼是瞎操心。比方那些走錯路的。走險路的。走盡頭路的。聽了竹園的話。都回過頭來。轉到平平坦坦的大路上。從此沒一點危險。竹園豈不成了瞎操心嗎。我的學問。不敢比竹園。可是我們都好瞎操心。而且不怕挨罵得罪人。是一樣自信。我的話雖不足以序竹園的文。味兒總是對的。竹園以爲如何。林先生以爲如何。讀竹園文的諸公以爲如何。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補菴韓梯雲敬序

張序

竹園叢話

蓋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士君子生於時。至以空言見志。抑亦微矣。雖然。處此混濁醜醜之世。不能以吾之懷抱。實行其達則兼善之義。而同流合污。仙仙倪倪。以博一官受一職。遂將其胸中磅礴有爲之氣。泯然漸滅。不亦有愧於吾之本來面目乎。感誼丁君子良。經濟才也。隱於醫。日活人無算。殆范文正不爲良相必爲良醫之旨趣乎。顧目擊時艱。而有觸於心。輒發爲言論。垂三十載矣。緣於清季光緒二十三年八月。組織竹園白話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冀以空言救國。其體有文有語。有莊有諧。而危言詭論。殊途同歸。要不外乎監督政府。指導社會爲天職。會以喪其長子。心緒惡劣。遽以停版。聞者惜之。數年來。已絕口不談時事矣。茲擬哀集舊稿。重刊問世。殆孔子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不然。胡強聒不舍若是乎。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

濁。邦人諸友。其鑒於丁君之志。有奮袂而起者乎。非閭里之幸。乃家國之幸也。然則謂丁君立言也可。卽謂丁君立德立功也。亦無不可。是爲叙。

民國十有二年六月天津張際和紹山甫謹撰

劉序

傳有之言爲心聲。心諳人情。出言則不外人情。心通世故。發言則洞明世故。一言一語。足以見心中之底蘊。蓋經濟出自學問。而德性蔚爲文章。擅長文藝。必器識居先。科居言語。與德行並重。非有雄才卓識。不能發出經世之名言。救時之讜論。吾二十年來之老友丁君子良。學識兼全人也。賦性和藹。立志高尚。不爲良相。乃爲良醫。施治於顛連困苦。賜診於親戚知交。疏財好義。令人欽佩深之。憶當年自擊時艱。組織竹園白話報。本憂世憂民之苦心。以闡發公理。持論正大。規諫政府。易文詞而爲語體。樸實說理。開導人心。冀挽回風氣於萬一。悚論危言。久爲社會所歡迎。停版距今。已十餘載。而先生之癘疫論。說疫。治

病。各有專書。著作精詳。已膾炙人口。先生以爲隱於醫以終身。而置理亂於不聞。適友人某君。獨惋惜深之。乃勸先生搜羅舊作。以牖斯民。先生聞之。救世之初衷。怦怦然。勃勃然。於是乎復動矣。遂哀集前稿。撮成叢編。或分贈戚友。以公同好。或廉價出售。聊補工資。以期盡人披覽。差堪補救於一時。殆所謂警世之木鐸也。吾願天下之覽斯編者。觸目興懷。可想見丁君生平之爲人。達人情。通世故。洵不愧爲才全識遠之儒醫。才識無所表見。區區於斯編求之。猶其末焉者耳。丁君乎。大有心人也。吾久不爲文。勉贅數語。以誌景慕云爾。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津門劉成麟趾雲氏謹識

王序

我讀了竹園先生「叢話一二三四集」以後

竹園先生。爲時下白話名家。當年所發行的竹園白話報。及民興報天津白話報裏邊。先生的著作。真是不少。先生的文字。真可謂家喻戶曉

婦孺皆知。於國家應興應革。矯正社會風俗諸問題。言之尤爲綦詳。我是傾心拜倒。

在那個時候。我總想先生的著述。幾時能夠出了單行本。永久存留纔好。因爲新聞紙是隨手即擲。不能保存的。不想現在果然實現了。我讀過了以後。獲益非淺。想與我表同情的。更不知凡幾。

先生又是著名儒醫。故於醫藥衛生等。論之有益人生。故所言乃非一般會幾段湯頭歌。卽欲問世的俗醫們所可夢見。

先生的少君叔度。與我是同學。故時聆先生的教益。先生的性情。是顯然可欽。所談的偉論。皆是金石之言。我家裏的大人小孩有病。皆是先生診治。無不奏效。

以上所言。拉拉雜雜。鄙俚不文。又不合白話文體裁。是因第五集行將出版。冒昧撰此。以誌欽仰。

劉序

丁子良先生同我的文字因緣。關係最深。我在天津大公報主筆的時候。我自己差不多每天要作一篇文言論說。一篇白話演說。非常之累。幸得子良先生常寄演說稿。可以替我分勞。我心裏極其感激。後來我辦商報的時候。子良先生又常給商報寄稿。我辦民興報的時候。子良先生又常給民興報寄稿。我前後辦報十年的工夫。子良先生同我的關係。總沒斷絕。頂到我不辦報的時候。子良先生也因為家事失意。把作演說的高興打斷。這也算是子良先生同我文字上的一段奇妙因緣。在當時子良先生所發表的演說。很得社會的歡迎。因為他的演說。或莊或諧。入情入理。所以人人愛看。報紙的銷數。也因為有子良先生的演說。格外加增。就可以知道他的演說在當時的價值了。如今子良先生把從前所作的演說。輯成竹園叢話。分集出版。來信叫我作一篇序文。特於公餘之暇。草此一段。聊以塞責。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

劉孟揚識於磁縣公署

張序

第十一集 張序

十

竹園叢話。出到第九集。竹園先生。命其次公子叔度君。來囑我作序。我聽了前些位先生的序。真把話說絕了。就如補菴先生所說的。內中有「明知是挨罵得罪人。因為我們是有關係的。可是還不能不說」幾句話。為此書序文。話說到如此。還有甚的可說。所以在叔度命題的時候。我便和叔度君說。無的說了。

但是竹園先生睡得起我。來尋我作序。我果然真說不出一句話來。未免覺着過礙乾。不管他好歹。我且胡云幾句。

現在人們。最好弄點書籍。出版得名。又得利。這種習尚。海上鬧得最厲。天津近來亦染以成風。且不論他著者的真偽。但是我們要分別他的本體。不免要把他通身看過。纔可知道。可是真好的。不枉耗費一些精神。果然這種書是不好的。吾們看罷了。知他是不好的了。然而我們的精神亦算虛擲了。冤煞不冤煞。

我今日。因看看竹園叢話。生出一種辨書法來。今日說明這辨書法。可亦就算把竹園叢話的序交卸了。

看書不必把他通身看過。只能留神。頭裏幾篇序。便足以分別出來。大凡作書的目的。總分不過兩端。一求名利的。一求實是的。吾們照見一種書。序者是幾位現任官僚。或是幾位在野政客。又不然。是藉先勢而小有才的幾位浪蕩公子。不問便知他是求名求利的。吾們看見一種書。序者是黑糊糊的幾位半新半舊的頭腦。或是幾位不甚合時宜的老人家。不問便知他是一種熱誠國民的作品。我獨信現在的社會。大半數是綺霞妝外帶花絲葛

的眼。(我亦要挨罵得罪人)。作書要沒有幾位闊老的題跋。恐怕虎不住人。虎不住。那麼名利全無。所以要求名利。是必須要有幾位當道名角的文字。真正是憂退憂進的分子。是不圖名利的。是守身如玉的。是恥與當道往來的。那麼爲序是不歡迎金銀帶脂粉氣的文字。不得已。便要找幾位半辛酸同臭味的朋友。纂幾句官詞瞎話。這全是他們中外發而不自覺的話。今日教我說出。那麼看書想知他的好夕價值。還不必看他的開宗明義。只瞧見他行首幾位序者。便可見一斑。

竹園叢話幾位序者。我只與劉趾雲先生。不相識而外。餘者都是和我有翰墨緣的朋友。至於張先生紹山。更是我的業師。韓補齋先生。在文字交中。我亦暗事以師禮。我們不敢說是真正愛國。然而那些『國旗大魔術』。(扯着國旗尋大洋的。我通諳國旗大魔術家)。我們是不會作的。至於專心經營那誤國害民的事。敢說我們是通通全不會作的。

竹園出書的序文。單單的沒找一位大軍閥大政客清遺大官。偏是幾位老辛酸老頭腦。竹園之所以爲竹園。於此益見。是竹園不僅爲竹園默中現狀。真是連我們幾位同臭味的人。

『與有榮焉』。

有人說竹園出書。沒有軍閥政客的序文。只怕竹園是無門可入。是真不知現在的著作家。求人作序。磕東拜西。亦要了序來。果然他們要沒有請序的能力。那麼他那書。早就出版了。竹園爲醫數十年。與顯官中。豈能無幾位熟識的人。竹園是真不能請序麼。竹園叢話出版以來。閱者雖多。而真能道其書中之滋味者甚少。我序後。想可以釋羣疑。並慰竹園。

中華十三年。歲次甲子。菊花節前六日張蓮溪謹序。

張序

竹園叢話。出到第九集。竹園先生。命其次公子叔度君。來囑我作序。我聽了前些位先生的序。真把話說絕了。就如補菴先生所說的。內中有「明知是挨罵得罪人。因為我們是有關係的。可是還不能不說」幾句話。為此書序文。話說到如此。還有甚的可說。所以在叔度命題的時候。我便和叔度君說。無的說了。

但是竹園先生曉得起我。來尋我作序。我果然真說不出一句話來。未免覺着過澁乾。不管他好歹。我且胡云幾句。

現在人們。最好弄點書籍。出版得名。又得利。這種習尚。海上鬧得最厲。天津近來亦染以成風。且不論他著者的真偽。但是我們要分別他的本體。不免要把他通身看過。纔可知道。可是真好的。不枉耗費一些精神。果然這種書是不好的。吾們有罷了。知他是不好的了。然而我們的精神亦算虛擲了。冤煞不冤煞。

我今日。因看看竹園叢話。生出一種辨書法來。今日說明這辨書法。可亦就算把竹園叢話的序交卸了。

看書不必把他通身看過。只能留神。頭裏幾篇序。便足以分別出來。大凡作書的目的。總分不過兩端。一求名利的。一求實是的。吾們聽見一種書。序者是幾位現任官僚。或是幾位在野政客。又不然。是藉先勢而小有才的幾位浪蕩公子。不問使知他是求名求利的。吾們看見一種書。序者是黑糊糊的幾位半新半舊的頭腦。或是幾位不甚合時宜的老年人。不問使知他是一種熱誠國民的作品。我獨信現在的社會。大半數是綺霞霞外帶花絲葛

的眼。(我亦要挨罵得罪人)。作書要沒有幾位闊老的題跋。恐怕虎不住人。虎不住。那麼名利全無。所以要求名利。是必須要有幾位當道名角的文字。真正是憂退憂進的分子。是不圖名利的。是守身如玉的。是恥與當道往來的。那麼爲序是不歡迎金銀帶脂粉氣的文字。不得已。便要找幾位半辛酸同臭味的老朋友。纂幾句盲詞瞎話。這全是他們中存外發而不自覺的話。今日教我說出。那麼看書想他的好夕價值。還不必看他的開宗明義。只瞧見他行首幾位序者。便可見一斑。

竹園叢話幾位序者。我只與劉趾雲先生。不相識而外。餘者都是和我有翰墨緣的朋友。至於張先生紹山。更是我的業師。韓補齋先生。在文字交中。我亦暗事以師禮。我們不敢說是真正愛國。然而那些「國旗大魔術」。(扯着國旗尋大洋的。我通謂國旗大魔術家)。我們是不會作的。至於專心經營那誤國害民的事。敢說我們是通通全不會作的。竹園出書的序文。單單的沒找一位大軍閥大政客清遺大官。偏是幾位老辛酸老頭腦。竹園之所以爲竹園。於此益見。是竹園不憚爲竹園獸中現狀。真是連我們幾位同臭味的人。「與有榮焉」。

有人說竹園出書。沒有軍閥政客的序文。只怕竹園是無門可入。是真不知現在的著作家。求人作序。猶東拜西。亦要了序來。果然他們要沒有請序的能力。那麼他那書。早就出版了。竹園爲醫數十年。與顯宦中。豈能無幾位熟識的人。竹園是真不能請序麼。

竹園叢話出版以來。閱者雖多。而真能道其書中之滋味者甚少。我序後。想可以釋羣疑。並慰竹園。

中華十三年。歲次甲子。菊花節前六日張蓮溪謹序。

竹園叢話題詞

津沽名重卅餘年 業紹歧黃海外傳

西人就醫於君者皆應手效

提槧懷鉛從不倦有暇

即作演說遍登津京各報

痛陳時政燭幾先

訂交文字即前緣 忝在葭莩義更堅

醫隱舌耕同此志

君業醫全業儒皆求其在我者

無求何處不神仙

袁子才句

莊言禱語怵危亡 救國君真具熱腸

滄海橫流今更甚

伊誰隻手

挽瀾狂今日民德墮落更甚

一紙流傳萬戶歡 竹園名早播文壇

而今繪事饒清趣

邇來君惟以繪事自遣

物理都從自在觀天下萬事當作達觀亂久必治理有固然

閉門著述謝交遊 至契能無片楮留

閱竹園叢話第一集後感觸久之奉成七絕五章未免貽譏大雅

莫謂曉

曉辭太費 此編已早定千秋

姻愚弟鷺洲陳振家未是草

竹園叢話

自叙

鄙人於前清光緒二十一年春。到津行醫。一條忽間。不覺已三十年矣。一事無成。徒傷老大。光陰易過。可不懼哉。至友某君。嘗謂余曰。何不將二十年來之演說稿。彙印成冊。權作小說閒書看。余笑曰。陳言腐語。在當年已令人作三日嘔。今再重印。豈不益討人厭耶。况投登各報之稿。不下千數百篇。多散佚無存。而竹園白話報之全底稿。於丁巳水災時。悉被淹沒。雖欲重印。惜無底稿何。友曰。可以登報徵求之。迨登報後。而存有竹園報全稿者。僅同志老友王文元先生一人而已。可敬可感。王君印家魁。字文元。住本埠河東郭家莊。爲東成居醬園之舖東。昔年做報出版時。王君屢獎愛之。天津之沿街貼報。任人觀覽。實王君創興者也。王君收存各報。皆裝釘成冊。獨竹園報。完全無缺。其爲人也。真誠樸直。磊落豪爽。君子人也。見報後。卽以全份竹園報見贈。並將民輿報等借抄。是余之陳言腐語。得以再延於世。儼如與故知作對。

面談者。皆王君之所賜也。感何極焉。竹園白話報無足重。可重在王君能代我保存十餘年而不缺。而鄙人奔忙勞碌三十年。所成就者。僅此幾百篇無補之空談。亦太可傷矣。噫。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青年人務必愛惜光陰。勤求實學。期成與世有用之人。幸勿效我之徒事空談。無裨實際也可。

中華民國共和十二年七月卽陰歷癸亥年五月下旬

宛平丁國瑞子良甫識於天津敬慎醫室



說明

一是集共分兩類。一撰著。凡竹園自撰之稿皆隸之。一選錄。凡各報各書之有關時局。有益世道者。皆轉載之。仍存原著者之姓氏名號。一撰著內分數類。曰演說。曰寓言。曰諧談。曰衛生。曰雜俎。選錄則不分門類。亦不分次序。

一各稿立言之時代不同。時局不同。著者當年下筆時。皆爲救時而發。閱者須體會發言時之局勢。故每段下。必註明某年某月稿。幸勿誤會爲趨時迎合。亦勿誤認爲前後矛盾。

一搜集竹園演說各稿。不僅在竹園報一種。今所集者。除竹園報外。僅有半部民興報。及不全之大公報。天津商報。北京正宗愛國報等。餘如天津直報。中外實報。登過竹園之稿尙多。惜無存報。故暫付闕如。一俟再徵求得底稿後。卽爲繼續錄出。

一是集不分文言白話。亦不分年代之前後。錯綜互見。期於醒目。

一第一集至第十集。業已出版。此爲第十一集。第十二集正在印刷中。以後隨集隨印。不拘定期。

一集末附介紹一篇。不過將有益之書籍。與貨真價實之商號工場。介紹於社會。非爲收廣告費也。

一竹園演說。文固不佳。但確保無抄襲之陋習。常見有某小報雜誌等。將竹園演說。改頭換面。據爲己作。請閱者細看出稿時之年月日。互相核對。自知孰真孰僞。

一光緒二十三年以後之竹園演說。皆散見於天津直報。中外實報。光緒二十八年以後。多散見於大公報。商報。北京正宗愛國報。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始組織竹園白話報。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第四百四號。改稱天津竹園報。竹園報停版後。演說多見於民興報與天津白話報及京津各白話報。近年多投稿於社會教育星期報。略紀梗概。俾知來歷。

竹園叢話第十一集目錄

撰著類

演說

理想之空談

建設難於破壞

搗亂

禁烟的辦法

十年來官府之罪惡

忠告世中堂

對於外人防疫煩苛之感言

洋毒

第十一集目錄

六十八

第十一集目錄

論天津的警務

五十三

對於巡警改劃新區之管見

五十八

竹
東三省亦要大開商埠了

六十三

東三省的主權

六十五

園
與醫學相關之工商宜急速整頓

六十八

無效力之憤言

七十五

叢
人當愛羣

七十八

游歷樂

八十四

寓
言

話
愚不可及

八十八

諧
談

倒黴大全

九十一

竹 園 叢 話

衛生

衛生淺說

九十八

一誤豈堪再誤

一百

雜 俎

中國醫學問答外篇

一百二十三

附 件

醫藥研究會誌聞

一百二十五

四誌醫藥研究會

一百二十六

滄州時疫草案彙紀

一百二十八

吹喉藥方彙集

一百三十七

選 錄

第十一集目錄

三

第十一集目錄

什麼叫主義大家

一百三十九

記民間之疾苦

一百四十一

教部取締男女合校

一百四十四

說疫張序

一百四十四

新歌謠

一百四十六

忠信

一百四十六

嚴範蓀先生遊盤山詩

一百四十八

孝思助談

一百五十二

御史胡思敬奏新政擾亂天下請密籌善策摺

一百五十三

選集治疫良方

一百五十五

論電車殺人及國民愛羣之熱誠

一百六十一

竹

園

叢

話

撰

著

趾雲題

天津敬慎醫室丁子良診治簡章

內科 婦女科 小兒科

門診時日

每日早九點至十二點 (不論星期二三五 或二四六) 皆在法租界梨棧天安里五十五號
分診所候診 (星期日 舊門診) 午後照常出診

門診脈金

太銀圓一元 無者者六角五分均可 再無力者 仍可酌減 量力而為 悉聽尊便 凡
錫往來之親友 及附近街鄰 皆不拘上例

出診時限

延診者 請開一詳細住址條 註明姓氏 或附一簽名片 或託一介紹人 務於上午十二
點以前在天安里掛號 (星期日在泰安里掛號) 並無號金 過午不候 凡初次延診 而
無介紹人者 脈金須先惠 (夜半延診者 不應)

出診脈金

據內外附近 法英 (營衛河內) 日本 意 各租界 第二特別區 (即舊租界)

老道廟 老龍頭車站通西 河北公園通南 河北大二馬路 東西通津 前關通西至

津老等北 南關 以上皆兩元二角

英租界營衛河外臨近河沿各莊里 第一特別區二義莊 河北公園通北至新車站 河東園

家溝子一帶 錦衣衛橋 北營門至大租橋 雙廟至芥園 河北三馬路至五馬路 大玉莊

第一特別區平瓦房 河東郭莊子 旺道莊 復興莊 英租界馬場道北首 趙家房

廣院 南頭窩 河東水碾子 小關 獅子林 以上皆三元四角

總政學堂後津浦車站 四元四角

西沽 魏頭 六元六角

同院復診 照門診例

以上貧單資在內 並無他項花費

凡風通往來之親友 與常年診治之家 以及大安里泰安里兩處附近之海際 皆亦同上例

通信處

(分診所)

天津法租界

三十一號路泰安里三號

天津敬慎醫室謹啓

天津敬慎醫室丁叔度醫例

中醫內科 婦科 小兒科

門診時日

每日早九點至十二點 在西北城角文昌宮西本診所候診

門診脈金

大洋四角 三角 二角 量方面為 悉聽尊便

出診時限

延診者 請開一詳細住址條 註明姓氏 或附一姓名片 或託一介紹人 務於上午十

點以前掛號 並無號金 過午不候 (夜半延請者不應)

出診脈金

城廂內外 一元二角 各租界 特別區 皆一元六角

凡風迎往來之親友 及臨近之街隣 皆不拘上例

▲通信處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宮西大馬路南口路東

敬慎醫室丁叔度診療所

天津敬慎醫室謹啓

竹園叢話第十一集

演說

理想之空談

(見宣統三年(辛亥)十月十四日第一) (千七百八十五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此稿於初六日收到。因積稿太多。故發刊略遲。本館誌。)(閱者注意回想)(當日之政局)

中國的大局。至今已。竟算是糜爛。若能急速補救。尚可挽回幾分。若是意氣用事。私心不化。置全國生命財產於不顧。再相持不了兩個月。我敢斷君主立憲民主共和聯邦制度南北分治。全歸成幻夢一場。(就是瓜分靠準)。主張君主立憲的。以大局安危為前提。然舊政府之諸大老。果能時時刻刻顧全大局。又何致有今日之禍呢。他們不顧大局。纔擠成革命之禍。弄得大局岌岌可危。使數萬萬無辜的百姓。困苦流離。他們把事弄糟了。反教被難受罪的顧全大局。世上豈有此理。放

火的無罪。救火的反落不是嗎。以舊政府的腐敗說。即不革命。中國亦是早晚教他們給零碎賣了。與其零賣了亡國。不如痛痛快快的革一下子。同亡。俗語說。死馬當作活馬兒醫。武大郎兒服毒。吃亦死。不吃亦死。中國好比是一個癆病吐血的病人。外帶楊梅入骨。瘟疫升喉。無論甚麼樣的良醫妙藥。亦不敢保其不死。但有一線生機。治的再得法。或者緩過氣來活了。若說非君主立憲。不能統一。這亦是一面的理論。試問全國能否共同一致。可就不免的要費手續了。譬如北京政府。執定了君主立憲。一定是非剿即撫。撫之不就。必致痛剿。不但無兵無錢。而且生靈塗炭。剿平之後。中國亦就真完了。

要說主張民主共和。其中亦很費布置。北京政府享的是固有之利。好吃的飯兒。誰肯撻饜兒呀。不到黃河不死心。必致賒了槍砲來打狼仗。蹂躪不了一兩省。各國亦就橫出干涉了。各國干涉之日。即是無形瓜分之日。一切財源命脈。還能不全歸人家嗎。以和平解決說。必須清楚

讓位。然滿漢蒙回藏。既列爲五族平等。斷不能限制滿人干預政權。况且既分爲一族。就不能沒有安插的地位。多腿蟲。死而不僵。以其扶之者衆。那世受國恩的感恩知己。還是極多極多呢。此時焉保沒有一二野心國。暗助軍火。使我自相殘害。若是滿人變守爲攻。游騎四擾的時候。中國亦就不成個國了。若必欲驅盡了滿人。滿人必死力抵抗。頂到矢竭力盡之際。還須給漢人留個大魚頭擇擇呢。到那時。君主立憲亦沒成。民主共和亦散闕。一地的飢民土匪。大局可就不堪設想了。况且北方的軍隊。尙有數萬人。今年年底。就是個大亂子。兩個月沒餉。立刻就是搶劫。逃兵土匪一勾合。良民那有活路。各省教堂林立。焉保毫無損失。到那時。舊政府無可如何。新政府亦是力難兼顧。各國再一代平土匪。那可就各佔一方了。前月各省紛紛獨立的消息一傳。有位北京朋友來函。問我有甚麼管見。我說五個字的批語。就是「暫且保平安」。若是認成長久之局。那可是兒戲公事。將來必有外國兵捆起都

督來要錢的那一天。都督裂着大嘴直哭。官紳把地方公事扔下一跑。抓誰沒誰。那可就成了沒掌櫃的鋪子啦。百姓們。不過高掛順民白旗。認着頭的一當奴隸。那假公濟私官場走狗的地方大紳士。還不能謀個外國巡捕頭兒的差事當當嗎。北軍若不存留。必致遣散。遣散之後。仍是貽害地方。所謂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等等的主張。全成了鏡花水月。(南北分治。必致南北備戰。互相殘害。中國的戰禍。可就無有止息的日子了)。即或勉強成立。亦是個徒有其名。(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其地有十八省兩倍之大。一切政教風俗迥與內地不同。國人多注意於十八省一隅。並不知藩部重要。外人籠絡過去。那全是中國的勁敵)。中國是個垂危的病夫。革命軍好比是一劑猛藥。可惜服用太晚。元氣有點不支了。今既打算奪命救亡。惟有變通着善用。委曲婉轉。着要把病人救活了。那纔是起死回生的國手呢。(撲局賣當。志在得謝禮。不在病人的。可担任不了這個責任)。

那位說。你既不主張君主立憲。又不主張民主共和。你倒是主張甚麼呢。況且辦事沒有主張。卽是行路沒有方向。瞎向前走。走到那裏是一站呢。君主亦不好。民主亦不成。究竟怎麼是成是好呢。我說。這話總說得有理。然而兩方面的主動力。何嘗沒有主張。所慮者。就是主張的堅持固執。各說各理。空理還未講完。實禍已竟臨身了。我們於此千鈞一髮的時候。應當沉機觀變。以悚懼大局之危亡。默爲補救。不可輕言妄動。執定一面之理。使當事的無法轉圜。空談的半面主張。與事實上的進行無補。必弄得禍生不測。大局益不可收拾了。假如今日有堯舜禹湯爲君。伊尹周公的總理內閣大臣。就是君主開明專制。我亦歡迎。(以中國人民之性質論。非開明專制不能立國)。現在我亦沒甚麼主張。惟有請問官革兩方面。掌權秉政的大人先生。掏出天良來說真話。究竟心裏是公是私。是爲國。是爲己。若果是真心救衆。並非利己主義。卽不應固執成見。鈞名爭權。兩方面的代表先生。以及各省的大官大

紳。若是天理良心的爲公。即不難露胆披肝。開誠布公。一言以決定大計。若是滿腔的私欲。假公以濟私。那可就沒法兒說了。私心不退。即或君主立憲。將來國會的那份私心專制。比從前必加一倍。私心不退。即或民主共和。將來選舉的流血。私人的把持。一定比專制更毒。現在的資政院。諮議局。地方議董會。不是個樣子嗎。除去營私利之外。別無成績。徒爲人民增加擔負。地方上多一個衙門。繁文細法。無非束縛好人。則例定章。轉成營利之具。諮議局。就是放大的議事會。資政院。就是放大的諮議局。將來的國會。仍是這班人物。私心黨。狠狠爲好的串通謀利。書呆子。咬文嚼字的胡攪歪纏。議案六大車。與人民的困苦毫無補救。有法無人。百姓仍是難脫倒懸。

總之。後來的利弊不必慮。咱們先解決現在的危局。我這可不是妄自

主張。不過是無聊的理想空話。據我的拙見。不如由袁內閣。奏請明降諭旨。召孫文康有爲梁啟超。二位急速回國。在孫文黎元洪黃興康有爲梁啟超袁項城六位之中。命全國各團體記名投票。舉一人爲總理內閣大臣。（由國會追認）。舉定一人之後。其餘五人。皆任國務。不准辭職。按照十九條大信條去實行。君主立憲。咱先試辦五年。袁項城。若不願爲總理大臣。亦可以把鈕子皮襖脫下來。落個開誠布公的大仁大義。晉封爵位。進退聽憑自由。（由前五人中。選舉一人爲總理大臣）。欲進呢。可以出鎮疆圻。或是內任國務。欲退呢。優游林下。給他個樂觀太平。如此一來。又人物。又字號。又歇心。又享樂兒。孫康梁黎黃等。他們若再不俯就。那可是容心荼毒生靈了。（我們全國人民。即以公敵對待他們）。南北在事立功的人員。一概量才授事。（失城逃跑以及獨立之各大員。一概不究。兩軍陣亡之將士。皆從優議卹。革命軍費。作正開銷。由度支部籌還）。舊日貪婪的官吏。教他們暫且回家抱孩子去。南北軍隊。汰弱留強。把他各半攙換。（南五成。北五成。攙在一處）

仍編爲多少鎮。旗人一概令其姓老姓。不得指名爲姓。從此不分滿人漢人。大清帝國。改爲中華新帝國。統系仍舊。試辦五年之後。體察國勢民情。若非改民主不可。到那時。再改亦不算遲。若是舉國相安。國勢日強。卽定爲永遠的制度。只要大人物們。全都披肝露胆。公而忘私。釋嫌疑。化猜忌。相敬相愛。相憐相恕。在昔日爲讎怨。在今日未必不是益友良師。

大體既定。卽布告天下。以慰各友邦之系念。所有外交內政。自然大展新猷。外交以真誠信實爲主。各國自然見諒。誰不願共享太平。內政以簡約爲宜。自然隔膜盡去。刪繁文。節冗費。放手辦事。破格用人。向日之貪官汚吏。以及假公濟私之地方劣紳。擇其罪惡昭著者。每省酌斬數人。以寒賊膽。使慣於舞弊營私之輩。不敢故智再萌。內政最要之兩大端。一係用人。一係理財。皆須從重賞嚴罰入手。只要在上秉政的不貪財好貨。自然就不徇情了。既不徇情。自然諸事認真。弊竇自

少。冗員廓清之後。財政立見豐盈。(按資政院核定預算案。全國歲入。每年一萬四千餘萬。歲出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萬。每年不敷七千餘萬。若得一精覈財政之人。稍寬其權限。嚴懲中飽侵蝕。浮開冒領諸弊。裁去一切局所。減去一切浮費。將調劑私人之惡習。一掃而空。苛稅雜捐。一概豁免。每年仍可多入少出。向日不數七千萬。從此盈餘不止七千萬)。蓋各省之督撫司道。以及監理財政官。非昏庸。即貪黷。侵蝕濫費。習爲故然。僅以具文清理。終難澈底一清。必須有不怕招怨之風厲大員。帶着劊子手清理財政。所有的外債。十年足可還清。宦途清。財政清。即須多設工場。習藝所。以安插游民。爲治亂第一之要政。游民一少。內治自見起色了。游民安插之後。即注重尙實之普及教育。循序以進。十年後的中國。可就非同今日的中國了。

建設難於破壞

竹園

(見宣統三年(辛亥)十二月十八日第一千八百四十八號北京正宗愛國報原署名白丁)

中國本是個弊國。無一人不舞弊。無一事不有弊。日聚月累。大有積重難反的樣子。必須大拆大卸。廓然一清。然後始能鞏固國基。安居樂業呢。鄙人前幾年嘗對至友說。中國政治之腐敗。早晚必先大改革。然後始可談立憲。所以請願國會數次。鄙人從未列過名。

譬如生瘡的人。腐肉未淨。無論怎麼敷生肌收口的藥。亦是無濟於事。(半筋珍珠散亦不成)。必須先將腐肉蝕淨。然後始能生肌。(淨蝕腐肉。不助正氣。生肌藥亦是白費)。國事家事一個理。必先除弊。然後乃能興利。

本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事起。就彷彿翻蓋老房子的頭一天開工。摧枯拉朽。很是順手。當初不准翻蓋的時候。連房上的一根草。牆皮上的一片灰。亦不許動的。誰要擅動。就能有性命之憂。現在總算拆透了天兒啦。糟柱子折樑。概難遮掩。按著破壞說。千難萬苦。

總算是不容易。總算是第一功。然而房東此時尚在露宿。無家可歸。當初拆房的宗旨。是恐怕房倒砸人。不是折完了就完事。若不急速建設。則凍死與砸死。又有甚麼分別呢。所以破壞之後。急須建設。破壞已不容易。而建設尤覺艱難。

中國的時局。破壞的已有八九分成績了。而建設的布置。尙未見有如何設施。(北省市面已壞。無人維持。南京政府雖已成立。一切重大關鍵的政策。未見甚麼明文)。只見某省爭都督。某省鬧土匪。某省勒索富戶。某省放火殺人。雖是過渡時代。當有的慘劇。亦必須有多數兒特別的建設人才。苦心籌畫維持。速定建設的方針。方能堅固國本呢。必須使人民享安寧之幸福。受改革之利益。方不枉此番之破壞呢。建設得法。足以彰破壞之功。建設不得法。反益重破壞之罪。建設的關係責任。豈不更重於破壞十倍嗎。

雖然。建設二字。不易言也。折房易。蓋房難。求死易。求生難。擾亂治

竹園叢話

安易。維持治安難。富於革命思想魄力者。未必有用人行政之經驗。長於軍旅之事者。未必有察吏安民之才能。能借外債之窮大手。未必善於理財。使度支日見充裕。精於法政學理者。又未必周知民隱。熟悉民情。有才德者。未必有閱歷。無習氣者。未必無意見。智識太高者。每多舍近利而忽遠害。且固執謬見不可挪移。（懸一極高之理想。不恤民艱之類是也）。理論過深者。又皆尙空談不求實際。且徒羨人長。削足就履。（新洋毒。外國前敵之類是也）。此皆爲建設進行之障礙也。非但無功。且貽遠害。

總之。欲圖結果。必先造因。中國近數十年來。未造何等善因。故此我不敢妄想何等好果。試想前此之教育若何。實業若何。少年之氣象若何。社會之經濟若何。是否足供建設之材料。吾不敢知也。舊政府之腐敗貪黷營私揮霍。無論矣。新政府建設以後。保無舊日之惡習也否。吾不敢斷也。要之。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治法。須有治人。不

求人而專求法。其國未有不亂者。願當局勿徒恃法。須加意於用人。

搗亂

竹園

(見宣統三年(辛亥)十二月十七日第一千八百四十七號北京正宗愛國報原署名樂天)

義和團殺人放火。名曰搗蠻亂。防疫的官紳。圖財害命。名曰搗擊亂。大行新政。剝削小民。名曰搗窮亂。預備立憲。舞文弄弊。名曰搗文亂。官革相戰。自殘同種。名曰搗武亂。

既然議和。又不果斷。既認共和。又復開戰。火警頻聞。炸彈屢見。攔路搜查。行人訾怨。四顧徘徊。只怕無辯。富不安生。窮愁沒飯。謠言四起。真假難辨。一人成名。萬姓塗炭。甲說共和。乙主立憲。各說各理。各執上算。無業游民。打團成蛋。口說愛國。心實爲飯。出門數里。路劫頻見。市面蕭條。人人愁嘆。無兵怕匪。有兵怕變。財盡力竭。不和不戰。某國陰險。跟着裏亂。布散流言。放火擲彈。人心惶惶。大局糜爛。新人舊

人都說難辦。滿漢蒙回。同遭大難（去聲）。何日太平。不敢妄斷。只向前行。莫往後看。總而言之。這小名兒就叫自速其亡的搗內亂。內亂內亂。外人所盼。鷸蚌相持。漁人稱願。名爲保路。暗把地佔。人取關稅。我出債券。人賣軍火。我去死戰。不死不休。方算好漢。財力耗盡。人死一半。國體將定。各省已爛。盜賊蜂起。軍隊又變。賠款累累。不容展限。外債增多。條約另換。礦產人開。鐵路人辦。門戶洞開。通商任便。實行殖民。今日始見。武裝和平。專用商戰。吸盡脂膏。枯萎立見。民窮財盡。醜態畢現。學堂軍隊。漸漸遣散。新學人才。供人使喚。苦力成羣。餓殍萬萬。明知奴隸。不能不幹。稍一梗直。立時沒飯。黔者結黨。明謀暗算。假公濟私。苦害地面。縱匪殃民。專欺良善。法紀廢弛。民心離散。奸人乘機。希圖作亂。鼓吹邪說。又生他變。議士徇私。疆吏專擅。百里稱王。再搗窮亂。總統總理。又把位禪。強鄰派兵。代平內亂。利益均霑。各佔一段。地圖變色。另劃界限。招募巡捕。彈壓地面。按口抽捐。誰敢怠慢。地痞劣紳。派充幫辦。英雄豪傑。頓足扼腕。世宦富紳。

閉門裝蒜。學士文人。長嘯短嘆。貧苦小民。與牛爲伴。黃帝後裔。永淪黑暗。萬世奴隸。休想搗亂。果再搗亂。巡捕拘案。輕者監禁。重則頭斷。忍泣吞聲。無處伸辯。命輕鴻毛。至卑至賤。至此方悔。悔不聽勸。早知如此。不該搗亂。

那位說。你做的這叫演說嗎。合折壓韻。彷彿是四言雜字。我說。俚語村言。明知討厭。顧慮將來。心驚胆顫。苦海茫茫。回頭是岸。挽救全局。在除私念。私心一去。事皆好辦。雨過天晴。雲開日見。中國富強。幸搗此亂。惟此亂不可長搗。但盼吾言之不驗。演說題目是搗亂。其實是一篇瞎扯淡。聊以解頤。君勿噴飯。讜言名論幾百篇。亦沒出我這搗亂之模範。哈哈。可笑可笑。噯噯噯。可嘆可嘆。要問後來結局。咱們給他個到了算。

禁煙的辦法

(見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六百二十二號民興報)

竹園

(資政院注意。各省諮議局注意。國民禁煙會注意。禁煙王大臣更宜注意。)
禁煙的辦法。約分對內對外兩項。對外就是力爭廢約。對內就是速行

禁種。禁運。禁賣。禁吸。

廢約的辦法。前在報紙上。已竟都說過了。要緊的是。趁着明年正二月。海牙和平會開會。我們中國的官紳庶民。結起大團體來。舉代表。赴海牙。借着萬國禁烟會與英國國恥紀念會的大善士的熱心鼎力。共同維持。向英政府。講公法。說公理。力爭廢約。一面由我們資政院的諸大議員。請政府與禁烟王大臣以及外務部大臣。向英政府力爭廢約。三面夾攻。不遺餘力。我想英政府迫於公論。愛惜名譽。斷不致大拂輿情。這是中國禁烟。對外大概的辦法。現已竟樹起根基來了。

至於對內禁烟的辦法。北京新立了中國國民禁烟總會。天津亦立了中國國民禁烟順直分會。然禁烟進行的辦法。與統系的機關。從何處下手。尙未通盤籌出。鄙人不揣譾陋。略陳管見。望熱心此事的諸君。加意研究。這可是我個人的意見。並不是國民禁烟會的公布。

(一) 禁烟之機關。宜速組織也。國民禁烟會。是監督禁烟。是鼓吹的性質。並非執行的機關。亦沒有懲罰的權柄。如著論登報。編撰白話。鼓

動精神。聯合同志。催促官府。設局戒烟。廣徵良方。博採衆論。凡調查勸導等事。皆是禁烟會的責任。有天職。無考成。將來果能如期斷淨。固然是全國之福。即或不淨。亦沒有罪過處分。然吸烟的人。多半因循。賣烟的人。多貪私利。(若都像天津土商之深明大局。熱心公益。何愁鴉片難禁絕呢)。專憑勸導。那是白說一回。所以官府禁烟的機關。不可不急速設備。擬請由禁烟王大臣。奏明立案。妥訂全國劃一的辦法。(即逐漸加緊之次序。與懲罰之特別專律)。嚴訂考成。通電各省。按照下開各條。(須由王大臣鑒訂妥善後)。實力進行。總期通國一律。一面由國民禁烟總會。順直分會。按照下開各條。速為討論。增刪改正後。通知各省諮議局。及紳學商各團體。各教會。速行組織分會。一律進行。

官辦的機關。以禁烟王大臣為主腦。各省由該省督撫擔其責任。每省立一禁烟總局。按照資政院議案。以藩司巡警道為總辦。然巡警道能禁貧民吸烟。不能禁闊官吸烟。不如直責成督撫為一省之禁烟總辦。

直截了當。各分巡道。各府。於其轄境內。皆有禁烟總辦之責。州縣官。巡警長官。於其本管地面。皆有禁烟總辦之責。將來禁烟不力。即按照各轄境。凡有責任者。皆從重參罰（按資政院議案。但言地方官。似嫌寬泛）。

民辦的機關。總會既設於北京。即由總會請資政院諸議員。分函各本省。每省立一分會。（彷彿天津之順直分會一樣）。由省分會。聯合該省諮議局議員。每縣立一支會。（譬如武清縣。即曰武清縣禁烟分會）。每鎮鄉再立一小支會。（即名曰某鎮某鄉禁烟分會）。各按自治區域。由本鄉鎮會員。調查勸導。又就近。又省款。又洞悉情形。又耳目靈通。任人入會為會員。不以界限。即以禁烟會為主體。不以自治為主體。（按順直諮議局議決縮短禁烟期限案。以自治人員為限。愚按禁烟固然是自治範圍以內的事。然自治事務極繁。自治人員有限。人少事繁。必至顧此失彼。耳目不靈。且禁烟事體極大。關係極重。人人可入會。人人當贊成。若以自治為範圍。未免狹窄。不如以禁烟會為主體。凡自治人

竹

園

叢

話

員。皆須入會贊成。不是自治人員。亦隨便入會爲會員。如此。則入會者必日見其多。實覺事半功倍。各鎮鄉。立會極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各鄉村。不乏讀書明理之人。又有各教堂。最易組織）。成立後。即造冊列表報知該縣。（另有格式。縣會造總冊。報知省分會。省分會造總冊。報知北京總會。

北京禁烟總會。會同順直分會。訂妥劃一之章程辦法。即分知各省分會。再照印若干張。分知各縣會。縣會分知各鎮鄉會。鎮鄉會。即曉諭於本鎮本鄉之大衆。（資政院議案。謂編輯白話報紙。勸導講解云云。殊不知辦報經費難籌。宗旨未必劃一。鄉人又多不識字。吸烟者又未必看報。派人分往各處演說。地廣費鉅。成效難期。莫若先組織機關。機關既立。各地皆有辦事人。就近調查勸導稽查。收效極易。譬如省分會。印出勸導白話。分交各州縣分會。各縣分會。再按照該縣共有若干鎮鄉村莊。照印若干張。分交各鎮鄉會。（若省分會款項充足。即統由省會印出。以免偏僻縣分。無法照印。但郵費印工紙料所費甚鉅。不可

竹

園

叢

話

不預先籌畫。譬如順直一百四十六州縣。每州縣。均扯以二百村計之。共有二萬九千二百村。每村大小均扯給白話單子二千張。共應印五十八萬四千張。每萬張工料至少按十五元計算。共需八百七十六元。若每年按季印送四次傳單。只工料一項。即需二千五百元也。再說寄費。每縣二百村。應寄四千張。四千張之郵費至少二元。每一十張貼一分票。無郵政局之處。仍須專差。一百四十六州縣共寄費。每次至少需洋二百九十二元。每年四季。共需寄費一千一百六十八元。各縣會。再分寄各鎮鄉時。尙不在內。我故此說。白話報。必難普及。亦難收實效。卽白話傳單。或各項規則。莫若每次由省會印二三千張。所費有限了。分送各縣會。各縣會。就地籌捐。再印四五千張。(如無鉛印。可以刻木板。印大張的。或用謄寫版更好)。分送各鎮鄉。各鎮鄉會。卽就本地約請幾位熱心公益之人。沿街宣講。(廟會戲台。皆可宣講)。另僱一苦力。肩荷一木牌。一面粘貼勸戒鴉片之白話。一面粘貼本縣縣官之禁烟白話告示。(另在各鎮鄉。交地方牌長。多貼告示。鄉下人最怕告示。

竹

園

叢

話

。手敲銅鑼。沿街喊叫禁烟。俟大衆圍觀時。即由議員宣講。如此辦理。則至遠不出幾里地。不用旅費。而且語言同。洞悉鄉情。收效一定極快的。(這就是就地籌捐。就地取才的辦法)。此外再由省分會。分四路派員巡游調查督催。暗察其成績如何。隨時筆記。情節輕的。函知該縣會督責。情節重的。報知省分會辦理。如查有實力禁絕。成效卓著的。即由官紳設法榮耀之。鼓勵之。獎勵之。機關既立。且有統系。如周身之脈絡通靈。臂使手。手使指。牽一髮。則全身知覺。禁烟的功效。還不是指日可待的嗎。

順直分會與北京總會。同時並起。諸事草創。自比各省稍難。所有屢次會議情形。及宗旨大綱。已在各報宣布。惟自今以後。順直分會實行人手之辦法。仍須研究。

此刻已約請諮議局議長及議員等。到會面商。務須將以上所陳之辦法。請諮議局全體贊成。(按順直諮議局議決禁烟案時。禁烟會尚未發現。今既有特立之禁烟會。諮議局必表同情。故此禁烟會章程辦法。第一

竹
園
叢
話

務與諮議局議案參合爲要。並請諮議局諸議紳。以個人名義。在各本縣。急速聯合同志。組織縣分會。縣分會成立後。即按照前陳辦法。組織鎮鄉分會。蓋以全省自治員爲發動機關。禁烟會成立必速。成立後之辦事調查。又不專限於自治員爲會員。則勢力必厚。耳目較靈。順直分會之內。宜急速聯絡城會議員。組織天津縣禁烟分會。天津縣各鎮鄉。亦照前陳之辦法。急速組織分會。

(一)禁烟之期限。宜再縮短也。順直諮議局之議案。以宣統三年十二月底爲斷絕期。措辭極斬截。風聞資政院衆議員。亦多主張宣統三年年底。昨見報載資政院議案。又主宣統四年十二月矣。此議。與禁烟問題。最有關係。蓋吸烟人之性情。類多因循委靡。予限半年。一橫心。足可斷淨。若寬以年限。再不橫心。雖十年亦難斷淨。今資政院竟議以宣統四年十二月。爲禁烟最終之期限。非但措辭含混。而且於禁烟之前途。暗生阻力。且於該院之議案。語多矛盾。譬如限以宣統三年年底。爲禁絕期。由目下算起。尙有十四個月的工夫。年前兩個月。若各省普

設戒烟局。廣傳良方。由明年正月起。將購烟執照。逐月遞減分量。嚴降○諭旨。多出白話告示。決定以宣統三年年底爲禁絕期。由宣統四年正月初一日起。凡賣烟連烟吸烟種烟者。皆照律嚴辦。這十四個月裏。足可辦到。何必多展一年呢。

且該院議案亦曾云。凡在六十歲以下者。限宣統二年十一月。一律戒斷。在六十歲以上者。限宣統四年六月。一律戒斷。即於四年六月後。由地方官會同自治員。挨戶調查。區內共有吸烟者若干。責成區長。儘六個月內。勒令就戒。至宣統五年。尙未戒斷者。經人舉發。調查屬實。照律懲辦云云。愚按該院所云之宣統二年十一月。與宣統四年六月。一律戒斷之句。揣其語氣。是此兩日期乃始行戒烟之第一日。非已竟戒斷之末一日也。是六十歲以下者。在宣統二年十一月以前。尙准隨便吸烟也。六十歲以上者。在宣統四年六月以前。尙准隨便吸烟也。試問諸議員。特留此一年至一年半之吸烟期限。有何理由。若謂驟下禁令。恐吸烟者不能依限戒淨。然由今年年前。組織戒烟局。廣傳戒烟方

。急降○嚴旨。通電各省。限宣統三年年底一律戒淨。時間不爲不長。辦法不爲不寬。何必由宣統四年六月。始行調查勒戒也。且既云由宣統四年六月後。儘六個月內。勒令就戒。至宣統五年。尙未戒斷者。經人舉發。調驗屬實。即按律懲辦云云。是該院已明明公認六個月內。吸烟者。雖在六十歲以上。亦足可以戒淨也。若由宣統三年正月起。至年底止。一年之長。又安得戒不淨也。

若謂按區調查。需費時日。然由宣統三年正月至六月。足可以調查完畢。(若決意限期斷淨。簡直的不必調查吸戶的數目。一年前示禁。一年後即嚴查。違法售烟吸烟。即按律懲辦。何等簡爽。若謂戒烟局所。建築配藥籌款派員等事。非期月可成。我說戒烟局用不着蓋洋樓。空廟閒房。皆可辦事。(入局戒烟的。全是窮人。)況且設局戒烟。不如廣傳良方與妙法。即或設局。官辦亦不如民辦。民辦是慈善性質。事事可以核實。官辦是借題位置私人。開銷公款。若必待全國之州縣鎮鄉。普設戒烟局。局局指望官款。雖候至宣統十年。亦難設齊。

若謂宣統三年年底戒斷。限期太促。恐土商之存貨難於售盡。我說宣統三年正月明降○嚴諭之後。一年的工夫。足可抖淨了。若必欲展至宣統四年年底。是勸土商再存新貨也。終有售不淨的那一天。我們若定以宣統四年年底斷淨。則宣統三四兩年內。印度必照舊種。照舊運進中國。每年多溢出一萬五千萬元不止。且與廢約的宗旨。自相矛盾。暗自懈勁。

若謂條約未廢。我們禁烟期限太促。恐與中英邦交有妨碍。然則十年戒淨之限期。應扣至宣統七年。今議至宣統四年。已屬不合原約。豈宣統四年斷淨。即不碍邦交。而宣統三年斷淨。獨碍邦交嗎。

若謂條約未廢。禁絕的期限。我們不能自由。然則條約未廢之前。資政院竟可自由議決縮短年限嗎。況且條約未廢之前。我們原有縮短年限之自由權。這是我們的內政。英國干預不上。我們並非不待約廢。硬行禁他洋藥入口。以公法論。我們有十分理由。即以條約論。我們亦有十分理由。若謂期限太促。恐致激變。然各省禁種。已收大效。種烟的尙

竹

且彙遵功令。獨吸烟與賣烟的。敢抗○諭旨嗎。況且資政院議案。已明确的說吸烟人無團體。斷不致有變。即或稍有騷擾。亦屬利大害小。然則吸烟的人。在宣統四年不敢滋事。在宣統三年就敢滋事了嗎。

若謂中國受鴉片之毒害。已五六十年。今已禁絕有期。何獨爭此一年之長短。且五六十年之金錢外溢而不惜。獨惜此一年之金錢。豈不是不明事理嗎。殊不知此等議論。實在似是而非。我們若趁明年海牙會這個好機會。決意主持宣統三年年底斷淨。一鼓作氣。條約一定可廢。內地足可禁絕。(若無此好機會。雖展至宣統四年。亦不碍事。)我們於今年年底。即請禁烟王大臣。將違禁吸烟賣烟的特律訂妥。趕即宣布。宣統三年一年內。時時曉諭提醒。於宣統四年正月。即照律執行了。今若寬展一年。則宣統三四年間。對於吸者售者之懲罰。必不甚嚴。各省的法律罰章。必不一律。人心一懈。廢約必致無效。等到把海牙會的機會錯過去。內地官民。仍是照舊的吸。不待宣統四年年底。英大必跟我們節外生枝。到那時人心瓦解。恐怕宣統五年年底。亦斷不淨

話

叢

園

了。然而資政院據甚麼理由。贊成宣統四年。不贊成三年呢。必是對於此等處的利害。偶爾疏忽。輕易表決就是了。

至於政府外部諸大老。以及各省督撫。非不贊成從速禁絕。然我按他們諸位所處的地位揣摩。必然多數兒贊成宣統四年。不贊成宣統三年。怎麼個理呢。要知各省禁烟。所禁的多是貧苦小民。官場吸烟的。仍居多數。(王公大員。恐亦不免。)功令極嚴。恐得失察之咎。不能不敷衍表面。(具結)官官相諱。情面攸關。又實不欲限期太促。(其實三年足可斷淨。何促之有。不過得推一日是一日。因循苟安就是了。)若限至宣統三年年底。大員必爲許多的難。(其實四年亦爲難。)多展一年。多位置許多冗員。(如禁烟局。官立戒烟局。土藥釐捐之類。)多緩一年。外部即可推緩一年之交涉。這是政府外部各省督撫難言之隱衷。純係顧一己之私。不顧國家大計。

那位說。你說了六驃車話。主持宣統三年斷淨。該當怎麼辦呢。我說。按資政院院章。准紳民上書陳請事件。得有三十位議員認爲議案。即可

開議。我們國民禁烟會的同志。可以急速上書質問。並請取消前議。我想。欽選民選議員二百位中。豈無三十位表同情的嗎。認爲議案。大家即合力懇求。取銷前案。仍以宣統三年爲禁絕期。此節。關係禁烟全局。即關係中國強弱之全局。且關係國民禁烟會成敗之全局。千載一時。諸位不可不注意呀。

（二）懲罰遠禁。宜速訂簡明劃一之條例。宣示普告。以資遵守也。）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今既限期戒淨。必須預先宣布極簡極明之法律。使窮鄉僻壤。皆家喻而戶曉。不但執法者有所依據。即吸烟者亦知所儆懼。近年辦理禁烟之省分。各爲風氣。無照買烟賣烟者。既受或輕或重之懲罰。（也須罰幾十元。也須罰幾百元。）而又有續發烟照之辦法。（不但不罰。反又給他烟照。此等辦法真可笑。）按烟照上之分量。不准多購。可又有行旅照之辦法。譬如三錢之烟照。只准買三錢。而有錢之家。可以另起行旅照。購買三四百兩全成。此等辦法。不過專熾窮烟鬼而已。我恐延至宣統七年。亦斷不盡絕吧。（不按月遞減

是有照即可吸烟。終無戒斷之一日。此足見官府之宗旨。只在多收照費與膏捐。不在禁絕不禁絕了。）

竹
入手第一關。須先將禁絕之年限定准。定准了年限。就算有了法律的根據了。即按照禁絕最終期。分爲期前期後兩種辦法。期前無照吸烟者。重罰。（須定出准數日來。又甚麼二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咧。那全不是話。或以日限定多寡。或以分兩定多寡。有了標準。自不至隨意高下了。）有照者逐月遞減。幾個月減盡。照少購多者罰。減不盡者罰。

園
期後辦法。卽是逾期辦法。譬如定以宣統二年年底斷淨。宣統四年正月初一日。卽是逾期。）此項辦法。須在刑律之外。由禁烟王大臣。特訂專條。寧嚴勿寬。如逾期禁絕之期。仍賣仍運仍吸者。無論烟之多寡。或官或民。或老或幼。或男或女。均按律懲罰。（按資政院議案。擬處四等有期徒刑。或一千元以下之罰金。又引日本禁絕鴉片之條例。係處以二年以上三年以下之重禁錮。又引大清會典刑律之禁烟條內。道光十九年。嚴禁鴉片。凡官民吸烟者。俱擬絞監候。）按現行禁烟條例。對

話

議

園

竹

於官員吸烟之處罰。實較平民爲重。譬如目下民人有照可以吸烟。官員必須具戒淨結。具結後。仍未戒淨。私吸者。革職永不叙用。上官仍得失察之處分。今若對於逾期吸烟之烟犯。處以千元以下之罰金。若係官犯。不知仍革職永不叙用否。民人無職可革。在千元以外。仍多加否。且目下之王公貴胄文武大員。未必無私吸者。調驗具結。未必無受賄扶同隱飾者。富紳又界於官民之間。應照何條科罰。婦女違禁。是否罪其本身與家長。均應急速宣示。

總之。法律不宜留活門。留活門。則巧者皆可避重而就輕。今不如定一顯明之專律。逾期仍吸者。無論歲數。無論王公大小官員。皆革職。免去永不叙用字樣。改爲五年內不起用。以留其自新之路。仍罰幾千元。分作三份。以一份充地方自治經費。以一份賞給告發之人。以一份犒賞抄拿者。(非如此。必無人告發。必無人抄拿。)無職吸烟者。定以監禁幾年。遇赦不赦。拆爲罰金幾千元。照上分賞。扶同欺飾故縱者。照犯入加一等治罪。裁贖認告詐財者反坐。(凡抄拿犯禁者。或盤獲販賣

者。皆有實據。自不致誣。收存烟膏烟具者。雖不吸烟。亦照吸烟治罪。其餘未盡之條。皆須妥訂簡明辦法。無參差不齊之弊。則執法與犯法者。皆易於遵循矣。(通都大邑。可以設專巡。若鎮鄉間。即由巡警會同禁烟會查拿。送交縣官罰辦可也。)

(四)戒烟丸。紙烟。嗎啡入口。皆宜嚴重取締也。配合戒烟丸。未有不攙毒藥者。(頂癮)。上等者。攙烟灰烟泡烟土。次者攙紅礬(即砒石)。最害人者。莫過於嗎啡。(小小的丸子頂大癮。純是參茸。亦無此力量。)

(近來戒烟之人。類多頭痛欬嗽喘。痰中帶血。心裏燒。眼花。善忘。骨瘦如柴。皆嗎啡害之也。蓋嗎啡能耗入腦髓及肺液。能使週身之血乾液涸。吃一年嗎啡。甚於吸十年鴉片烟。禁此項毒物。較禁鴉片尤須加十分嚴厲。方能普救衆生。(入口之嗎啡。皆詭云配藥用。其實西藥之補劑丸藥。雖多有用之者。然大宗銷路。全在頂烟。近年入口之嗎啡。真不能細算。斬草鋤根之辦法。就是不許入口。)今惟有禁絕期前。嚴行考查化驗。驗出毒質。從重科罰。化驗人於化驗後。須在上官及禁烟

竹 園 叢 語

處具結。查出扶同欺飾諸弊。與犯人同科。由宣統三年七月初一日起。即一律不准售賣戒烟丸藥。（這是全國的公益。諸位不要罵我。）凡戒烟者。或歸戒烟局。或按照公布之良方。自行製藥戒烟。（據許多戒烟之友人云。雖三十年之深癮。但能一狠心。逐漸少吸。六個月足可減盡。一面多服補養之劑。無不成功。）（扎嗎啡針者。其害尤慘。更應從嚴懲辦。）鴉片未禁絕。紙烟之害已盛行。將來紙烟之內。必有摻合鴉片嗎啡者。此害不可不早防。制之之法。一係嚴行考驗紙烟。一係推廣種植關東烟葉與易州烟葉。從宣統三年正月起。無論本國外國之紙烟。有摻合頂癮之毒物者。查出重罰。仍停止其營業與販運。地方官失查者。議處罰俸。關東旱烟葉。與京西易州之烟葉。最著名。氣味極正。其害輕於外國紙烟。將來鴉片禁後。吸鴉片者必口饑。必多以紙烟解悶。由目下起。即宜調查易州關東等處。種烟之法。購採種子。考查土脈。大約黃河流域。土脈肥厚。皆可種植旱烟葉。（按土地之可種旱烟者。必不止易州關東等處。不過種烟者株守一隅。他處之農人又不變通。

。官紳士民又不注意實業。故數百年來。僅限於關東與易州也。現在各省已設勸業道。正可提倡此農業。（當盡之職。）收穫之烟葉。或捲以代紙烟。或另製極精緻之旱烟袋。先由關人用起。如是。則上行下效。自然普吸旱烟矣。既免金錢外溢。又免受鴉片及紙烟之毒。若謂禁絕鴉片之後。即嚴禁紙烟。我恐怕空談無補。不如早籌抵制爲妙。（聞各國人中國之烟捲。現在已竟多有攪入毒質。使人吸之上癮者。中國人所仿造之各紙烟。尙不敢公然攪合。所以凡吸紙烟者。多喜吸外國烟。多嫌中國烟味薄。其實是已上了嗎啡癮了。請於鴉片禁絕之後。惟有用強硬辦法。不准外國紙烟入口。以除壞根。內地各省中國人所辦之紙烟公司。一律勒令普用中國旱烟葉。不准稍攙雜物。違者查出重罰。若主持連紙烟一律禁除。惟有在勒令外烟不准進口之後。再調查內地共有製烟廠若干。一律寬限二年。逐漸改業。庶於禁烟之中。仍寓體恤國民生計之意。總之。就是先禁有毒的烟。後禁無毒的烟。先禁外國入口的毒烟。後禁本國人民造的烟。

竹

園

叢

誌

(五。租界禁烟。宜速爲會議也。)租界內賣烟吸烟。雖不如內地易於查抄。然以二十二省之大。與租界比較。實無關乎禁烟大局。譬如天津租界。吸者僅此一隅。斷不能河間府的人。天天跑到天津租界吸烟來。亦不能專爲吸烟。卽搬至租界住家來。沿江沿海各省皆如此。掣肘有限。然此弊不除。終是禁烟的餘害。應請由禁烟王大臣。會同外部。照請各國公使。轉知各租界領事。一體維持。一面由各省督撫紳民。交涉使。海關道等。公請租界領事繙譯工巡頭目人等。面商禁絕之法。公同議定後。卽登報宣布。凡在租界內犯禁者。皆加倍罰錢。四份分之。以一份歸該租界工部局辦公。以一份歸該租界巡捕均分。以一份歸告發送信指導人。以一份歸中國禁烟局之巡役。如此辦理。未有不成者。

(六。國民禁烟總會及各省分會之規制。宜速妥訂也。)事無大小。必須有一定之方針。雖是衆志成城。亦須各有責任。方不致紊亂誤事。今將關於禁烟會內容之當注意者。略陳於下。以備採擇。(甲)忌有爭名心。同爲國民。同辦公益。辦上事。務必各盡心力。任勞任怨。以期於成。辦

有成效。爲全國之光。辦無成效。爲全國之恥。縣會亦不小。分會亦不小。總會亦不大。不過和衷共濟的辦這一件事。萬不可稍存爭名的心。(乙)將會中應辦之各項事件。宜分投擔任。以速進行。(丙)宜愛惜捐款。不可浪擲靡費。致難以爲濟。(丁)須時常聚會。以免懈怠。

(七)預擬將來之紀念物。以鼓衆志。而期必成也。(一)年後。國民禁烟會。若辦至圓滿時。各鎮鄉。皆自行建築一木牌坊。鐫刻該會會員之姓氏。以作紀念。各州縣衙門前。再建一大牌坊。首鐫該禁烟會員之姓名。次鐫各鄉鎮會員之姓名。各省分會在設會地方。就廟宇之大殿高樓。改爲紀念樓。(就天津地方而論。玉皇閣。天后宮。工業售品所。公園。皆可。那位說。你忙甚麼。我說。你急甚麼。)樓內陳設一切有關鴉片之歷史。文件。奏議。約章。著作。章程。文告。從鴉片入中國起。至禁絕止。一一陳列其中。此外。由道光年至今。有關此事之中外官紳士民之像片。一一懸掛。此外。再將烟土。烟膏。鴛粟花標本。烟槍。烟盤。烟燈。烟錫。及一切大小烟具。貧富貴賤。一切吸烟熬烟燒烟之模型。統統罩

竹

園

叢

話

於玻璃匣內。以作千百年後之紀念。每年春秋。開會兩次。凡當日贊成禁烟會者。一律到會。或演說既往。或警告將來。任人入覽旁聽。以資觀感。門外建築一極大之牌坊。或碑石。或亭塔。鐫刻省分會會員之姓名。與全省會員之姓名。以垂永久。北京禁烟總會。亦照各省辦理。那位說。八字兒還沒有一撇兒呢。你先說這些開心的廢話。當的了甚麼呢。我說不然。凡事必先有希望。然後纔能有進取的眞精神呢。果能衆志成城。堅忍前進。安知將來辦不到。就怕半途而廢。可就給世界上留下紀念話柄兒了。甚麼話柄兒呀。中國國民禁烟麼。(完)

十年來官府之罪惡

(原署名頑固)

竹 園

(見宣統三年(辛亥)十月二十六日第一千七百九十七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中國官府的罪惡。罄竹難書。遠年不必論。只將庚子以後的罪案。略說幾條。亦就知道他們荼毒國民。不顧公理。不守法律。不重人道的罪惡了。在做官的心理。以爲他是官。你們民人惹不起。官教民死。民不敢不死。稍動點壓力。就教你們家敗人亡。

竹

圖

叢

話

(一)是。殘害民命。以逞凶威也。)庚子以後。直隸廣宗鉅鹿隆平一帶。因爲苛捐。逼民聚衆。竟加良民以土匪字樣。並誣報謀爲不軌。派兵剿洗。玉石不分。是役。共斃良民一萬餘人。轟燬村莊無數。事後開列保案。竟保至二三百名。

山西交文禁種鴉片案。山西巡撫丁。聽信留學生夏某貪功。逕行帶兵剿洗。共斃良民數百人。姦淫搶奪不算。迨經御史奏參。派直督□□□查辦。該督派道員□□某前往。(□爲直隸禁烟局總辦。現升營口道。)竟致含糊了結。僅將夏某撤差。民人算是白死了。村莊亦白燒了。財物亦白搶了。(聞夏某有一妾。是妓女出身。與丁撫之妾。同院混過事。夏妾出入院署。大通關節。山西省官場。皆以夏姬呼之)

山東萊陽。因加捐激變。派新軍剿洗。轟斃及逃難餓死者。男女老幼。共一萬三千餘人。村莊被毀者百餘處。臨完了。還開保案。又保了二三百名。被御史奏參。派直督□□查辦。□派袁□□觀察前往。又弄了個含糊了結。僅壞了兩三個佐雜小官。魯撫孫□□及帶兵官。是絲毫的處

分亦沒有。萊陽縣的百姓。算是白弄個家敗人亡。

其餘各省派兵剿民的案子。不勝枚舉。四川派兵剿民。打死無數。趙國豐。至今還是沒事一大堆。官命貴。民命賤。信官的話。不信民的話。因為保全百十個貪官暴吏的狗命。竟弄得我們幾萬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不能保存。請問○朝廷何厚於狗官。何薄於良民。

竹 園 叢 話

○一是。橫征暴斂。借新政為名。以肥己也。○十年來之新政。無不是借題苛斂。位置私人。建蓋關衙門。修造關學堂。置地蓋房。洋樓廣廈。大馬車。番菜館。打牌擺酒。妾婢成羣。胡樂橫反。揮金如土。其實。全是我們凍手裂腳又苦又餓的百姓們的錢。我們勞力。他們抽捐。抽了捐去。他們吃歛嫖賭。大騾子大馬。肥狗胖丫頭。走在街上硬闖。闖完手還瞪眼。他也不想。他全家吃的用的。存起來的。全是我們農工商買勞心勞力賣命來的錢。他們養生送死。娶媳聘女。全是我們的錢。他們借外債。將來是我們還。他們都滾的滾逃的逃。拋下的罪。我們去受。請想這羣東西們。留得留不得。

(二是受賄媚外。賣國殃民。摧殘輿論。壓制民氣。外交失敗。專顧身家也)。抵制美約。問島畫界。二辰丸。蘇杭甬鐵路借款。津浦鐵路。安奉鐵路。吉長鐵路。禁烟廢約。片馬交涉。各省礦案路案交涉。新大借外債。細想起來。無不是他們受賄賣國。肥家肥己。頂可恥的。是禁烟故緩七年。丁義華是外國人。既然那樣熱心。我們大官大員。反倒毫不在意。烟約失敗。片馬亦沒索還。此等外交官。還愁他不把中國的土地主權。零碎賣淨了麼。外務部的買賣。頂發財的是近三年。(聞某侍郎。常邀某親貴至其私宅讌樂。令其侍妾多人陪酒陪宿。官場之無恥。至此已極。用這般人做官。國焉能不亡)。

訂苛律。禁止集會結社。箝制輿論。封報館。發主筆。擅改資政院章程。蠻橫壓制。無非目中無民。京內外各省審判廳。直是逼叛廳。賄賂公行。比當初理刑衙門。尤加倍黑暗。國民求生無路。還能不挺而走險嗎。今雖綸音屢頒。只怕事實上。反倒水深火熱了。哀我國人。怎麼偏生在今日之中國呢。

忠告世中堂

(原署名鐵竹)

竹園

(見宣統三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第一千八百十三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內務府大臣世中堂(續)。我可沒見過。聽說是一位忠鯁厚道人。近見各報上載着。世中堂見庫款奇絀。特捐了四十萬兩銀子。以充公用。要說滿漢大員中。如此破囊愛國的。世中堂以外。還是沒有許多位呢。難得難得。

我今天又何必忠告世中堂呢。世中堂。老於宦途。還不知道官場中淫冒侵蝕揮霍那些毛病嗎。國庫雖然空虛。可不是辦正事空虛的。全是辦賭事空虛的。想出一個題目來。大家一分肥。分完了再籌款。籌出來再分肥。中國的財政。一萬年亦寬裕不了。慢說四十萬。您就是每年捐助四萬萬兩。您亦接濟不起來。(漏卮太大)。

據我的拙見。中堂既有這番盛德美意。不如移此款。疼顧疼顧北京城的窮人。北京城的窮人。近來日見其多。飢寒交迫。無人憐憫。中堂不如先拿出十萬來。放放急賑。擇那極寒苦的人家。拾點米麪。(千萬可

留神吃公益的)。救救饑寒。不定救活了多少命。(若開粥廠。反養惰民。惟所派的經手人。必須慎選。以免侵蝕諸弊)。

下餘的三十萬。請先暫存起來。中堂再約請幾位同志。(若是看財奴。慳不必找他。他們給外國人看着哪)。按著王公大員有錢之家。請他們量力隨心籌點款。將此款。統盤暫存於中堂府中。或是衆人相信之家。若能籌至二百萬上下。即在京津工商界中。物色一兩位有經驗的體面商人。必須工商界皆信任的人。官場中的騙子手。可千萬不要。(官場中的人。有天良的甚少。而且多是外行。且好揮霍)。紳商界中的大滑頭。亦一個不要。(近來的紳士。多染官場習氣。萬不可用。)

款亦有有了。人亦有了。即在京城附近。開一個大工廠。作為商辦。原人款的主兒。一律發給股票。作為股東。這工廠或紡紗織布。或造紙或製呢。或辦鐵工廠。或種樹木。(立一個總公司)。看款行事。看人行事。只要得其人。一定有發達。(總以多養窮人為宗旨)。在大老們每人拿幾十萬銀子。不過像我輩拿幾個銅子兒一樣。養活許多北京的窮人。豈

竹

園

叢

話

不比便宜了外國銀行強嗎。和局若早成呢。實業更當興辦。即或和議不成。這貧民工廠。是民人的商業。無論何項軍隊。一定按照文明通例保護。斷不能佔奪分毫的。中國的軍人既不能佔。外國人更不能佔。將來辦有成效。不但救活了北京的窮人無數。且又興實業開利源。豈不是中堂一輩子的大功德嗎。(名垂千古。有口皆碑)。您快辦辦吧。登高而呼。容易容易。

對於外人防疫煩苛之感言

竹園

(見宣統三年(辛亥)正月初九日第一千四百八十七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天下最可悲痛的事情。莫過於明知其非。而無一人敢言其非。不但不敢言其非。反至附和而服從之。終至忘其所以。變本加厲。以造福斯民之心。竟釀成耗財殃民之事。使人扼腕太息。莫能挽救。如外人檢疫防疫種種之煩苛。鄙人實不能已於言者也。

去歲臘月初旬。東三省瘟疫流行之惡耗。傳播到津。於是人心惶惶。莫不注意於防疫與治療。租界之官商會議。中國之官商亦會議。或籌撥

鉅款。或斷絕交通。或廣購外國藥粉與藥水。或倡議焚燬房屋器具與屍身。其一種仁慈愷悌痼疾在抱之熱心。鄙人原不敢遽指爲非。然細向實際上一按。則不但防疫者防不勝防。即治疫者恐亦治不勝治。更有撫拾一二西說。甚麼鼠疫咧。微菌咧。微生物咧。百斯篤咧。比斯他咧。虎列拉咧。黑死病咧。毫未體會實際。不過人云亦云。擾擾攘攘。鬧得頭昏心亂。難道說。盲從瞎哄。就算我們中國人的普通常識嗎。迷信新說。就算我們中國的新政嗎。唉。實在可笑。

天津官紳商界。已請得官款十萬兩。爲防疫經費。紳商等。已專設臨時防疫會。衛生局派人赴東嚴防。措置得宜。殊堪敬佩。蓋東省之瘟疫。無論其能否傳染至京津。必須先事預防。以杜外人之口。我們若是一味鎮定。看成無關緊要。外人必要越俎代籌的。然東三省已往的疫災。有許多難言之隱。我恐將來東三省疫邪消滅之後。於防疫之題目。必有許多轉轉。現在北洋所發之款。萬不可濫購外國藥粉藥水。過事虛靡。祛淫殺蟲。莫妙於石灰一物。至於斷絕交通。實有許多不便。物質

竹園叢話

可斷絕。空氣豈能斷絕。火車能斷絕。徒步之繞越者豈能斷絕。過於煩苛。必致紛擾。日使館與租界。禁止華人往來。一似瘟疫必起於界外也者。可嘆之極。至於燒燬房屋器具及屍身。更可不必。中國昔年亦嘗患疫。實無此項苛虐縱火之新法。而人類亦未見得因疫滅絕。若謂檀香山焚燬華人之商埠。其疫即滅。我說不焚亦滅。不過華人之財產。因國勢積弱之故。人人得而焚之就是了。

去年臘月中。鄙人原擬略陳管見。做一段演說。後來一想。不成。我這種頑固議論一出去。必致犯新學家之衆惡。招中外官場之忌恨。而且無濟於事。說如不說。我若屈著心隨衆附和。大年底下的。市面本就蕭條。民生本就困苦。我們再一推波助瀾。窮人可就更沒有活路兒了。算了罷。給他一個一語不發。不加可否。有甚麼事情。咱們到了明年正月再說罷。

彼時我可想了幾個防疫的方法。遇見親友。我必傳說。我由臘月十五日起。自己已經照辦。今將其方列後。難免貽笑於高明啊。(至於洒石

灰。勤刷洗洒掃。多透空氣與日光。等等說法。衆人皆知。各報已皆說過。不必重叙了。

(一)。(素食)。鄙人於去臘至今。即體驗素食之益。早晚兩餐。除米麵之外。其菜蔬。惟以白水煮豆腐白菜。少加香油食鹽。味極沖淡。極有樂趣。雖偶食牛羊肉少許。然絕不濃厚。(按豆腐最有益於養生。可謂物美價廉。貧苦人。每日兩餐。若以買麵之錢一半買豆腐。非但充飢。且省費用。

(二)。(簡易防疫方)。每日午後或晚間。取青水蘿蔔半個。去皮。切片生吃。(加青果三五個更好)。吃後。再將上好杭白菊花二三十朵。上好雙薰茶葉一撮。用大磁蓋碗或小磁壺。開水沏。飲三五杯。必能免疫。(此方係鄙人妄擬者。自己家中已竟照行。按防疫莫要於居處淨潔。而身內之血質。總以預清爲妙。血質不濁。雖偶爾感觸疫邪。其血必能戰勝。爲患必輕。若體內之血質膠濁。一與穢濁之瘴氣相感觸。疫邪內陷而不外洩。萬無生理矣。生水蘿蘆。通氣消食。最能減血中毒質。杭菊

清上中二焦風火。茶葉消腸胃中之油膩。去煎炒厚味之毒。且清上焦火。三物和用。其妙非常。勿以價廉而忽之。此方因時因人因症而用之。並非常年可服也。

竹
圖
叢
話

(二)。(防疫藥方)。涼血活血解毒逐穢。斟酌於桑菊飲銀翹散清瘟解毒湯犀角地黃湯諸方可也。(一冬之蘊熱未發。若正二月天氣暴寒。內熱爲外寒所束。亦多致病。用藥者。宜斟酌現下之天氣及見症。未可執一而論)。

(四)。(晚起避臭霧)。去年十一月二十三、四日。十二月初七八日。每至日落以後。終夜臭霧難聞。吸之最易生病。無可躲避。惟每日必待日光而後起爲妙。然窮苦人及依人謀生之人。實作不到也。

(五)。(多燃放爆竹)。濁氣塞空。使人易病。爆竹可通陽逐疫。(同時齊放雙響更佳)。然須小心火燭。

(六)。(其餘潔淨諸法。去年各報。已皆言之。(前覺生先生大作。尤爲詳細)。茲不贅叙。惟治疫之法。須見病人而診斷之。萬不可以理想揣

摩一方。妄爲宣布）。

（結論）總之。疫之爲病。西醫歸咎於鼠。中醫謂爲天地間一種毒癘之氣。形質與氣化。學說不同。而溼穢蘊釀。傳染成災。中西之說皆一也。愚按。謂鼠爲傳疫之媒介中之一媒介則可。謂爲造疫之原料中之一原料亦可。謂瘟疫爲鼠釀成。純爲鼠傳染。則不可。蓋居處之溼穢。街巷之骯髒。飲食之不潔。河流之濁汚。起居一切衛生之不講。雨雪之不調。天氣寒煖之乖時。無一非致疫之原因。西醫重形迹。故凡病皆以形迹求之。考驗雖屬精當。而說理不免穿鑿。因形迹而求治法。故其法每多不效。因無效而生恐懼。故每遇瘟疫諸病。必格外驚惶。試想居民之房舍。何時無鼠。何家無鼠。若果疫皆爲鼠造。恐我輩早無噍類矣。卽如每年秋冬及春夏之交。城市地方多有患瘟疫發頤。痧疹。白喉。項下結核。大頭瘟。眼丹火溜。瓜瓢瘟等症者。此皆傳染之病。其輕者尙不難治。其傳染之急者。竟有朝發夕死。或延遲一二日卽不救者。然中醫果用活法上緊救治。十人可全七八。亦未見得患者必死。更未見有闔家闔

竹

園

叢

話

巷闔境必皆傳染而死者。若一遇瘟疫。即事張惶。非圍禁。即棄置。是已病者萬無生理。未病者亦必遭劫。不但少數之患疫者無一生活。即多數之不患疫者。亦必隨之同死。天下有此等防疫治疫之善法乎。再如夏令之霍亂病。中醫謂爲飲食失節。冷熱不調。而西說堅指爲徽菌。中國人遇極急之霍亂病。用刮痧扎針等法。多有得生者。而西人竟指爲野蠻。高低不信。既不信中法。而又別無消滅徽菌精妙確效之治法。惟聽病疫者之自死自滅。於死後而解剖驗視其徽菌。凡此之類。不勝枚舉。西人既以效法中醫爲恥。中國人亦不必以強同西人爲高。惟求其與生民有益而已。此但就學理上言之。若就政治上言之。則我中國人。實有召疫之道在。

目下京津一帶。因防疫。已震動全國。而開通口岸之士紳。恨不能路斷行人。以如江如河之外國藥水。徧洒二十二行省。然一返觀內地各省商埠居民之街巷。穢土髒水。狼藉如故。狗肉驢肉死馬肉病猪肉。北口外所來之包羊肉。大約賣食如故。飯館戲園妓館之擁擠如故。居家庭

竹

園

叢

話

院之污穢堆積如故。卽無東省瘟疫流行之傳染。試想能倖免於蘊釀既久之瘟疫驟然發生乎。衛生習慣。不致力於平日。僅張皇於臨時。甚無益也。

至於東省疫邪之起。及其傳染之狀態。鄙人既未目覩。不敢妄斷。然滿洲里哈爾濱十間房等處。某某二國。對於中國人。見有一二患者。其餘千百人。無論患者與否。一概同入於悶罐中。或將百十家。同一圈禁。或同付一炬。弱國之民。直不如強國之犬。我料患者若百人。然因驚因憤因羞因恐因飢寒因失治因父母妻子之生離財產之破敗而死者。必不止萬人也。况所指之患者。尙在疑似之間。未必確是急傳性之厲疫也。國不可不強。我於釀疫之鼠輩。又何責焉。

聞昔年某埠檢疫。竟擯去少婦週身之衣。任意擺弄耍笑者。以致良家婦女因此喪命者甚多。又檢驗貨物。亦多流弊。大包之貨物山積。豈能一一拆驗。卽拆驗。而瘟疫豈能顯然畢露。直發現於貨物之上。聞有貨主袖裏遞金。卽可逃此浩劫者。而主驗者。亦卽視爲發財之捷徑。此是

昔年之事。我官紳商民。當借爲前車之鑒。設法防維者也。

今有一極可喜極可賀之幸事。即去歲臘月廿九日夜間。瑞雪紛飛。至今年正月初一日午後方止。地上牆頭。積厚約有尺餘。此足徵上下之氣已通。中間之否塞已去。非但消弭瘟疫於無形。且預卜麥田之豐稔也。以防疫之經費論。此雪之價值。當值二萬萬兆圓。以造物之偉功論。當照異常勞績。交部從優議叙。得啦。嚙們別笑談啦。先說說嚙們京津地方防疫的辦法罷。據我看。先從強迫清潔入手。街巷宅院。一律曉諭各家日日打掃。違犯者罰。注意食品。務使家喻而戶曉。不因循。亦不驚惶。不縱容。亦不擾亂。總要斟酌事理。體貼人情。衛民而不擾民。瘟疫或可消滅於無形了。

洋

毒

(見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二日
第一千七百二十四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原署名頑固生)

竹園

中國本是數千年的古國。人民開化最早。一切學術文藝。何嘗獨讓泰西。祇以士務空談。所以事事失傳退步。說到眼下。反讓人家後來的居

先了。西人搜求我們的古書。變通著實行。無不盡美盡善。我們數典忘祖。反去效人的皮毛。以敷衍粉飾的虛架子。硬要向人家實事求是的比較。焉能不相形見絀。處處遜人一籌呢。

於是一班浮躁的少年。見中國屢次失敗。外人屢次佔先。就生出一種崇拜外人的偏見。無論合理不合理。可信不可信。只要是外人說的話。無不奉爲金箴。既然偏信外人。崇拜外人。不免的暗含著賤視同種。他把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制度。聖賢遺訓。一切學術。以及四萬萬文明種子。全看成破鞋不如了。唉。太偏。

譬如有一樁事情。或是風俗。或是制度。或是學術。或是技能。明明中國比外國的真強。中國的比外國的真對。他偏要一筆抹倒。硬要顛倒是非。不是抑己揚人。就是喪心媚外。彷彿中國無一可取。外國件件皆強。此類事情很多。亦不便一一枚舉。但恨我們愚人太衆。難怪人家爲虎作倀嘔。

須知國勢雖強。斷不能件件皆對。國勢極弱。亦不能事事皆非。一切論

斷品評。必須平情酌理。萬不可逞那一偏之見。任意詆毀本國呀。

今年春天。天津某報上登有一段某強國天文家的叢談。閱之不免疑惑。一般洋毒學士們。還說是的確無疑呢。其說云。某國著名的天文家某君。夫婦二人。同精測算之術。今用極大的望遠鏡。望見某行星裏。(大約不是火星。就是金星。已記憶不清了)。發見綠色。決定是草木山川。既有草木山川。一定有人羣鳥獸嘍。某氏擬用極大的大布。寫上極大的大字。展開在大洋面上。與那行星上的人物通函。某氏並擬用無線電機。與該行星上的人物通電。現在研究的日見進步。將來還要與地球交通哩。

按地球亦一行星。安知別個行星。沒有山川人物。但是理想上的揣度。萬不能據爲親眼目觀的事實。請想。地球與各行星。相距幾萬萬里。大布寫大字。展在大洋面上。就能彼此通函嗎。回想二三年前。中外各報。哄傳地球與彗星相撞。某月某日某時刻。一定是大劫難逃啦。衆人一見此說發明於外國人。必然是有憑有據嘍。真有闔家團坐一室。靜候

大限到來的。做工的。懶待開工。經商的。亦無心貿易。鬧得人心惶惑。竟有不寢不食的。及至到了某月某日某時。分毫的天變亦沒有。哈哈。怪呦。不料外國的文人學士。亦會造謠欺人呀。

要知我們中國今日的敗壞。實壞在舍本逐末。果能勤求古訓。善變善用。一切學術日求進步。何愁不日求日新呢。外人的學問雖然可服。亦不免有太過的毛病。或杜撰。或臆度。或大言欺人。別有命意。或穿鑿武斷。求精反粗。我們青年的學子。於舊學未窺門牆。心中自然毫無主宰。知其一不知其二。可就不免的誤入歧途了。初起呢。還是偏重的拜服。日久竟弄成維新的迷信。瞪著眼睛抬槓。豈不是受了洋毒嗎。先生。（此篇演說語調。係仿文瑛庵先生。以博閱者一笑。竹園附誌）

論天津的警務

（見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一月
初六日第九十二號竹園白話報）

竹園

全中國的警務。萌芽於保定。著效於天津。警務完全美善。也實在得讓天津屬第一。故此調查警務的。必到天津。談論警務的。必舉天津。然

竹

園

叢

話

而天津地面當初一設立巡警的時候。條理雖然沒有如今密。精神可是較比目下強。強的原因。一因用人秉公。不徇情面。二因實行警章。不畏勢力。三因官弁長警。全受過教育。三個原因歸成一個大原因。曰總辦得人。要問那時候的總辦是誰。曰曹總辦。

曹總辦以後。是趙總辦。段總辦。申總辦。到目下是劉總辦。曹總辦的長處。就不用說。趙總辦的長處是公事嫻熟。段總辦的長處是體恤兵士。申總辦的長處是精明練達。忠厚和平。聽說新任劉總辦公事認真。頗有曹總辦的樣子。看起來我們天津的警務。從此必要大見起色。大見發達。前途是無可限量的了。然而目下的警務。可比起初乍立的時候難辦多了。怎麼個理呢。我們中國的事情。最怕日子長了。日子一長。人位一熟。天大的事情。也都能夠鬆懈了。等到鬆懈之後。誰也可整頓不好啦。這是怎麼個緣故呢。我瞎纂兩個原因。說出來可不定對不對。

(頭一節)是多數兒的人。勢力心最盛。(不論富貴貧賤全如此)。受壓

力不守法律。講勢力。不講公理。歸到一處說。就是個沒受過教化的野蠻奴隸性。當初天津乍一設立巡警。彷彿是人人遵守警章。其實不然。那時候。官紳士民。全都不甚熟識。辦警務的又銳氣正盛。大家看巡警這副精神。又剛強又正派。心裏頭一打算盤。怕碰釘子。不敢鬧事。故此一個個假裝文明。就彷彿遵守警章似的。二年過來。人位全熟啦。全都認識一兩位官面兒上的人啦。您瞧吧。他的奴隸本性可就犯賤。有多大勢力。他就惹多大亂子。趕馬車的。拉包月車的。馬夫。當差應役的。洋面兒上混飯吃的。這些人裏。安分守己的老實頭。固然是不少。狗仗人勢的。很多很多。主人有八成勢力。他給你惹十成亂子。在主人面前。低三兒下四。(萬也想不到他在外邊惹事。離開主人。他就立目橫眉。漫說是巡警兵。他連巡官。也沒看的眼裏。盡力的滋事。惹出亂子來。有主人塘。主人再護短。以為處治了他的下人。與他臉上不好看(渾)。渾輕一點兒的。他給下人求情釋放了。渾到底兒的呀。他就跟巡警幹上啦。連總辦都惹不起他。警務裏。連遇兩回渾勢力。辦事人旅

竹

園

叢

話

心短氣。以後就敷衍了事。犯不上認真。當兵的一見土頭還不認真呢。我們更犯不上啦。爲甚麼自己吃苦子呢。當天和尚撞天鐘吧。哈哈。上上下下。一存這個心。警察二字。可就掃地了。我今天套着舊話兒。說句新詞兒吧。不瞎不聾。難做中國的巡警兵。

(第二節)是瞻徇情面的習氣太深。當權辦事的。總不想自己的職任是甚麼。也不論合理不合理。犯法不犯法。只要一有瓜葛。一有交情。一有人見他託他。天大的事情。也能化得沒事。故此有錢有勢的。可以逍遙法外。殺人都可以不償命。沒錢沒勢的。有冤無處訴。被了殺。都沒人給伸冤。統盤一算。是講勢力。不講公理。大眾所以如此。全由於在上位的保全自己的心太盛。果然要把本身的利害豁出去。遇事鐵面無私。不徇情面。我做甚麼官。我就要盡甚麼職。外邊有了認真辦事不怕勢力的聲氣。那慣用勢力的。他也就自己忖量。不找釘子碰了。

以上兩個原因。要緊的是第二節。無論他怎麼不守法律。架不住在上的不受人情。可見瞻徇情面。是廢弛法律的蠹賊了。然而當警兵當巡

長當區長的。也並非故意的瞻徇情面。也實由於在上的不給他作主。認一回真。吃一回苦子。下次可就不認真了。必須總辦認真。警務纔有起色呢。

要論到北京天津兩處的警務。空有總辦認真。也是白饒。怎麼。上司不給總辦作主。總辦也犯不上白生愚氣。故此中國的警務。也不止於是天津。非極上頭的一層認真不可。上頭不作主。管保越辦越糟。十年之後。就須有把巡警按在地下打一頓的時候。(打了白打。必是你自找的。他怎麼不打我呢。還是大人聖明)。

目下天津的警務。總算可觀。惟獨官宅上司太多。有習氣的下人。以及馬夫車夫等等。全都有恃無恐。洋人倒好辦。皆因他明白警章。只要我們警務中的人。振起精神來。向他說理。他倒佩服。

今日天津的警務。救急的辦法。惟有總辦與各局區的巡官弁長。結一個大團體。各警兵也結一個大團體。然後聯名稟明了上司。重申警章。知會各衙門。以及各領事。從某日起。一定要照警章認真辦事的。以後

竹園叢話

果然遇上事。警兵果然有理。區官就得往上詳。若辦不出個樣兒來。甚或拿着警兵送人情。給連警的轉面子。衆警兵。就一齊辭差。（嚟。辦不到。怎麼。警兵裏也是人格不齊）。要是區官詳了總辦。總辦也認真發落。上邊不給總辦作主。甚或嗔怪他多事。說他不懂做官的規矩。你們就連總辦區官帶巡警。給他個一齊辭差。非把那違犯警章的。照章辦了不可。總辦給你們當兵的作主。衆當兵的。也要仰體總辦的難爲。警務全體。要是凝結成了一個心眼兒。無論他多大勢力。怎麼不講理的人。也教他服從警章的。你們要不信。你們請看各租界裏。用的巡捕。也是中國人。怎麼我們中國闊老。一入了租界。就溫柔和氣老實規矩了呢。馬夫車夫也不橫啦。坐車的也沒有勢力啦。連馮都不拉屎撒尿啦。沒有別的特別處。就是人家上司給作主。不懂甚麼叫人情面子嘞。

對於巡警改劃新區之管見

竹園

（見宣統二年五月二十日第四百六十七號民衆報）

直隸巡警道舒觀察。到任以來。整頓地方。不遺餘力。現在官場中的人

能肯盡責任辦事。總算不可多得的了。惟於改劃新區一事。鄙人不取安於緘默。謹擬管見。略貢芻言。

前些日子。外邊即哄傳改劃新區。鄙人未見明文。不便妄加議論。後來見着一位警界的朋友。一問。朋友說。不錯。昨天各局區官。在公所會議。就是商議劃區的事情。大概。將南段五局一十區。(南段原設一三三四五五局每局四區。共一十區)。改爲三局十八區。(每局管六區也)。北段併入南段管轄。改爲兩局八區。(每局管四區)。鄙人聽了之後。我說。南北段合併則可。(交還天津條約。限制天津巡警不得逾二千人。袁項城一時權宜。將津城附近。命名南段。將河北督署附近及河東。命名北段。南段歸巡警總局。設巡警管轄。北段以陸軍代之。南北段各設總辦。各辦各事。兩不統屬)。何以把南段的局區。大改前規呢。朋友說。北段本是陸軍的餉。現既統歸巡警名義。故此北段的餉。須由南段裏向外撥。(鄙人近日又詢問警界朋友。此說不確)。故此改劃局區。也是節餉的意思。我說。津埠地面遼闊。警務極繁。北段既無底餉。何不由

警道稟請○督憲撥款呢。朋友一笑。可就不往下再說了。

前幾天。鄙人把劃區的界限。心裏略起了一個草稿兒。看看將來實行的時候。究竟如何。昨天一見各報上登的。(改劃新區之預擬)。一段新聞。我可就不免又要妄作解人了。謹不揣冒昧。隨便說說。按凡百事情。皆有一種習慣自然之便利。非大不得已。即不必妄事更張。譬如居家住戶。在某街某巷某院某房。已住多年。一切交通往來。飲食起居。無不具有有一種習慣自然之便利。您不信。您就搬搬家。同是一樣的街巷房屋。飲食居住。可有一節。未搬之前。必費許多躊躇。將搬之際。必有許多的勞苦疏失。(不但丟東西。而且傢具安置的未必合式)。既搬之後。於交通習慣上。又有許多的不便利。即或再住一年。久而相安。不過與當初不搬一樣。(若由坍塌的房屋。遷於堅固房屋。由不相宜的街巷。移於極相宜的街巷。那又另當別論了)。以鄙人愚見。北段能籌出餉來。總以南北段皆不改劃局區爲是。若不關乎餉不餉。只可將北段編爲局區。將南北二字銷滅。大體不動。只將小不便處。略爲改良。最是無

上的妙法。其中有四利。不可不知。

(一利)不改局區。案牘仍舊。免以後遇事調查案卷。紛亂抓瞎。(二利)換崗巡邏。已有極熟悉極抄近之路線。巡官長警等。於本管境界。已熟慣了然。今若大改大翻。不亞於從新創辦。若不不改。或不致全境騷然。(三利)後添之巡所。皆尋覓隙地。斟酌地勢。(天津地皮極貴。僻巷也無隙地。前年添蓋巡所時。吳督辦於覓地籌款等事。很費苦心)與局區聯絡一氣。今若大改大劃。必致巡所多少不均。少者須添蓋。多者必廢棄。若不更改。則舊有之巡所。足資照顧。又省籌款。又省麻煩。

(四利)天津的地勢。各局區總是以河爲界爲妙。(河內既有河巡。足資聯絡)。今見報上所載改劃的界線。實不妥善。如梁家嘴佟家樓邵公莊等處。皆改隸中路六區。仍在三局四區內設立。查三局四區。在西頭雙廟。梁家嘴在河北。雖分區各治。各盡各職。然而將來夜間巡邏查崗。夜間無擺渡。豈能過河。隔河遙制。必難周到。此最不利者也。(一局七區。雖與三四區隔河。然有金華橋之便利。二局一區。與二三四區隔

河。可有北浮橋之便利。如勢非改劃不可。謹就津地情形。及河口事務繁簡。略陳管見。請與舊章參看。

(一)南段一局一區。一局二區。四局一區。此三區轄境太小。可否將此三區併爲兩區。四局一區。轄境太寬。且南市一帶。住戶戲園妓館。人密事繁。可於四局五局的交界處。再添一區。梁家嘴迤西迤南。地面太曠。崗位太少。或添人。或縮地。皆當注意的。如此小小變通。仍是五局二十區。

(二)北段若有底餉。只可原土打原牆。銷去北段字樣。與南段劃一局制。其地大約可設一局。也分爲八區。由金鋼橋。循大經路。至新車站。作一直線爲界。可稱之爲六局七局。大經路迤西迤北。(如各緯路。及一二三經路等)北河迤北迤東。(如院署。李公祠。東西窰窪)。漢河堤迤東迤南。(如西窰窪。孫家花園前後。直至新車站)。統爲六局。此一片地面雖闊。街道房屋住戶。可是整整齊齊。(窰窪稍繁雜)。地面雖寬。易於管理。大經路迤東迤南。由金鐘橋。(即賈家大橋)。小關南後街河

沿。至水梯子西口。再沿河拐至小塩店。南至十字街中興交界。所有陳家溝。錦衣衛橋。及金鐘河東北一帶。如造幣廠公園新車站迤南之曠地。統爲七局。然後再各劃四區。足資照顧了。

(二)馬巡隊。原設芥園。兼管崗位。現聽說擬改爲分隸各局區。據拙見。想不如隊長仍駐芥園。另在四邊要隘。分設數棚。如梁家嘴。邵公莊。小西門。海光寺。陳家溝東頭。新車站附近。西窪窪。北營門。趙家場。等處。每巡所內。附設三四名。晝夜巡邊。隊長另率馬巡。逆溯其巡路。以稽查各棚勤惰。馬巡可就名實相副了。若分隸各局區。則城廂馬路。估衣街侯家后南市等處。實用不着馬巡隊也。總之。只可設法籌餉。不可因節餉而減人。地面大。責任重。事體繁。承平時。不可不爲冬防留餘地。若地曠崗稀。難免疏虞。當事者。不可不慮之於早哇。

東三省也要大開商埠了

竹園

(見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一號天津商報)

日俄的戰事已竟了結。中國與日本所議的滿洲條約。已經簽押了。開

竹

園

叢

話

放東三省的商埠。不久也就變實行了。我們中國的官商趁此時。理黨預先有個打算纔好。怎嗎。各國通商。全是彼此有益。惟獨中國。是淨擊着銷洋貨。不但不打算取外人的利。連自己應享的利益。也是拱手讓人。您瞧可嘆不可嘆。可惜不可惜。內地十八省。多開一處商埠。我們就多失一處主權與利權。目下東三省。眼看着又要開商埠了。我們既然不能不開放。也不敢不開放。我們不如就着這個開放。預先打算。布置布置。就彷彿下棋似的。早看出一步來。有一步的便宜。早看出兩步來。有兩步的便宜。預先有了打算。有了布置。從開放之中。暗含着有了抵制。這東三省的利權與主權。或者還可以挽回幾分來。

(一) 東三省的各大員。宜與北洋各大員。合股立一個極大的公司。就彷彿招商局是的。專做東三省的買賣。(二) 盛京省城。宜立一座大銀行。經理匯款。(連公司帶銀行。雖是官紳士商合股。可一律按着商家的規矩做生意。萬不可沾染官派的習氣)。

(三) 急速派熟悉商務的委員。到東三省。把開埠的地勢細加體察。不

論是河路碼頭。是旱路碼頭。凡可以泊船停車當衝扼要的地勢。即繪圖貼說。速稟上憲。由上憲轉飭地方官。急速插標驗契。厚價收買。中國商人先佔了優勝的地勢。於主權利權上。都有極大的關係。

(四)地方官。早出告示。凡地畝房舍礦產等等。非經地方官允許。不准私自售與外人。

以上四條。是今日當急佔先步兒的。其餘如就地製造土貨。包買批定出口貨。置運船。察勘林業與礦產。招墾荒地。立商會。這都是官商當合力急辦的事情。至於設稅關。設巡警。設郵政。詳訂治理商埠的章程。能否收回治外法權。那都是政府主持籌畫的大事。商人不能參與的了。

東三省的主權

(原署名冷眼)

竹 園

(見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九月三十日第一千一百十二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自中華民國大放光彩於世界後。環球列強。無不另眼看待。這是甚麼原故呢。皆因民國的外交家。不像前清那樣腐敗。對於國際交涉。是最

竹 園 叢 話

能保護本國主權的。民國的軍官兵士。是最能犧牲性命。振奮禦侮。保護國家權利。維持社會治安的。不比那前清的腐敗軍人。只知道剋扣兵餉。空額虛名。再不然盜賣軍裝。臨敵退縮。致外國人看不起的。民國的官吏與議員。亦比前清時候高尚的多了。前清時候的官吏。就懂得作福作威。貪贓竇法。議員就知道搗亂起哄。結黨營私。我們現在民國的官吏。是位位清慎勤能。實心為國為民。認真辦事。議員們亦都不愧為國民代表。真能替民人興利除弊。維護國家的主權。所以現在的各國人。談起中華民國來。真有談虎色變的樣子。有挑大拇指頭的。就有吐舌頭的。都說中國未可輕視。須留神這四萬萬醒獅子。醒獅子一發威。這個黃禍。可就蹂躪全地球了。

有人新近自東三省來。說東三省的情形。比前清的時候強多了。去年正月間。東三省正隸於清廷之下。外人借防疫為名。竭力的一毀中國人。中國的奸民。亦借著防疫的名目。狐假虎威。一路大擄大搶。又弄官。又發財。害死幾十萬人。耗費了幾千萬民脂民膏。臨完了。宣布功績。

刊登雜誌。演電影。開演說。真是名利兼收哇。不是疫。硬說疫。屈死的。那些冤魂怨鬼。他還有甚麼外國勢力嗎。至大的本領。亦不過他們的家屬。在暗地裏。含著眼淚。低聲兒罵幾句就完了。

東三省的人民。既遭庚子拳匪之蹂躪。又遭外人之蹂躪。又遭日俄戰爭之大蹂躪。又遭防疫毒暗無天日之蹂躪。人亡家敗。轉徙流離。奄奄一息。苟延殘喘而已。南滿北滿外國人的鐵路。雖然是百般虐待。一雙新鞋都得給人家上稅。可是尙許中國人花錢坐車。警察權雖已都歸了外人。把我們中國人揪了去。捆上倭打。打死一扔兒。可是不能全給打死呀。雖然把我們當亡國奴看待。所幸內地志士。都沒看見過呀。外人近來雖然任便進兵。自由運送軍器。反正比日俄交仗時候強。咱們中華民國的大小官吏。雖然是形同虛設。我看總比沒有官吏強。按照世界國際公法的理說。東三省的主權。我們不過小有損失。損失主權。蕩耗民命財產。那全是小事。所好者。邦交越敦越厚。感情日見親密。握手言歡。總算是實行唇齒相依。再按積極的眼光一看。東三省。簡直

的不碍事。怎麼。國民尙知道不輕放棄選舉權。將來選出一班上好的議員來。與地方官一和衷共濟。呵呵。大張撻伐。興利除弊。保禦疆土。維護主權。總要教李完用輩。對之生愧心的呦。

與醫學相關之工商宜急速整頓策

竹園

(見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百二十九號天津商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國除固有之精良製造高出西製者不計外。其餘拙劣缺欠之處。指不勝屈。即以醫學所需之器具而論。西醫無論治內症治外症。皆有精巧利用之器具。而中醫則無之。然西醫所羅列所備用者。雖間有徒飾外觀。不合病情。偃苗助長。求精反粗諸弊。而形式上之整齊精細。實較中醫之簡陋。高出一籌也。餘如畫化二學。亦與醫學有直接之關係。而中國亦概未講求。擬請大憲。先在天津設一中醫研究院。院分三部。曰圖書部。曰儀器部。曰藥材部。儀器部內。購西醫所用一切有關於醫學之儀器全份。陳列其中。註明價值。任醫士入內觀覽。按人酌取票資。以作監守之經費。試辦三個月後。將所列之

器具。分別緩急。察其必須製備者。即發交工匠仿造。果能合用。即給予專利文憑。俟天津辦有端倪。然後推行於各省。各府。各城鎮。各口岸。其所列之器具。皆用我華工自造者。即無須購之外洋。如此。則醫得利器。可資研究。工得助銷。因以獲利。一舉兩得。醫與工皆受利焉。吾進而再論商業。

務實耐久。爲處世之良規。尤爲工商業獲利之鐵券也。中國工商。未能參透此理。故造僞者日見其多。淺小之利益既難延長。而本業反因之退步。事事如此。又不止工與商也。今就中國藥商藥買醫士三項而論。其中有絕大之一弊。即彼此不相謀是也。大抵中國事事之腐敗。皆在彼此不相謀。彼此不相謀。即無脈絡貫通之精神。無脈絡貫通之精神。即無相輔相成之效驗。試觀中國之醫與藥。即可知矣。藥商貪小利。而僞造應頂之弊。難保必無。藥買隨買隨賣。亦未必認真揀選。而醫士之識藥者。又十不得二。病家憑方購藥。但講論其用藥之是與非。而藥之眞僞。亦無有能辨識者。服藥無效。不疑古書之無憑。即認醫術爲不精。

竹 園 叢 話

而僞藥誤人於無形。從未聞有一破案者。此其弊皆在醫藥二家彼此不相謀也。貨藥者不通醫。行醫者不識藥。技術日拙。而醫道與藥業。因亦俱困。補救之法。請於上條所陳建設中醫研究院內之藥材部。將中國所有之藥材。分爲零整。按數陳列其中。並將其形色。性味。功能。出處。優劣。價值。一一標清。縱人觀覽。亦按人酌收票資。爲監守人之經費。中國之藥材。生熟併列。（未變易其形狀者。爲生藥。製成丸散膏丹者。爲熟藥）。外國之藥材。列生不列熟。（外國土產藥材。查有確實靈驗者。可購而陳列之。以爲中醫治療之一助。惟其製成之熟藥。概不陳列。蓋中醫研究院之設。原爲中醫求進步。非爲西藥擴利源也。至於各項應症之熟藥。爲西藥房所獨有。而中藥舖所未備者。亟須錄其藥目。彙印傳單。發交各醫士各藥舖。一律研究添製）。一年後。醫士與病家。皆能辨識藥材之真僞。醫學必立見進步。而藥商經此考驗。則造僞者必畏而却步。不敢嘗試干罰矣。各藥舖亦必鼓起精神。創造各項缺而未備之熟藥。與外商爭回利權矣。各學堂之教員學生。每星期入院

游覽一切。亦可藉爲博物之助矣。一舉而三善俱備。又何憚而不爲哉。
（此部只求官爲提倡。並建設場屋。及派員保護等事。其所列之藥材。專
札飭商務總會。邀集各帮藥商。及闔津藥舖人等。商酌辦理。推藥行申
公正廉明者數人。爲藥材陳列部之經理員。將各商各舖所列之藥存簿
。發給執照。場中所列之藥。任游覽人零沽。價值按月歸還物主。款項
無傷。事可經久。所列之藥。且無朽壞之虞。爲藥材業中擴遠大之利源
。未有不樂從者。）吾再爲中國藥材業籌進步之策。中國人性情最劣處
。只是因循。惟因循。故凡事不求進步。即以藥舖所售之丸散等熟藥而
論。目下所售之名目。與百年前毫無加增。然所備者。果能包羅萬病乎
。未必也。非但此也。卽勸其將現有者。登報宣揚。彼必曰。我係一百多
年之老買賣。何用登報爲也。更有以賣新名色之藥爲恥者。（各藥舖所
售之丸散。皆曰遵古炮製。蓋皆以古書爲根據也。其有新法所製之新
名熟藥。雖極效驗極暢銷者。彼亦概不添售。詢其故。則曰。旁門雜藥。
近於江湖生意。售之恐壞字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頑固可想而知。

竹
園
叢
話

。噫。以如此之見識。而欲與西藥房爭利。是猶跛者與騎者賽跑也。於是西藥房殫竭心力。揣摩我之嗜好。考察我之病情。用我通行之病名證名。印成華文告白及發單。而售西藥。甚至有將中國古方之效驗者。易名易形。還而售之中國人。非但衆人不知。即藥行中人亦不知也。非但爲中國藥商之恥。抑亦中國醫士之恥也。

目下東西洋之藥房。在中國內地。屢屢加增。其所售之藥。亦日見暢銷。江河日下。後患無窮。中國之藥商。若不急圖抵制。則將來必有徒喚奈何之一日。迨至寂坐櫃頭之時。斷無強挽病家。使之必購我中國藥之理。然病家之嗜用外來藥。其勢亦出於必然。何則。有病未有不求良藥者。西藥房之告白。日騰於報紙。其藥案。遍黏於通衢。而中國藥舖所備之熟藥。能治何病。平日並未習聞。必待訪詢。始能購取。交通之拙。未有甚於此者。補救之法當如何。亦惟反而求之而已。第一須將舊日之俗見。一掃而空。先將藥房所有。而我所無者。配製齊全。然後考察。旅華之東西人士。常患之病。而困於彼醫技術之窮者。我用我法。投其

習慣。用其文字。及病名症名。以售我藥。一如彼之謀我之利也者。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如前所云。奪我之利。我則懵然受之。能無愧乎。此議。以中國人之性質觀之。必視爲迂遠無當。然嘗觀飲冰室新大陸游記所載。美人嗜用華醫一節。又安知將來辦不到也。其所記云。旅居紐約之華醫。爲美人治病。以幾文錢之草藥。卽能獲數十倍之利。夫美人非愚昧者也。華醫能售技於彼邦。必有令人可驚服者。若係欺人之術。而美人未必甘受其欺也。至於添售新名色之熟藥。斷無受誣之理。但視其所添者爲何藥耳。（如打胎藥。及春藥。斷不可添。餘則隨便）。卽以本醫室所創製之各藥而論。在初創之年。所銷有限。後則逐年遞增。以去年一年之銷數。與初創之年比較。則竟加至數倍矣。且所製之藥。皆爲中國藥舖。及各藥房舊日所無者。其利雖微。不值一論。然已可見不拘俗例及登報之效驗矣。

總之。中國工商因失教化之故。歷來不知何謂公德。談到愛國合羣。直有視爲與彼不相干者。愚昧者固不足責。其小有才能者。亦每多不知

不覺自入於漢奸蠱賊。可嘆可悲之情狀。非門外人所能言。而僕亦不忍盡言也。

竹園叢話

處此競爭之局勢。優必勝而劣必敗。僅就醫藥而論。中醫學局一敗。藥材業之商局未有不因之而敗者。藥材業之商局一形困窘。則二十二省之土產藥材。半成糞土敗薪。而數百萬業醫採藥運藥製藥貨藥之國民。生計頓窮。幾如喪家之犬矣。噫嘻。可不懼哉。雖然中國醫藥一界。未必無人也。中國之醫學。亦未可盡非也。向日之腐敗散渙。固由於提振撮合之無人。而延醫用藥。病家有自擇之權。委靡世界中。尙有無形之爭力在也。若仍苟安因循。各圖私利。並不努力整頓。或雖整頓。而不得整頓之法。則道絕業困於二十年之內。吾敢斷言。此層細理。舍不佞之外。未有能推求及此者。願我國之有權勢有責任有愛羣之思想者。一留心焉。

此稿初登於前年直報醫學問答之末。次登於大公報。三登於去歲中外實報。四登於今年春之天津商報。筆禿唇焦。而同人毫無警醒氣

象。是以不揣冒昧。爲破釜沉舟之辦法。擬議研究會章。以冀喚醒同人。今再不急起直追。恐後此更難爲力矣。幸近日熱心贊成表同情者。紛至賜教。是醫藥隔閡之弊。漸可破除。吾不禁爲病家前途賀。且爲藥界前途賀也。謹將原稿再登一次。俾諸君確知醫藥研究會。不僅爲病家方便。亦不僅爲醫家增長學問。實爲藥材商業開遠大之利源也。誠如七月十三日立憲之○諭旨所云。弗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願諸君三復斯言。庶不負鄙人數年以來杞憂之苦心矣。

竹園又誌

無效力之憤言

(爲電車軋碎小孩事)

竹園

(見宣統元年四月十一日第六百十號天津竹園報)

話未說。事未結。先料出無效力三個字來。這是傷心人語。既知無效力。即不必說。今又何必饒舌呢。開一天報館。盡一天空談的責任就是了。報館說了。衆人不辦。甚或袖手旁觀。掣肘破壞。將來凡事弄個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其恥不盡在報館。責在本地的士大夫。

因報紙之言無效力。故逆料中國之民氣。終不能張。因中國人袖手旁觀。掣肘破壞的積習太深。故逆料中國大局。終難挽回。歐美各國之強。強在萬衆一心。顧全大局。中國之瀕於危亡。亡在萬人萬心。各便私圖。鄙人不揣冒昧。特將津人對於電車軌斃小孩之辦法。條陳於諸君前。將來有效無效。是在大衆維持。不能專責備報館。(一。公共當注重自己性命之危險)。電車之危險。是闔天津人的危險。譬如天津本地一位紳士的少君。或是一位督撫提鎮大員的少君。或是一位議事會董事會的議員。或是一位報館的主筆人。偶爾行於電車軌道上。不幸被電車軋死。軋成四段。我不知紳士大員議員主筆的家中老幼。當有何種感想。是砸車拚命出頭告狀啊。是袖手旁觀呢。要知電車無限。軋人的時候。不分富貴貧賤。而紳士大員議員主筆的。亦未必准保終身不遭此險。能如此設想。則知張姓小孩被軋慘死的事。是我們闔天津人的公事。不是清真教人的公事。更不是張姓一家的私事。與大衆將來的性命皆有危險。即當大家羣起力爭。不當聽張姓一家獨爭。清真教全體

爲前驅。闔津紳士商民爲後盾。辦至好處。是闔津的幸福。是闔津的光榮。(二)當補救將來之全局。不可專以此事了結爲完事。按今日的惡果。當追究當初的遠惡因。追究遠惡因。不能不宣布某督某道之罪案。追究近惡因。不能不宣布包雇電車飛跑取樂之某大員。若專以司機抵償。公司卹款爲了事。仍是專毀窮人的辦法。

按今日的惡因。當預防將來的惡果。若以此案了結卽爲完事。將來仍不免再出此等案件。儆戒遠惡因。惟有我天津人。共立一誓書。三十年內。不准某督某道數姓之子孫。在天津爲官。朝廷若簡放此數姓人在天津爲官。津民可以不認。(天津民氣懦弱。聽說山東省。嘗有將不洽輿情的州縣官。捆送到省。求撫台給換一個好官的時候。湖廣四川各省。以及直隸南畿府。亦常如此。此良善百姓困於貪官暴吏之積憤。無法發洩所致。不可視爲刁風也)。儆戒近惡因。惟有使包雇專車飛跑取樂之某大員。厚卹苦主。預防將來。惟有按照前日演說所登者。重辦司機人之罪。由議事會提議。按照原合同。拆改雙軌爲單軌。提取官股充

公。由巡警局與該公司嚴訂行車章程。重訂傷人罪名。(三)務重辦司機人之罪。並懲罰是日同車司機之洋人。不受公司之卹款。殺人償命。打了不罰。電車飛跑軋死人。賠錢了事。所以中國人命越往後越不值錢。今日惟有責令抵償。不受其分文卹款。另向坐車的要卹款。以後即著爲例。(四)無效力之憤言者。即白說一回瞎生愚氣也。我所以說中國必亡。)

人當愛羣

(見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月二十七日)
(第八十四號竹園白話報)

竹園

這愛羣兩個字。要往大處說。是無人不當愛。(書呆子先生。你可別說我講兼愛。又甚麼楊氏墨氏咧。我不過鼓鼓中國人的熱心。化化中國的殘忍性)。就是孔子所說汎愛衆的意思。不必分何國何教。凡是天底下的人。我們全當愛。要專說愛字。連草木蟲魚全當愛。書上說。博愛之謂仁。要往小處說呢。可就分出界限來了。愛同種。愛同國。愛同鄉。愛同業。愛本族。愛骨肉弟兄子姪。大愛有大愛的好處。小愛有小愛的

好處。反正有愛心強如沒愛心。

要空說愛羣。把愛羣看成美德。上等人。必以爲然。中人以下的。必不懂題。他必說這是書呆子話。我今天把人當愛羣的理。專對下等社會說說。咱們說實際。不尙空談。

你們做小買賣或是賣力氣的人。或是不識字的粗人。你們不懂得甚麼叫愛羣。你們必說。愛羣當不了吃飯。其實沒人合你們講這層理。要說與你們講說明白了。你們比念書的人還有愛心呢。

天底下一個人不能成世界。淨是財主。沒有苦人。管保你拿着元寶也僱不出抬轎的來。你要打算離地三尺。或是一呼百諾的叫人服侍。你也配呀。你是大爺。人家也是大爺。大爺也有錢。犯不上伺候你。可見財主也離不得窮苦人。要說淨是窮苦人。也不能成世界。一家沒飯。家家沒飯。淨抬轎拉車的。沒坐轎坐車的。你弄個空轎空車。一個錢也賺不了來吧。可見窮苦人也離不了財主。

全都做買賣。沒有種莊稼的傻哥兒們也不成。無論你財發萬金。架不

住沒有糧食吃。全都種莊稼。收穫的千倉萬囤。一切零用的布帛油鹽器皿沒有也不成啊。小雜貨舖兒。買甚麼有甚麼。你們看他窮湊小買賣兒。其實大買賣大住戶。你一天也離不了他。假如要沒有雜貨舖兒。你就知道用甚麼抓不着甚麼的居楚啦。其實雜貨舖兒。也離不開大眾。荒地裏開舖子。不但不賣錢。還須給你搶了呢。

其餘各項買賣。各項手藝。以及教書的老夫子們。行醫的大夫。做官的。當兵的。所幹的營業。雖然不同。可是誰也離不開誰。聚起來相輔相成。組織成了一個花花世界。離開了各不相顧。可就各不沾光了。可見這羣字的關係。這樣的安緊。愛羣的。不是愛大眾。實是愛自家。護羣的不是護大眾。實是護自家。譬如一城池村莊鎮店。戶口越多。強盜不敢來劫搶。要是一城一村一鎮。就是一家人家。管保住不長吧。可見大眾暗含着護衛大眾膽。要是離開大眾。淨你一家。你天大的本事。也護衛不了自家。孤孤單單一家。簡直的不能活著。

請想庚子六月十八天津破城。那就是散了羣啦。幾十萬家一散羣。弄

得被搶被辱。挨餓受罪。北京城七月二十一破城。王公之貴。全都棄家而逃。連○○萬乘之尊的皇帝。全都自顧不暇。可見失了羣的害處。就是這麼大。

衆位既知道羣字的關係這麼大。可就得盡心竭力的愛護哇。越往大處愛。自己越便宜。越捨不得愛羣。自己越吃虧。我今天。再跟你們說說愛羣的法子。與愛羣的好處。及不愛羣的害處。你們就恍然大悟了。譬如親戚朋友有了病。我們跑在頭裡。替他請先生抓藥。扶持他。幫湊他。這就是愛羣。你想。誰沒有災病。你以後有了災病。人家也一樣的來替你。扶持你。幫湊你。你看這不是愛人即是愛己嗎。此外救水災。救火災。救荒災。誰也不敢說一輩子常太平無事。誰也不敢說一輩子不用人。你掏一分熱心。你得一分好處。掏百分熱心。得百分好處。舖戶做掌櫃的。要疼愛同事夥友。起早睡晚。操心勞力。很不容易。你一個人。無論多大本領。手大遮不過天來。無論多大本錢。一個人也做不了買賣。疼愛夥友。買賣必然沾光。愛夥友。即是愛自己。要說做夥

竹

園

叢

話

友呢。也要愛護東家掌櫃的。一個人赤手空拳。也做不了買賣。也養不了家。愛護櫃上。把買賣做好了。大河裏有魚。小河裡自然就有了蝦了。故此愛護櫃上。就是愛護自己。魚幫水。水幫魚。唇齒相依。至於住戶的主人。對於使喚的奴僕。奴僕對於主人。全要明白這層理。彼此相愛。彼此纔能久長呢。同行的買賣。不可看成冤家。彼此愛護。議辦公事的時候。幫手就多了。要說不存愛心的害處。也有一個譬語。當初有一個販賣白麵的人。用一個騾子一個驢。馱着四口袋白麵。運往山後頭賣去。可巧那天騾子有點病。四肢無力。可就跟驢說啦。驢兄驢兄。你今天替我多馱一口袋吧。明天我的病好了。我再替你多馱。驢揚揚得意的裝聽不見。後來騾子再三的央求他。他反到嫌麻煩。他氣的快走。賣麪的見騾子不好好的走。不知道他有病。可就一鞭子一鞭子的直打他。這病騾子越挨打越走不動。強走到半山坡上。前腿一軟跌倒了。可就當下死啦。賣麪的心裏很是着急。前不着村。後不着店。難道把兩口袋麪一個死騾子拋了不成。噯。沒法子。把驢拉過來。把兩口袋麪

一個死驢子。全給他擱上了。這一擱不要緊。把個好驢。給壓出了聲兒啦。賣麪的。用鞭子打着教他走。他勉強著走了半里路。挨了不少的打。實在的邁不開步兒了。沒法子。臥下了。壓的直喘不上氣兒來。看看的也要死。賣麪的又急又惱。可就拿他出開了氣啦。打幾鞭子踹幾腳。把個驢。打的死去活來。驢此時眼睛看着死驢子。心裏就後悔說道。噯。總怨我太奸哪。早要疼愛疼愛驢子大哥。替他多馱一口袋。不但他死不了。我馱三口袋麪。也比馱四口袋麪。加一個死驢子的載。輕的多呀。又何致於把我也壓的死去活來。又挨這些打呢。

衆位。我說的這驢子驢的事情。不過是個譬語。並非實有其事。能明白這層理。那愛羣的心。可就自然而然的生出來了。

噯。我們中國地大人多。被人家欺侮的。不敢喘氣。就由於我們心地殘忍。心血太冷。沒有愛羣的熱心。做官的不愛民。有錢的不愛窮人。得地的不愛失志的。一朝權在手。立刻就犯了奴隸驢性。殘害同胞。甚至於狗仗人勢。借官勢欺壓平民。借洋威欺壓同種。分毫的疼愛護衛。

全沒有。豈不知四萬萬大羣一散。不論你多大功名富貴。你臨完了也。不過像那個好驢一樣的結果。聽了我這篇演說。還不掏真良心愛羣嗎。愛羣就是愛自己呀。難道你不愛自己嗎。

游 歷 樂

（見宣統三年（辛亥）六月初九日）
（第一千六百三十三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 園

世上的萬事。沒有一定的苦樂。凡是心之所好的。性之所近的。就算是樂。心中所不好的。性之所不近的。就不以為樂。故此俗語說。好者為樂。衆人所好的各有不同。故此樂境亦不一樣。譬如好靜的人。有以寂坐養心為樂的。有以訪友清談為樂的。有以吃飽了酣睡為樂的。既以這幾樣為樂。自然以跋涉勞動為苦了。好動的呢。有以打球賽跑活動肢體為樂的。有以登山涉水遠眺曠觀為樂的。有以遍游勝地名區。博覽古跡為樂的。有以考察風俗人情土產。增長學識為樂的。有以長途跋涉習勞耐苦。堅心志強體魄為樂的。既以這幾樣為樂。自然以悶坐為苦了。澹泊的。以清貧養廉為樂。自以趨炎附勢為苦了。熱中的。以

金珠頂翎車馬酬應爲樂。自然以蔬菜淡飯陋巷柴門爲苦了。甲之所樂。就許是乙之所苦。乙之所苦。就許是丙之所樂。只要有宗旨。自然有益處。其中影響於個人。影響於社會。影響於國家的地方。很多很多。鄙人今天這段演說題目。是「游歷樂」。這不過是發表我個人的意見。不好游歷的主兒。亦不必說我不對。各有所好。各行其是就是了。

鄙人生平最好游歷。總以出遠門多游歷。是人間第一樂事。既長學識。又增閱歷。既舒鬱悶。又開眼界。不但多知道些物產工藝風俗人情。而且豁暢胸懷。能把向日迂滯固陋的壞習染。一掃而淨。慙慙這不是一件極樂的事情嗎。譬如咱們這北京的闊人吧。由京張火車。先遊一邊。南口。宣化府。張家口。然後再由京漢火車。到保府。正定。由枕頭岔道。坐正太火車。遊遊山西省城太原府。再回枕頭。南去。由鄭州岔道。再遊河南省城開封府。再回火車南下。到漢口。游游漢口漢陽與武昌。再乘江船順長江東下。游九江。(江西省名地。又景德鎮出磁器。真好真賤)。再到湖口。再到安徽省城安慶府。再到蕪湖。(此處出產大米最

竹園叢話

多)。又到江蘇省城江甯府。(古名金陵。又名南京。古跡極多。多遊幾天)。再到鎮江。揚州。再到上海。(由漢口下了火車。換乘江船東下。沿江的風景。美不勝收。以上所說的這些地方。全是沿江的名勝)。到上海之後。(不可多住)。或坐船。或坐火車。再到蘇州。逛逛太湖。再到杭州。看看錢塘江潮。西湖。(二八月)。再回上海。坐輪船過吳淞。由海路到烟台。(海景山景皆好)。(在十七八年前。可以順便到旅順。看看我們的砲台船塢戰艦。現在不必去了)。由烟台坐船。再回咱們山東省的膠州。(少套近)。再由膠濟鐵路。到山東省城濟南府。坐津浦鐵路的水車回到天津。路過德州。游游製造槍砲廠)。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由天津坐船再到大沽海口。看看曬鹽的灘。再看看咱們南北砲台的基址。(庚子年就拆平了)。再由塘沽坐火車東北行。到唐山。看看烟煤礦。機器廠。再到山海關。奉天省城。再坐京奉通車。一天一夜返回北京。那位說。您說的這一邊大雲游。須用多少錢的盤費呀。我說。你問錯了。若是有錢的闊人兒。少在前門外頭荒唐一個月。少輸兩圈麻將牌。全

都夠了。帶上隨身的輕便行李。約兩位知己的好友。(能文能詩的更好)。(再請一位書記。一位醫藥生。(出門須防有個頭疼腦熱)。一位水彩油畫大家。一位會照像的。(多帶藥紙玻璃版)。兩個健僕。一個廚役。這一邊回來。統共花不了許多錢。在有錢的人看着。實不算個甚麼。再遲一二年。西北西南鐵路交通之後。蒙古(看看沙漠與草地的光景)。陝西。(西安府。終南山。稻田千頃。牡丹大如斗)。新疆。四川。廣東。香港。全可到到。這是中等的游歷。若再有工夫有錢。更可以環繞地球一周。游游各國的名都大邑。那纔開眼長見識呢。

大游歷卽或辦不到。小游歷足可辦到了。往東到通州。西北逛逛南口。二家店。西南看看蘆溝橋。這幾處全有火車可通。並不受罪。花錢亦有限。可就比一輩子沒出過永定門強的多了。(至窮不過。還有個省錢游歷法。就是多看電影)。

話雖如此。說的亦很熱鬧。可有一節。這不過是給財主上條陳。我可沒這麼游歷過。俗語說。夢是心頭想。我這是說夢話了。我當夢話說。您

當夢話聽就是了。游歷雖是樂事。惟獨有兩樣人不能辦到。那兩樣人呢。一是窮人。(沒錢)。一是忙人。(沒工夫)。我是既忙且窮。又窮又忙。(有錢沒工夫亦不成。有工夫沒錢亦不成)。又沒工夫又沒錢。所以享不着這個樂兒。沒法子。做一篇游歷樂的演說過過癮。只當已竟游歷回來就是了。

寓言

愚不可及

(見宣統三年(辛亥)十二月十五日第
一千八百四十五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注意)請閱者回想彼時之政局

(原署名喻園)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世上人。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各行其志。或流芳千古。或遺臭萬年。或爭名奪利。或不求聞達。或甘爲盜跖。或存心濟世。要皆各行其志而已。得行其志。即是如願以償。在人以爲善。在己或以爲樂。各不相強。各行其是。

惟世上有種愚不可及的人。亦不知是甚麼志向。既不利己。又不利人。

妄貪妄求。又無宗旨。真令人索解不得。莫名其妙。在自己或以爲大智大巧。然在旁人看著。真是愚不可及。

鄙人有個街隣某甲。開設成衣舖。某日早晨。有某公館送來庫緞馬褂料一件。限一天一夜做成。若能不誤明天早晨穿。情願工錢加倍。某甲連應至應。可就收下了。及至第二天早晨。人家去取馬褂。他不但沒做。他還沒裁呢。被人家開了半天。把材料取回了。不但誤了人家穿。自己還沒得著工錢。你說他其意何居呢。後來我問他夥計。他夥計說。我們掌櫃的。昨天打開人家馬褂材料。直爲了一天一夜的難。總亦不敢下剪子。我說材料足夠。慫爲甚麼難呢。掌櫃的說。我打算在他馬褂料兒裏。揀個皮襖面兒。怎麼顛倒。也是不夠。所以爲難的我不敢裁。我一聽。就知道他犯了財迷的痰病了。統共纔是個馬褂料兒。他硬要勻出一個大襖來。豈不是迷著一竅嗎。無奈怎麼勸解。亦勸不醒他。假如昨天早晨。接過來就裁。裁好了就做。今天一定不誤人家穿。既不挨罵。又得雙工錢。誰想到他這們愚呢。

竹園叢話

還有一段故事。與此人大同小異。東街某水會。救火的器具。很是齊全。有一天他東隔壁的燒餅舖失火。離他有三四丈遠。火一初起。本不甚大。一撲即滅。本不難救。水會頭目某甲。私心度念。會所的西鄰。是一家金店。金店西邊。又是洋貨舖。又是綉緞店。若立時救滅。必得不了多少酬金。不如少爲遲延。使金店洋貨舖綉緞店。許我重金。我再率領水手。奮力撲救。正計念間。忽然東風大作。火勢大熾。三分鐘的工夫。連會所一齊燒過來了。會所裏的救火器具。一件亦沒拿出來。會頭急的直跺腳。幸爾旁邊來了一夥水會。奮力救滅。算是把金店洋貨舖綉緞店。給保全住了。未致延燒。遠來的水會。得了三家許多酬金。還落個見義勇爲。被燒的水會。不但燒了房。燒了傢俱。未得分毫的酬金。還落個見火不救的壞批語。弄巧成拙。豈不是愚不可及嗎。

嚶。天下的大智大愚。惟在各行其志。若舉動大愚。自以爲大智。可真算個大愚了。若大愚自認爲大愚。尙有自知之明。總算大智。若某成衣某水會頭目。既不利人。又不利己。強愚作智。豈不是愚不可及嗎。



諧

談



倒黴大全

(見宣統三年(辛亥)十月十九日第一千七百九)竹園
(十號北京正宗愛國報)(原署名願爲太平民)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發財遇好友。家敗出猴兒頭。中國自從洪楊亂後。元氣大傷。緊跟着英法鴉片大戰。果然都像林文忠公(則徐)。那樣的爲國爲民。何致於外交失敗呢。彼時偏遇見一班喪盡天良的狗官。貪圖外國人的錢。把林文忠公。弄了個革職發往軍台。中國從此倒霉起。天天鑽牛犄角。內外大小官員。凡是好人。必不陞遷。凡是貪鄙一流。反倒騰騰直上。以後失越南。失朝鮮。國勢日衰。外患日侵。霉運一年比一年旺了。

等到戊戌年。德宗勵精圖治。總算是英明有爲之主。不料霉運正旺。又生枝節。可憐志士譚嗣同等數人。竟作了刀下之鬼。康梁僅以身免。漂流異邦。假使戊戌康梁不敗。到而今。已是十三年的光景。中國的內政

外交。一定煥然改觀了。

凡是好機會。全有小人破壞。這就是倒霉的苗頭子。偏偏庚子年。又出了一班野蠻志士（義和團），果然按照兵法訓練成軍。豈不是國家干城嗎。不料星火燎原，把中國弄了個一敗塗地。（真正倒霉）。

庚子以後。廢科舉。（不如不廢）。立學堂。（不如不立）。練新軍。（不如不練）。買鎗砲。（不如不買）。陸軍練了多少鎮。原打算折衝禦侮的強中國。不料被這假立憲三個字。毀得毫無生氣。幸爾武昌一振。掃蕩妖魔。從此耳目一新。國事日見進步。有如此之人民。有如此之軍隊。中國還愁不強嗎。哈哈。真沒想到。竟有這忍心自殘之輩。他偏利慾薰心。賤視民命。用中國人。打中國人。槍砲是中國民人的錢買的。買了來。專打中國民。燒中國人的房子。毀中國人的財產。民人幾微之氣。必要摧殘盡了。他可忘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那兩句話了。你看倒霉不倒霉。

八月底。九月初。北京城裏。倭起謠言。不是滿排漢。就是漢排滿。（某

國人。利用中國內亂。造的謠言最多。而且實行散布。各大老。紛紛一
提款。把中國銀行錢舖。擠倒了許多家。北京市面一荒。人心立刻不定。
。於是搬家的搬家。逃命的逃命。（全是有錢的。窮人沒錢。無處逃奔）。
算到十月二十日前後。共跑出足有四十萬人。京城可就又空虛又荒涼
了。大局岌岌。人心荒亂。未嘗不由於關老提款搬家逃命所致。若非趙
尚書補授民政部。今日的北京城。早就完啦。

北京的關老。把金珠古玩。大宗的款項。都存在外國銀行去。多者幾千
萬。幾百萬。至少亦是幾十萬。三五萬的。全是小宗兒。倒行息。（給人
家出利息）。不准隨便取回。逃至天津的。把些貴重物品。以及大宗金
銀。全都運入租界。京津的精華。已全入於外人的手中了。中國各銀行
錢舖被擠時。無有現銀圓開付。以現銀子折算。取款的貴賤不成。銀行
錢舖。用現銀子大元寶。向外國銀行兌換銀圓去。由七錢五。漲到八錢
五。後來竟漲到九錢上下。八月底。九月初。外國銀行。可賺了好錢啦。
中國人把現銀元從本國銀行提出來。又向外國銀行裡送。不但是倒行

竹

利。(聽說。五十萬上下的。五厘息。一百萬上下的。一分息。二百萬以外的。全是二分息)。而且全是合成現銀子碼兒。(譬如存銀一萬元。按七錢合銀七千兩。愛存不存)。大約每一萬元。人家一出一入。即賺一千數百元。利息還不算。請想京津闊老們。共存了多少萬。人家是賺了多少錢。中國人。慣講究倒霉。所以纔遭這個亂。現款全歸了人家。還給人家拿利錢。本國的市面。可是全完啦。外人不但賺現成錢。而且

還笑話中國闊人全是渾蛋。這種現樣。能夠不算倒霉嗎。

園

北京貴胄。存款千數百萬。倒行一分利。二年內。還是不許提取。內務府某大老。一箱子珠寶。共值五十萬。存在某外國人處保險。貼上封條。

說值一萬。後來被人家硬說丟啦。賠了他一萬銀子。(啞叭虧)。天津

話

某闊人。存在租界某外人處四五箱子貴重東西。前幾天。見地面平安。打算取回。行裏人說。經手的外國人回國啦。等他回來再說吧。(大概也是完啦)。把細皮衣裳。送入租界保險的。現在天冷。全都取不回來。另又做新的穿。其餘存款保險。被吃被騙的。不計其數。他們的錢。本

是坑害百姓來的錢。都是些不潔淨的贓財。悖入悖出。情理極對。若按中國民窮財盡的現象說。與其給外國人送去。還不如被逃兵土匪搶了去呢。（反正落在中國人手裡。而且他們的錢。亦是戴着頂子穿着袍褂搶了來的。此等看財奴。你要勸他報効公家。或是接濟市面。或是周濟骨肉近親。或是憐恤朋友街坊。或是辦點公益事。他是善財難捨。一毛兒亦不拔）。中國若不倒霉。焉能出這班闊老。中國民若不倒霉。焉能遇這種人任事當權。

北京的闊老家眷。逃到天津。住在各租界。天津河北一帶的闊公館。亦都紛紛向租界裡頭搬。就彷彿一到租界。就算有了命啦。一逃就活。不逃必死。每日搬家的塵途塞道。行政的長官。不問不聞。及至逃到租界。房價是極貴。男女混雜。良賤不分。樓下是娼寮。樓上是公館。客棧擠了個滿。住戶的中廁。全都賃好錢。平日無人間的閒房。現在一間空閒的亦沒有。看情的。索價六個月。不看情的。全是先交一年的錢。住戶房。譬如三樓二底。平日每月可租三十二三元。（租界住房。一樓一底。

竹

園

叢

話

每月十一元二角)。現在每月可租一二百元不等。客棧房。頭等每人每天一元八角。尋常房。每人每天八角。譬如一間房住四人。每人每日亦是一塊八。箱子全都堆在院裏。連丟帶糟毀。徒喚奈何。一切吃食使用。無一不貴。婦女小孩。更受罪啦。九月十三四日。地面稍平安。這纔慢慢的搬回來。過十五日。又造起謠言。(中國人。外國人。一齊四出布散)。復又搬回去。(講究折騰嗎。等到把錢折騰淨啦。他亦認命不怕死啦)。又有某國人。派人四出招攬保險生意。(或派人登門硬保。或用電話招攬)。真有渾蛋財主。花大價錢。買外國旗子的。(真到亂時。外國旗子亦攔不住砲子兒。亦攔不住土匪。燒了搶了。外國人倭不賠你。你亦沒法子。保火險不是個樣子嗎)。北京東交民巷。天津租界。各大飯店。全都做了好買賣。關老官。真有每月花兩千塊錢。預先賃下一間屋子。以備亂時逃命之所的。您瞧倒霉不倒霉。

租界裡不但房價吃食貴。前月又有抽人捐一說。此外還須種痘漿。說是恐怕鬧瘟疫。(從今年正月一開防疫。就是倒霉之兆。其實全是他們

起哄搶錢。一個好東西亦沒有。頭等每人八元。普通每人五元。不論大小口。每人每月種一回。（講究倒黴要倒到家麼）。慫慫這又給人家送了多少錢去。（果真到了亂時。人家還有個硬驅逐呢。不說人類不齊。恐擾租界治安。就說怕傳瘟疫）

據由湖北逃出來的人說。武漢失守時。八月二十一二那幾天。由漢口坐船到上海。每人船價十元。（平日每人八角）。可見京奉火車不增價。還算是一份仁心德政呢。自九月二十四五日以後。逃到天津的官犯。又都奔回北京去啦。錢亦花啦。罪亦受啦。東西亦丟啦。啞叭虧亦吃啦。王公貝勒文武大員。就懂得護財逃命。置國家大局百姓困苦於不顧。市面已竟敗壞。銀錢已都屬了外人。逃去逃來。亦未必准能逃了命。藏來藏去。反倒藏丟了許多的財。因為個人貪財。要了全國的性命。因為個人惜命。致耗散了全國的錢財。中國人倒黴。纔遇上這班倒霉官。倒黴倒了幾十年。越倒越緊。越倒越迷糊。越倒越新鮮。往前說。真是倒霉大全了。往後說。還不定倒到何年何月是一站。（好。好。倒吧）

衛生

衛生淺說

竹園稿

講衛生學中的飲食類 (續第十集)

動物 鱗部

(鱣魚)。鱣音序。鱣好羣行。相與相連也。故又名鱣。其形扁。頭小。細鱗肥腹。其色最白。失水易死。蓋弱魚也。味甘性溫。能溫中益氣。多食令人熱中發渴。又發疥瘡。(此魚頗類津人所謂之鱣子魚。)

(鱗魚)。鱗音劑。本草綱目云。又名劔魚。劔首刀。形狹而長。薄如削木片。又如長薄尖刀形。細鱗白色。吻上有二硬鬚。腮下有長鬚如麥芒。腹下有硬角刺。快利若刀。腹後近尾有短鬚。肉中多細刺。煎炙或作鱗食皆美。勝於烹煮。味甘性溫。溫中益氣。多食動火動痰。發疥發疾。(此魚頗類津人所呼之稻魚。稻或刀之轉音也。)

(石首魚)。又名黃花魚。乾者名鯨魚。鯨音想。李時珍謂鯨能養人。人恒想之。故字從養。諸魚曝乾皆爲鯨。其美不及石首。故獨得專稱。以白者爲佳。故呼白鯨。變紅色者失味矣。又云。石首魚出水能鳴。夜視有光。頭中有如石碁子。一種野鴨頭中有石。云是此魚所化。李時珍又謂此魚生東南海中。形如白魚。扁身弱骨。細鱗黃色如金。首有白石二枚。瑩潔如玉。至秋化爲冠冕。卽野鴨有冠者也。腹中白。可作膠。遊覽志云。每年三四月。來自東海。綿亘數里。其羣如雷。海人以竹筒探水底。聞其聲。乃下網。截流取之。潑以淡水。皆團圞無力。初水來者甚佳。二水三水來者魚漸小。而味亦漸減矣。此魚味甘性平。合葷菜作羹。開胃益氣。

(鯨)。消宿食。治下痢。又治卒腹脹不消。李時珍引陸文量菽園雜記云。痢疾最忌油膩生冷。惟白鯨宜食之。

此說與本草主治下痢相合。蓋飲鹹水而性不熱且無脂。不膩。故無熱中之患。而消食理腸胃也。(石首魚頭中石)。頭石十四枚。當歸等分。

爲末。水煎服。治石淋及諸淋立效。（方出外臺秘要）。

（墨頭魚）。出四川嘉州。狀類口子。長者及尺。其頭黑如墨。頭上亦有白石二枚。又名北斗魚。常以二三月出。漁人以火夜照叉之。（其用未詳）。

（未完 十二集續錄）

園

一誤豈堪再誤

（關心鼠疫者請細看）
（研究鼠疫者請細看）

竹園

按此稿曾登於宣統三年四月二十日天津民興報。而北京愛國報亦隨後錄登。因宣統二年十二月至三年三月。東三省因防疫所失之性命財產甚鉅。此痛定思痛之作也。轉瞬七八年。而再誤之禍患又至。我中國豈堪二誤耶。特將此稿錄登卷末。以告我中國人之真心愛國者。（見中華民國七年一月。即丁巳年十二月說疫。時綏遠又起哄防疫也）。

我們中國一切事情。有個絕大的毛病。就是凡事皆無真是非。往小處說。一事一物。沒有一個極公平的評斷。往大處說。軍國大計。不但臨

話

叢

事無決斷。無鑒別（無決斷。無鑒別。就是見識不足。認理不真）。而且事後亦沒個真是真非的真判斷。所以每辦一件事。不定丟多少地。賠多少款。死多少人。失多少利益。臨完了。是糊裏糊塗。圖圖吃個梨。仍是無知所以然。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我們中國的事情。是有多少輛車。翻多少輛車。眼看着前頭那輛車。翻在溝裏。第二輛第三輛。仍是照直的向溝裡趕。如不信。請看近二三十年以來的時事。如外交。軍務。教育。財政。實業。無一事不是這個樣子。在下的。以為在上的。比我們明白。局外人。必以為局中的比我們明白。其實是全沒注意。全沒走心。即以去冬至今春。這防疫的問題說吧。險些兒。把個中國弄丟了。銀子少進多花。足有千百萬。（防疫費用。賊搶火燒。商務的暗耗）。人命死了幾十萬。笑話招了六大車。說到眼下。窮苦小百姓們。這纔稍微的安枕喘氣。得慶更生。陞官發財的老爺們。這纔稍微的心平氣和。養尊納福。您猜全中國的人。準說得出究竟是怎麼一檔子事情不能。我看上至王公。下至庶人。連我這樣的無知愚民。管保誰亦說不出所

以然來。諺所謂糊塗混兒。別究細兒。別找稿子。瞎打混兒。得過且過。到了算。這全是我們中國人的特別長處。您若不信。我說幾個問題。瞎問瞎答。管保歸到說不清三個字上。

鄙人毫無學識。近來對於時事。已竟槁木死灰。所以二月間。連醫藥研究會的職任全辭退了。原打算不談時事。不談醫學。今天無故的怎麼又勾起牢騷來呢。諸君可不要誤會。這不過是預防全國的危患。研究學問真理的意思。研究學問。與意氣用事的爭毀譽不同。諸君萬不可看成打嘴架。打筆架。要知學問愈研究而愈精。不怕就是因為講學打起來。其中亦有許多的好處。只要措辭和平委婉。專向實學上說真理。不踰出研究學問的範圍。不強辭奪理。不以勢力壓人。(今年三月奉天開萬國研究會。聞有某國醫士。禁止中國人發言。此信若實。殊屬可痛)。不尙意氣。不罵街。按着規矩講真理。果能如此。就是一年二百六十天。天天辨駁討論。也與雅道無傷的。今春二三月兩個月內。鄙人原打算談談時疫之過去未來。因恐閱報的諸君誤會。認成又打筆仗。所以我

暫忍未言。今天我寫這段演說。諸君可千萬不要誤會。我先寫幾條問答。試試說得清。是說不清。

(問)。自滿洲里發現此病之後。由哈爾濱傳家甸等處。傳到瀋陽。臘正二三四個月。死的人真是成千成萬。試問所死這些人。全是眞實患疫而死呀。還是其中不無屈死的呢。(如凍死餓死。嚇死氣死。輕病拖累死。活埋死之類)。(答)。說不清。

(問)。自去冬惡耗一傳。直到今春。各處人心惶惶。迨調查得病的原因。有說是百斯度菌的。就有說百斯度譯爲鼠疫。百斯度不過是個統稱。其中還有分別的。於是乎某西醫說是肺百斯度(只可直稱爲肺鼠疫也)。(某西醫就說是腺百斯度(只可直稱爲腺鼠疫)。某人又說不是百斯度。實因土人獵戶吃旱獺肉。肉性極熱有毒。因此蘊毒暴發而死的。又有說。東三省家家睡的是大熱炕。亢陽內鬱。上沖肺胃。驟爲外寒所束。血先受病。病勢來的猛。發的暴。病者同時而發。同地而病。類於傳染。實非傳染的。又有說。有人向井裏撒藥的。又有說撒藥的雖然屢屢被

竹園養話

獲。然不過是愚民無知。妄造謠言的。又有說。鼠爲傳染之媒介。防疫莫要於捕鼠的。又有說據某國某醫學博士云。此次之疫。實與鼠毫無關係的。(枉死了幾百萬老鼠)。然據二月十五日。奉天所開的萬國研究會。開會時。某醫士報告哈地患病情形。更覺令人難測了。據云病院中。有七八苦力。從事於看護病人。自始至終。竟未傳染。又一某姓老婦。全家皆死。獨此人未死。而某某城鎮。除死某某數家之外。其餘亦未防範。亦未傳染。又據一醫學博士云。此次之疫。並非肺百斯度。以上種種。不但道聽塗說的愚民。一人說一樣兒。就是中西醫學博士。所說的亦都不同。刻下聽說某部要把防疫的成績。集成一部書(可名爲冤魂錄)。以爲將來之軌範。(臉皮真厚)。然假使死去的那些冤魂怨鬼。要請問請問究竟是因何而死。該當怎麼回答呢。(答)。說不清。(問)。即使此次所死之人。確係患疫而死。無一枉死者。然在西醫士。人人認爲不治之症。惟有致力於預防。假使以後再發現此症。是仍照今春之辦法防疫呀。還是另有個預先不教他發現的妙法呢。(答)說不

清(問)。此次疫氣消滅後。百斯度菌。是已絕跡於世界呀。還是又藏伏起來。待時而發呢。將來假如再發生的時候。是由繁殖而來呀。還是平空而生呢。假使在人未受病之前。有個先覺的免病法。豈不比病後再防強的多麼。有法子沒有。(答)說不清。

(問)。據西醫說云。滅菌法取石灰百分。加水六十分。令其崩解而爲含水石灰。凡便所陰溝等處。用此消毒最妙。又云取石灰一分。溶解於九分水中。即爲石灰乳矣。凡糞便之中。入石灰乳。其消毒之力亦甚大。與升汞水石炭酸相同。若以此次防疫論。凡患疫之人。既云不治。亦惟有使其速死而已。坐以待斃。必無藥餌之費用。惟有消毒防範而已。然消毒之藥品。石灰一物已足。又何必費數十萬數百萬之金錢。購買外國藥粉呢。此中有無浪費。抑係非如此不可。請說良心話。(答)說不清。

(問)。初起消毒法。主持燒房。以爲不燒房。疫氣不能消滅。(說將來病院。全都非燒不可)。何以北京天津。染疫之房。因懇求而未燒。而疫氣

亦竟消滅。這是什麼緣故呢。(答)。說不清。

竹
園
叢
話

(問)。租界初議斷絕交通。以爲不斷絕。必致傳染。後來試行二三日。著短衣者不准入境。苦力若穿一件長袍子。即可隨便出入。乘人力車的有限制。乘電車的不檢查。中國的貨車貨船。不准入口。外國的貨車貨船。隨便往來。中國地。人心惶惶時。英法德日各租界。人家安安靜靜。中國胆小的人。不敢出屋門一步(也是有飯的)。紫竹林街上。上等洋人與拉煤拉串的苦力同行。絕不躲避。京奉火車。頭等客位無疫。二三等就有疫。這全是什麼緣故呢。(答)。說不清。

(問)。天津地面。哄傳滄州疫死多少人。南皮又死了多少人。河間府又死了多少人。東光冀州等處。又疫死了多少人。及至彼處有人來津。向他們一打聽。他說並無其事。他說在他們家裡起身之前。聽說天津人。已竟死了多一半了。今日到津。纔知全是謠言。你說這謠言是誰造的呢。(答)。說不清。

(問)。菌。植物類也。微生物。動物類也。此次疫症所說之細菌。是介乎

動植物之間哪。還是純全的動物呢。若是動物。不知與人體內未病之前之微生物（無病之人。體內細菌極多）。是一是二。若細菌自細菌。與人身原有之細菌不同。則解體檢菌時。其體內之細菌。應與細菌並存也。若檢菌時。純是細菌。則此種細菌。安知不是於受病後。為細菌所變也。若細菌為細菌所變。是細菌發現於既病之後。是因病致有細菌。非因細菌而致病也。且西醫某博士亦曾云。菌有若干種。最著者為桿菌。球菌。螺旋菌。百斯度菌即桿菌。然逆料於三四月間。疫氣若不消退。或者變為球狀菌。夫細菌既有變態。安知人體原有之微生物。不能因病而變為細菌。且桿菌變球菌之說。其變化之空間。（即將變未變。變而未成至已成之時間）。不知在何處存在。若正月在身內為桿菌。藏至三四月即變為球菌。此菌在活人體內。存留至兩三個月之久。人竟無恙。則疫症轉瞬即斃之危迫。果何原因乎。若謂發見之時。隨時令而變形狀。則桿菌又不能確定為百斯度菌矣。且此種細菌。果為身內原有之微生物所變。抑係由病人體內發生。或由體外傳入。此三項來路。

竹

園

叢

話

必居其一。無論其來路爲某項。於其未呈細菌之形狀時。必有一無聲無臭之總原因也。總原因者。即細菌孕育變化之所由來也。若謂此菌之生。係由微生物所變。或由血內發生。然所以變所以生之原因。究因何起。是必先受一種病。而後發見細菌也。若謂由身體以外傳入。何以檢疫者。又有輕疫無菌之說。總之。究竟先受病而後有菌。抑係先有菌而後有病。究竟孰能致命。抑係菌爲疫病當有之形迹。(答)。說不清。(譬如有二人患大便不通症。竟致悶死。剖其大小腸。得堅如鐵石之結糞蛋數十枚。此人雖確因此結糞而死。然他人之糞不結。而此人獨結。是此人之死。非死於結糞。實死於糞何以結之原因也。諸病皆然。此舉其一端而已)。

(問)。百斯度菌。既云極小極微。必用一千五百倍之顯微鏡。始能看見。然衛生衣與手套之經緯空眼。(即織空)。以及大小眼角。比菌蟲大過幾百倍。何以能却菌蟲。若云眼鏡手套。多是膠皮。然衛生衣不是膠皮。嘴箍用藥水煮過。衛生衣未必全用藥水煮過。(掬出良心來說真話)。

不準撒謊。(答)說不清。

(問)據說此種細菌。於一周時間。能增殖一千六百七十餘萬。又云。最怕日光。若晒至三四小時。即可消滅。是凡陽光之處。必無細菌。而陰溼穢濁之處。每時能增殖一千六百七十餘萬。是連陰三天。細菌即可瀰漫宇宙也。然而疫氣盛行時。不斷陰天。何以細菌未滿布於地球。(答)說不清。

(問)假使此後中國每年發生此病一次。(其實數見不鮮。不過有輕重之分耳)。中國果能年年預籌一千萬兩防疫費呀。還是另有又省事又省錢又救人命的辦法呢。(答)說不清。

各省借防疫爲名。弊端百出。所謂圖財害命者。兼而有之。有將無病之人。與重症病人。聚於一處。任其傳染而死者。有本非疫症。硬認爲疫症。因而致死者。有詐財不遂。即行拘留置之死地者。有人尙有氣。即灌以石炭酸。使其速死者。有行人飲酒醉臥。誤認爲疫。硬行活裝棺材者。在仁慈愷悌之醫官。固然無此等惡習。然志在陞官發財之一流。竟

竹園叢話

有以多多死人爲成績者。種種暗無天日之慘劇。皆有實憑確據。萬民
吝怒。禍機已伏。幸賴各報紙。奮筆直書。不畏結怨。又賴各處仁慈之
紳士。以及中醫人等。詳陳利害。剖晰是非。所以借此陞官發財者流。
天良發現。稍爲斂迹。不似初起之任意殺人矣。民困既蘇。人心始定。此
中不定保全多少民命。顧全多少大局。平心而論。未始非報紙與中醫
之力。而不知外間實情者。反謂報紙及中醫爲反對防疫。實在屈煞好
人了。請想報紙所指摘者。皆有事實可憑。絕非平空結撰。既非捏造。
就算有裨大局。中醫所研求者。亦是志在救人。報館與中醫。全沒有升
官發財的念頭。若說中醫妄傳方藥。致啓人輕視防疫之心。然中醫所
傳之方。卽或毫無效驗。而與待斃之病者可傷。(西醫既公認不能治。
卽或由中醫誤治而死。亦無傷也)。況且吉林鐵路某君。已確確治活了
數十人。已由郵傳部堂憲。及直隸督憲。轉發傳單。登報宣佈。又有廣
東善紳。及天津善紳等。已將鼠疫彙編。鼠疫抉微。惡核良方等。(此皆
光緒初年。及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屢治屢效者。決非空談學理)。重印

施送書中所載之治法。不但與各處中醫研究會所研究者相合。且與吉林某君所治驗者相合。是中國醫法。能治鼠疫之說。絕非誑妄也。（我可不敢保中醫人人能治鼠疫。何以故呢。皆因中國人人可以爲醫。真有僅看兩本醫書。甚至不通文理。識字不多。記幾個死方子。硬指著治病混飯的。所以中醫令人看不起者在此。好歹一齊挨罵者亦在此。平心而論。中國的醫學。發明最早。實比西醫有奧妙精深處。目下日見退化。說真了就是失傳。西醫日求精進。過病認真的研究。實比中醫勝強的多。要而言之。中國醫學可傳可法。而中醫士太不整齊。西醫多青年人才。而學理實多可議。「西醫治形迹病。其手術實精妙絕倫」。蓋西醫之大發明。不過百年。病病求實跡。其弊正在太求實跡。將一個奧妙難測的活人。硬按照死鐵機器的形迹推求。所以越穿鑿。越離題太遠。以解剖研究生理學。實在是死人學。其中利害參半。未必無枉費苦心處。然較比中醫之不求甚解。可又強的多多了。西醫要打算大放光明。非取法於中醫的氣化學不可。把空空渺渺的氣化學。研究的有了根柢。

竹 園 叢 話

然後再加以求實跡的西學。可就融會貫通了。若是先入爲主的成見在胸。以爲中國醫學無足取。我看無論如何精進。終也弄不完全。旁的科學。我不敢硬下斷語。惟獨中國醫學。準保有幾樣特長處。非西人所能及的。或謂。西醫按中醫的藥方治鼠疫。怎麼毫無效驗呢。而且中醫也有治不效的呢。我說。其中有個細理。我一說。您就明白了。醫學無論中西。原是個至重至難的事。病機頃刻萬變。非學識與胆量三樣兼全。不能救垂危之急症。西醫用中法。頭一樣。用非所習。自己心裡先有個不十分相信。按治鼠疫的書上說。某某方。非一晝夜連服八劑不可。分量減了不效。藥材不真者不效。請想。這幾層關係。中醫未必全了然。何況西醫。中醫開完了方子就走。吃不吃不管。藥材真假不管。病人死活不管。病家胸無主宰。亂吃藥。亂投醫。或重財輕命。或延誤時機。雖有良方。亦難救命。況偏僻鄉鎮。藥多不真。醫多固陋。賣野藥兒的。全是聖人。二十里地。接一個聖人來。病入焉能不死。

東省時疫。大概誤於驗菌。據東省有醫學知識的人說。病將發現時。多

可救治。然救活者。他說是尋常熱病。救不活的。他說西醫既說不能治。中醫焉能治的好。每見患病之人。必先取血驗菌。至快須延誤一小時。經此延誤。而輕病轉重。重病不救矣。即或死後驗出有菌。與死者何補。是不如急早救治之爲善也。

此等錯誤。一誤在中國官府臨時張皇。二誤在中醫平日不時發明學理。三誤在中國維新界。過於迷信西說。四誤在不辨名實。所以越亂越瞎抓。越抓越不對。背道而馳。還要邀天之功以爲功。又有說中醫執定古方。以治今病。古方實在治不了今病。殊不知此等警說。實在似是而非。要知法有新舊。而理無古今。譬如上古治病用砭石洩血。後來又進而用針。又進而用湯液。治法不同。而活血洩血之理則一也。又譬如腹中有寒。古方用艾灸法。或用熨法。又進而用湯液法。然此湯藥。必是熱藥。斷不能用涼藥治寒病。灸熨湯藥或丸散。法雖不同。而以熱逐寒之理則一也。且所用之熱藥。亦必古今不同。類皆廢其不確效者。而取用其確有效驗者。然行之萬年。終不能離以熱治寒之理也。能明此理

誰說古方不能治今病。只看能變通不能變通就是了。

此次中國人對於時疫之誤。誤在好用新名詞。而不考實際。新學家說。此病名爲百斯篤。與中國之瘟疫痧脹等病。絕不一樣。你看中國醫書上。那裡有此名稱呢。不但沒有百斯篤的名稱。就是連黑死病。鼠疫。等等名稱。全都沒有。而且鼠能傳染。以及病人體內有細菌。全是西醫屢經考驗新發明的學理。這是斷斷不會錯的。與中醫所說的瘟疫痧脹陰陽毒等名目。絕然不同。我說。你請坐。西醫稱此病名爲百斯篤。(又寫百斯篤。又寫配斯脫。又寫比斯特)。譯作黑死病。又稱鼠疫。稱黑死病者。是因爲病人死後身見黑青紫色。稱鼠疫者。是因爲鼠爲疫之媒介也。是百斯篤。黑死病。鼠疫。名雖三。其實一也。然其中又分肺腺疫各名目。是百斯篤不過疫病之統名稱而已。正如中國所稱之瘟疫(也是統稱)。而瘟疫之中。又分爲若干種類。(如瓜瓢瘟。大頭瘟。蝦蟆瘟。核兒瘟。瘟痧。瘟喉。瘟毒。痧脹之類。此等病。死後皆現青黑色。是血脈受毒之明證也。今西醫所指之百斯篤。其所見之各種病象。皆不外

乎中醫瘟疫所言之病象。(請細看洪吉人瘟疫論。及羅芝園鼠疫彙編自知)。何以因名稱之不同。而竟謂中國醫書無此病也。(如肺百斯篤。即瓜瓠瘟也。腺百斯篤。即惡核也。病而即斃之急症。即痧脹也)。此等症候。中國漢時即發見。而其治法大發明於前明崇禎朝。最近之新治法。又發明於光緒二十一年。廣東羅芝園先生。請看張仲景夫子之傷寒論。金匱要略。「後漢時的醫中經書」。以及巢氏病源。千金翼方。「隋唐時之刻本」。吳又可洪吉人之瘟疫論。「明崇禎以後。至國朝道光年間。痧症全書」。何汾丹先生著。刻於嘉慶戊午年。林雲樵重刻於道光辛巳年」。最近之鼠疫彙編。「羅芝園先生光緒年著」。鼠疫抉微。「余伯陶先生著。刻於宣統二年」。凡百斯篤所見之一切病象。及傳染情形。以上各書。皆已詳盡無遺。(如沿門闔境。老幼共相傳染云云)。不過名詞不同。學理不同。西醫既不知有此等書。或即見此書。亦看不入味。中醫當日又不發揮學理。中國之文人學士新學家。又多不看中醫書。所以一聞新名詞。無不聞其所未聞。其實百斯篤。即中醫書中極暴厲險惡之

竹

園

叢

話

瘟疫也。(年年有。有旋起旋滅者。故不顯著。譬如中國之霍亂病。東醫名爲吳列拉。又名虎列拉。豈因中國無此名稱。即謂中國無霍亂病也。(年年有)。中國治傷寒治霍亂。確有把握。確有成效。豈可謂此皆細菌作祟。非中醫所能治也。痧症書序中有云。「醫家不信有痧症。但知頭疼醫頭。而用紫蘇麻黃以發汗。腹痛則用木香枳實以溫中。口不能言。兩目直視。則誤認爲陰症。而用桂附乾薑。猝然倒地。脈伏不見。誤認爲中風。而用牛黃蘇合。小孩病痧。則誤認作驚風痘疹。婦人則認爲經阻血凝。(婦人患痧。俗呼爲翻氣)。立刻殺人。可勝惜哉。人祇知絞腸痛是痧。而不知雜症之兼見痧。疑似之間。最當詳究也云云。按痧症書(刻於嘉慶三年)。體例複雜。不算完美之醫書。而獨於序文中。諄諄致意疑似之外症。恐人誤認誤治。足見醫學之微妙難窮。臨症者未可草率從事也。然所叙痧症所見之症候。何一非極惡極速極暴厲之傳染急病耶。(如頭疼腹痛。口不能言。兩目直視。猝然倒地。脈伏不見等等)。惜中醫不詳加討論而研究之。致使良法廢棄。死者含冤於九泉也。

或曰。西人於西歷某某年。患此病者。幾死全洲之半。又印度患此死者。若干人。香港患此死者若干人。廣東患此死者若干人。是中國從前實無此病也。爾何妄引漢唐前明之古書。以例此症。果有此症。何以未之前聞。殊不知傷寒瘟疫溫病等症。皆無形之氣化傳經病。中國講求有素。西醫實在隔膜。遇有急性之傳染病。西醫之束手無策。亦由於平日無此學說故耳。故此一聞疫字。即羣相奔逃。而中醫向無醫史。自古至今。所見之各種惡疫。不過散見於各書。如崇禎辛巳壬午年。江南北大饑太疫。死亡載道。迨後醫以荆防敗毒散加助氣藥。皆得發斑而活。（說見喻嘉言先生叢書）。又如光緒二十年。廣東香港之疫。死數萬人。終以中醫治法而消滅之。（見鼠疫彙編）。又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四月間。天氣暴寒。天津忽發見惡核病。（又名核兒瘟）。即西醫所謂之腺百斯篤也。朝發夕死。傳染極速。而中醫內用活血解毒。外用搓洗。週身發出紅痧。通身皮膚皆高腫。變為深紅色。愈後熱退。仍脫乾白皮二三層。然救治稍遲者。轉瞬即死。死後屍色紫黑兼青。亦足見此疫之猛烈矣。

符 園 叢 話

。然中醫對此。千人可治活七八人。是中國歷有此病。且有治法。非自今日始矣。以無醫史之故。故不能嘉惠後學。而風氣錮蔽。交通不便。此省恒不知彼省事。現在絕不研究既往。亦不過慮將來。（現在尙如此。何況從前。既無史傳。則西人所論斷者。皆四十年內外事也）。所以數百年來。屢見不一見之惡疫病。竟致習而不察也。若謂厲疫由西國發見。中國向來無此病。又謂此疫由西醫考出發明。中醫並無此學。此等臆斷。豈非不加思索之言乎。或曰。西醫研究細菌學。謂傳染病。皆有細菌。惟此種鼠疫之菌。較他菌爲最烈。中醫向無談及細菌者。此豈非西醫之緝發明乎。答曰然。然而中國人素重屍身。故無解剖學。（古時有。不然何以明臟腑經絡）。但中醫雖無死後之解剖學。而實已講求生前之治療法。是專致力於治法。而不問菌不菌也。（中醫原有九蟲及傳尸癆蟲諸說。茲不贅）。但能治愈其人。則其菌不滅而已滅。較西醫之追求考驗。似乎中醫粗疏。而西醫雖驗出細菌。仍是束手無策。（西醫無殺菌而不殺人之藥。故創出以人殉菌之速死法。此外惟注意於預防

。是又較中醫爲拙劣矣。吾信細菌學。吾信一病有一病之菌。吾信菌能殺人。菌能傳染。吾惟不明所以生菌受菌之理由。吾更不服疫爲必死不治之武斷。

或曰。鼠能致疫有之乎。曰。此中又有研究。若謂鼠爲疫之原料則誤矣。謂鼠爲疫之媒介。其中尚有兩個說法。若認定疫之病源在鼠。是世界鼠類滅絕之後。即當無疫也。此種學說。果近理乎。人人皆知其不近理也。且此次東省某國醫學大博士已曾宣言。此疫與鼠無關係。是疫病之發見及傳染。未可盡歸咎於鼠也。所謂鼠能傳疫之說。不過因其穴居而多蝨蚤。出入屋宇。與人密邇而已。然鼠未染疫以前。必另有一大原因在也。或曰。光緒二十一年。香港廣東等處疫盛時。西人見街有死鼠。驗此鼠細菌極多。實爲傳染之媒介。而中國人多不注意。此非鼠能致疫之憑證乎。曰。唯唯。否否。鼠身上之微生物能傳染。他項動物身上之微生物。獨不能傳染乎。死狗死貓獨不能傳疫乎。君雖知鼠爲疫病最有關係之一物。又知竭力捕鼠驅鼠滅鼠。而於鼠疫命名之原因。仍

覺隔靴搔癢也。吾於某中醫書之閒叙中。得有兩句要言。兩句共纔六個字。於是恍然於鼠疫命名之由來矣。又知鼠疫二字。不足以包括疫病也。六字維何。曰。疫將作。鼠先死。能明此理。則鼠對於疫之有關係無關係諸說。自渙然冰釋矣。

竹園叢話

疫有犬行癘疫。即癘氣由空氣而傳行者也。有人行癘疫。即由交通接觸而傳染者也。有地行癘疫。即隨地氣上發而感人者也。（說見鼠疫抉微。非鄙人之杜撰）。來路有三。而穢污不潔。蘊釀而成則一也。鼠居地穴。卑溼不見日光。地氣上發。鼠先感之。人見屋中多死鼠。則知疫之將作矣。（例如月暈知風。礎潤知雨之類）。是鼠死為疫將作之朕兆。未可誤指為釀疫之原料也。凡居屋有地板者。有整齊磚墁地者。（唐山洋灰磚更佳）。已杜絕染疫之一途。蓋足以阻隔由下而上之來路也。（屋中以多得日光。多見風為佳）。至於人行癘疫。（即由接觸而傳染者）。無病人與有病人。隔離最佳。（中國人向有此俗。即俗呼之躲病窩兒也）。惟天行癘疫。由空氣而傳染者。只可聽之而已。人實無能為力也。（

傳染之來路有三。並非各有各來路之三種疫也。閱者莫誤會。中醫書云。清邪中於上。濁邪中於下。故受風者頭先腫。受溼者足先腫。（此非專指疫症而言）。譬如大頭瘟。皆風邪而兼穢濁氣也。脚氣。皆溼邪而兼穢濁氣也。疫症先見頭痛惡寒。旋見惡心脅亂。此皆穢氣由外而內由上而下也。蓋頭痛惡寒其病尚輕。惡心脅亂。神昏不言。邪已入胃心腦矣。（多不能救）。初起必多見伏脈。或沉脈。必不發熱。四肢必涼。芳香逐穢及刮法。皆爲正治法。然西醫實不懂此治法也。瓜瓢瘟。是毒熱挾癘疫上衝胃肺。脈必洪滑數大。目睛紅。舌上黃燥苔。口大渴。此亢陽由下而上。氣血皆病也。西醫只詳血管。而略於談氣。凡熟讀溫病條辨。瘟疫論。鼠疫彙編之中醫。皆能詳辨輕重而治之。內蘊毒熱。又爲非時之暴寒所束。週身毛孔閉塞。邪無出路。毒熱循脈管上衝喉頤而結核。或分見於四肢。（此即西醫之腺白斯篤。中醫稱爲惡核）。但使週身之毛孔開。或見紅痧白瘡。其核自消。若舌苔不甚黃燥。口不甚渴者。宜芳香宣之。不可過用攻裏藥。致邪內陷。若舌苔已竟黃厚燥裂。

唇焦口渴。神識不清。亟宜大劑涼血解毒開鬱。芳香燥散之劑。皆宜慎用也。（不見瓜瓢瘟疫。亦不見惡核。初起類乎外感。又有裏症。脈反沉伏不見。此不可誤認爲兩感。當於痧症中求之）。

竹
園
叢
話

總之。西醫所稱之百斯焉。即中國之瘟疫也（彼爲統稱。此亦統稱）。潔淨。乃免疫之要著也。防疫。善政也。但能得其人。心存濟物。不但少耗財。而且少死人也。治疫。中醫實有此良善之成法也。但求中醫多讀書。多研究。多預備真藥。臨症多變通。不固執成見與死法。實能起死而回生也。西醫苦心研究。凡事必見實地。其心可敬。其志可嘉也。不過對於瘟疫傷寒溫熱。非可以形迹求之氣化病。偏以形迹求之。故勞而無功。求精反粗也。此後中西彼此匯通。互換學問。西醫學中醫之氣化。中醫學西醫之特長。多多講求衛生。時時發明學理。使災癘不生。民登壽域。此固國家之福。天下之福。亦中西醫士之大榮幸也。

雜俎

中國醫學問答外篇

(見光緒三十年十月三十日大公報)

(續第十集)

敬慎醫室丁子良(竹園)稿

(問)補救之法當如何。(答)欲振興中國之醫學。須先借重於習醫之人。此爲先集勢力。後集學問之辦法。擬請由 朝廷特派王公貝勒一人。爲太醫院掌院大臣。(太醫院。可易爲醫學院)。不許兼辦別項差使。院中暫立中醫學堂一所。簡御醫中之能者爲教員。選三品以上之大員子弟四十人。肄習其中。三年後。略通中醫門徑。即遣派出洋。考求東西洋之醫學。歸而與中國醫學參考互證。勿炫形式之整齊。而爲舍己芸人之舉。勿爲皮毛之效法。而貽變本加厲之譏。總以保我之長。棄我之短。取人之長。舍人之短爲主。驗有心得。即賞給四五品卿銜。令其在 內廷當差。或派爲醫學院院使。及左右院判。然後將原在太醫院

竹 園 整 話

當差之御醫吏目等。擇其有學有志者數人。遣派出洋。再招大員子弟數十名。作爲二班學生。入堂肄業。其頭班學生有通仕學者。卽以四五品相當之缺。儘先外補。在院當差三年無過者。卓異優獎。能著作新醫書者。給予版權。以資鼓勵。爲內廷治愈大症者。厚加賞資。並降特諭褒榮之。如此推重。則海內志士。皆知朝廷重視此學。必然聞風興起。五六年後。則醫學中必有許多有權勢有聲望之上流人物。維持於其間。則學問必因人而見重於世。既見重於世。則講求者必日見其多。由此愈研愈精。則中國之醫學。自必蒸蒸日上矣。此爲先集勢力。後集學問之辦法。其響應之捷。較下士終年聚講。實事半功倍也。吾進而更論營制。西國軍隊有軍醫。隨醫有藥料。中國則無之。西軍將校士卒講衛生。中國則忽之。同一交鋒。同一受傷也。人則昇歸調治。我則棄置郊外。同一行軍紮營也。人則避窪溼擇高曠。考察水草之相宜與否。我則將擇樂。而兵任苦。未必處處經心也。且除武衛右軍之外。無一營不吸食鴉片者。一旦勁敵在前。鏖戰於荒山曠野。不忍飢。不耐勞。不能

受暑日炎風冰天雪地之苦。因體弱而志頹。因志頹而僨事者。此皆營制未善。軍律不明之故。未可盡誣中國醫學之不精也。

(未完)

十二集續錄



附件



(續第十集)

醫藥研究會誌聞(天津)

(錄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百七十九號天津商報)

醫藥研究會。業經列憲批准立案。已紀前報。茲據友云。前日諸志士在閱報社投票選舉。公雅安少韓程子鏡丁子良三君為會董。以便草創布置一切。仍留總會董一席。擬於本埠紳士中。擇一德隆望重熱心公益者任之。(屆時大家恭請)。次又選舉高慈雲呂壽三錢輔庭三君為會長。仍留總會董一席。以俟賢者。(日後大家公舉)。旋又公選經管銀錢者三人。一為楊君子勤。一為辛君仲英。一為金君品三。(後改為李君幼竹。李君二明。及徐君昆仲)旋又公同選舉李君頌宸。黑君承馮。曹君蔚卿。紀君管冰。李君二明。閻君湘臣。劉君秉彝。劉君小坡。劉君趾雲。從君進品。宋君祝庭等十餘位。或為評議員。或為糾察員。或為撰稿書記等事。又公推陳君少林。李君翰亭。穆君奎卿。袁君柳臣。章君敬翁。鄭君子安等十餘人。或為理事員。或為司賬。及兼收管圖書器具等事。其

講論演說各員。診視員。以及理事員中尙缺數人。擬俟開會之前。再推舉張君宜開。徐君子明。馬君輔堂。岳君蓮溪等。隨便各發熱力。此外尙有庶務照料員十餘人。名譽贊成員數人。皆記不清楚。想諸君經營籌畫。通力合作。必使我三津病人。受福於無形也。事關公益。故喜而誌之。

四誌醫藥研究會(天津)

(見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商報第三百零三號)

十七日禮拜六晚七點鐘。在會諸君。文在西閱報社茶話。到會者。徐君子明。薄君仁軒。熊君星北。丁君子良。張君宜開。劉君秉彝。黑君承禹。李君二賸。楊君子勤。劉君小坡。程君子篴。翟君杏林。錢君輔庭。呂君壽山。曹君蔚卿。李君翰軒。華君儀齋。高君懋寰。陳君少林。華君少甫。岳君蓮溪。辛君仲英。金君品三。閻君湘臣。紀君管溪。章君敬會。陳君立卿。鄭君子安。劉君趾雲。楊君錦波。劉君小軒。楊君少仲。黑君幼臣。趙君樹齋。高君榮軒等。三十五人。又有城內及西方之來賓參觀者。馮張諸君四五人。河東過街閣來賓參觀者。劉韓邢閻李君等七八人。一時座爲之滿。首由丁君子良演說。勢當研究。理當研究之隱衷。又將研究之次序。分爲六類。曰破俗。曰辨惑。曰溫故。曰知新。曰滙通中西。曰取人之長補我之短。遂又講論呼吸與脈之動數。營衛之循環流行。十二經之動脈。傷寒傳經認證治療之方法。次由李君二賸演說。新學界中人。數典忘祖。不通舊學之弊害。次由張君宜開。演說本會之宗旨。末由程

君子澹。携來豎川枳壳。川枳實。洋枳壳。活枝子羚羊角一對。（即俗呼之真羚羊角）。死枝子羚羊角一對。（即俗呼之假羚羊角）。並生川枳壳片。枳實片。炒川枳壳片等。共九色。講論形色。大衆傳觀。又陳說洋藥材形色相同。性味不同之隱害。而呂壽山華儀齋二君。亦幫同演說。直至十點餘鐘。始行閉會。來賓去後。會中人。又略議辦法章程。又囑衆八下會務必準七點齊至。幸勿延遲後到。致先到者久候云云。遂歡欣閉會。聞刻因閱報社地勢太狹。是以前願入會贊成之會友。未便全行知會。一俟某處之房舍安置妥協。並將陳列之品藥規模粗具後。即訂日開正式之大會。屆時再發傳單恭請。又聞本埠諸鉅紳諸大善士。無不贊成此舉。亦社會中一大幸事也。

滄州時疫草案彙紀

（見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日天津商報第三百五十七號）

貴館諸位先生閣下台鑒。敬啓者。僕於十二日晚。接到滄州來函一件。據云該處現患傳染急症。朝不保夕。患者初覺頭痛。繼則昏迷。終則欬痰見血。即不能救云云。揣度病情。似屬痧症。僕原擬俟星期日聚會時。當衆宣講。請衆會友研究治法。繼思救病如救焚。豈可從容遲延。且在會者僅數十人。學問閱歷。終嫌不廣。謹將原函呈上。祈登之貴報。俾四方仁人君子。精於此道者。速為研究。如有深悉病源治法。或曾經治過此症者。務於十五日晚七八點鐘。惠臨西宣講所。賜教一切。或將大著賜下亦可。敝會即於是晚。將此症決定治法。以便與滄州作速覆信。冀可補救萬一。事關救濟恤災。

諒仁人君子。必不忍漠而置之也。倘治之獲效。必將方法寫銜。一併登報。以彰盛德。草此願請。道安。不勝盼切之至。 丁國瑞子良(竹園)拜上。十一月十三日早

附呈滄州原函。祈 貴館照登

滄州來函。

醫藥研究會諸位岐黃爺台均鑒。茲祈者。我滄郡於十月初旬。忽見一奇症。染受者多家。旋得斃死。此症初受時。頭疼難禁。繼則昏迷不省。後則欬嗽帶痰。痰中見血。一時即亡。延醫罔效。求藥無靈。刻下受病全家繼死者。不計其數。滄郡岐黃諸位。俱束手無策。聞有醫生王姓者。給白馬二姓診視之後。亦染其症。不日而亡。近日受病者。固甘受其苦。醫病者亦難有其人。弟等觸景情傷。無所措手。懇祈 貴會爺台多費 清神。酌施奇方。活滄郡之生靈。受恩者感德無既。旁視者亦銘佩莫名矣。特泐寸丹。恭候 妙劑。統希 愛照不宣 滄州大街中間玉利成土局拜緘。如蒙惠賜 良方。即祈擲至 敝號為感。

滄州來函。已登前報。是日晚有周君郁卿者。送來救急丹二十包。云係南斜街姜松年善士。開係浙江人。在鐵路總局。施送與滄州者。囑鄙人交會研究可用否。再轉寄滄州。鄙人接滄州來函所云之症。似風痧症。必係瀉氣由鼻中於腦髓。腦與血管感邪既重。所

以必漲痛難忍。與尋常頭痛不同。疫邪烈於六淫。故為禍亦最速。吳又可謂。疫邪由口

鼻而中膜原。此症或亦由鼻孔而吸入。痰癘之邪上踞。積熱內炎。與心肺相通之血脈管。相繼染受癘毒。所以神昏欬痰帶血也。(初起治法)。以愚見揣度。似以針刺頭上各要穴。放血瀉毒爲要。次則用開藥取嚏法。以通竅逐穢。內用活血解毒通竅豁痰之藥。以殺其勢。或可補救一二。此係揣度之說。未可據爲定法。姜松年善士之救急丹。於中六日早。已託郵局寄去。並囑滄州再寫詳細病症病情。所列各法各方。用之是否有效。俟接滄州回信後。再登報研究。十五日晚。稿多時促。未暇傳觀。今將各稿各說登報。作爲草案。祈會內會外諸君。加意研究。有何高見。統希隨時賜教爲盼。丁國瑞子良識(各會友議論方法列後)。(曹蔚卿先生云)。刺法爲是。此症邪在血分居多。以放血爲救急要着。(尹壽山先生云)。宜刺風府。百會。內關。間使。手十指。足十趾。尺澤。委中。(許竹波先生云)。宜刺風府。風池。風門。支溝。肺俞。合谷。足三里。手十指。時值嚴冬。委中可刺可不刺。

(高慈雲先生云)。滄州病原。頭痛難禁。繼則昏迷不省人事。後則吐痰。痰中帶血。按此症。別有一種痧症。非風邪外感可比。當此冬令嚴寒。或因久無雨雪。陽不潛藏。或因陰雨日久。寒濕內侵。積久生痰。痰盛生火。火盛生風。或其人肝火素旺。虛陽上越。或腎水素虧。不能涵養肝木。木火內煽。均能令人頭痛。或其人平日體胖。好食肥膩。日久生痰。亦能令人頭痛。熱逼心胞。則昏迷不醒。木火刑金。則痰中帶血。以上情

形。大都痰火爲患。拙擬數方。請 在會諸君酌奪。

初起頭痛。平日體弱。或人極瘦。或好生氣。易動肝火。羚羊片同燈艸一束先煎。雙鉤藤。煨天麻。枸杞子。杭白芍。桑葉。白蒺藜。生地。菊花。丹皮。元參。川貝母。竹瀝水。

平日體胖痰多。或嗜酒。或愛飲茶水。溼盛生痰。攻腦作痛。青礞石。白芥子。製半夏。胆星。萊菔子。川朴。整廣皮。川芎。

病人業已昏迷。犀角。生地。丹參。元參。炒梔子。蓮子心。川連。川貝母。石膏蒲。連翹。竹葉。燈艸。

業已吐痰。痰中帶血。杭白芍。元參。茵艸。側柏葉。丹皮。白茅根。蒲黃。川貝母。藕汁。

或偏頭痛。左右同。錄陳遠公方。川芎二兩。白芷五分。柴胡一錢。白芥子二錢。醋香附五錢。郁李仁一錢。白芍一錢。甘草一錢。川貝母一錢五分。

頑疼急救方用。蕎麥麪粉。不拘多少。用熱醋調塗頭頂兩鬢太陽等處。以上皆高憲雲先生方。

(章敬翁先生。滄州時症說略)滄州時症。初覺頭痛。繼則昏迷。終則欬痰見血。卽不可救。按頭爲諸陽之會。最不畏寒。惟外邪客熱受風。皆能頭痛。此症想因天時驟寒。臟

竹 園 叢 話

肺伏熱內熾。邪鬱則氣血壅遏。積爲熱毒痧疹。不肯外達。痰氣交阻。神迷喘促。濁氣上攻。以致頭痛難禁。寒熱交搏。擾亂中焦。漸入心包絡。遂至昏迷。或有內閉外脫之憂。熱蘊於內。積成瘟痧。不能宣洩。火毒上冲肺腑。因熱動血。遂有痰中見血。治法。大約宜先清熱消毒。開豁實痰。除去膈間壅膩。使肺氣得通。中焦無阻。自然頭目能清。痰涎可除。不致效睡見血。熱自內清。寒由外解。安有危急之患。(以上章敬齋先生來稿) 園瑞按。此論最透澈。

凡時行之病。家家相同者。名之瘟疫。多出於荒年。或兵燹之後。夏秋之時。多因感受暑瘴。或濕熱臭毒之氣而致。故症現霍亂吐瀉腹痛抽筋。皆發於中下焦。惟此症在於初冬。風燥之令。病發頭腦上焦。無乃燥蘊之氣乎。惜無色脈參證。茲節錄治瘟疫經驗數方。以供 諸君選擇。

一宜伐毛。邪毒深入營分。毛髮乃血之餘。毒焰上炎。初起即解散其髮。細看如有赤色者。或鞭如驢鬣者。急拔去之。再脫其衣。細看前後心。如有毛髮。必盡拔之。或云用糯米粉。細搥即現。

二宜取嚏。正氣爲邪氣所阻。竅閉閉塞。不能呼出。用皂角末。或通關散。吹鼻取嚏。以通肺竅。

三宜刮痧。邪入營分。不得外泄。當刮以宣之。用銅錢或瓷碗口。蘸油。於頸項痛背胸

竹

脇肋肘等處。頻頻自上刮下。見紅紫色痧點盡出方止。然不可損破皮肉。
四宜刺血。以針刺放惡血。於少商穴。在兩手大拇指甲向裏。如韭菜許。刺之。擠出毒血。於委中穴。在兩膝灣。以手蘸溫水拍之。露出青筋。刺之。放出惡血。或看舌底有青筋凸起。用瓷鋒放出毒血一點便癒。

五宜擦足心。用大蒜頭杵爛。或用芥末調水。塗擦兩足心。至不可忍耐爲度。或酒調斑蝥末塗擦更佳。

一忌米麥。百病之生死判於胃。納穀氣爲正。然邪疫穢氣阻塞。則最忌穀氣與邪氣搏結。倘食飯麵。何異齋糧以資寇盜乎。故必要常帶飢字。以使氣脈流通。

二忌糞糖。此乃溫熱建中之品。恐助熱毒留滯。

三忌澡浴酒醴熱湯。皆能令氣血暴戾泛濫。如火添薪。

一方。藜蘆。濃煎候溫煖。隨服少許。(待吐出痰涎。或瀉利便愈。不可過服。吐利後。或接服下方)。

一方。蘆根三兩。麥冬五錢。水煎冷服。

以上數法。或出隨息居士瘟疫論。或出千金方。十一月十四夜。唐鏡彥抄傳。

蓋瘟疫之症。古今有之。其症不同。其名則一。此不外天地之氣不和所致也。經云。有其時而非其氣。民多病疫。足信古語不誣。其稍細煩陳。姑不申論。茲僅以滄州之奇疫。

試爲詳之。據該處來函謂病者初受之時。頭痛難禁。繼則昏迷不省。再則欬嗽帶痰。痰中見血。一時卽亡。此症係陰毒逆傳之症。由下而上。名爲逆傳。按頭爲陽位。起雖由頭。實非陽症也。何以證之。先昏迷不省。而後見欬嗽痰血爲據。此症始自足少陰。由足少陰逆冲至手少陰。則昏迷。再由手少陰出手太陰。則血見。一至手太陰。則火燃金熔。其魄散矣。經云。人身一小天地。臟腑之氣候。與天地之氣候相應。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四時之正氣。北方水位。地近寒帶。冬令雪飛。則占兆年。滄州一隅。地近北方。想必今年雪遲。雪乃太空之霧露彌濛之氣。假天之陽蒸化。斯始降灑。是以下雨之日。反爲緩和。所以僕揣此症。料由雪遲。雪遲者。天之陽失蒸運降灑之權。若在人一身。肺主天氣。則肺應之。肺屬金。腎屬水。肺金失降灑之權。腎水則失灌養。失灌養則陰虧。陰虧則陽浮越。陰中之陽火浮動。炎及主之宮城。昏迷立至。僕再有意料此症。一遇昏迷。必有自笑。或喃喃自語等症。若應吾卜。斯論無疑。但愚意所揣。未悉能否合也。尙祈衆位高明教正。 方列後。

冬蟲草。鮑魚。泡湯常吃。此法。係未病之人。可保不傳染。鱉甲二兩。升麻八分。細辛七分。此方。係治初受病。如見痰血。陰液將竭。非重用滋陰之法。恐不能治其燎原之火。用鱉甲四兩。乾地黃八錢。水煎服。(以上粵東李月廷先生方)

國瑞按。李君係粵省人。此法亦係在粵省治驗者。行於滄州現見之症。雖未必洽合。然

大約有益無損。論証立方。極有道理。故錄之。以備參考。

放痧法。頭頂心百會穴。只挑破。略見微血。以洩毒氣。不用針入。印堂頭痛甚者用之。
針鋒微入肉。不須深入。

擦鷄蛋清方。治七十二種痧。見陳脩園先生急救疫痧奇方。此方劉小宣先生經驗。

新雞鷄蛋。在蛋壳頂開一小孔。用蛋清。不用黃。亦不用鴨蛋。擦前心背心。兩腰眼。

尾脊骨。(雞黃門不遠即是)。共五處。每處用蛋清三四分。放手心。用輕力擦。先為一

次。如有脹痛。即在脹痛處擦之。如擦後又脹。再擦。自然擦出黑白毛。或如鷄毛管樣。不可拔動。用漸棉花鋪毛上。又用線捆好。其毛自落棉上。用刀針割挑。總不如此方

擦之百發百中。

救疫丹。又名雷擊散。治七十二痧症。及瘟病時證。見陳脩園先生急救異痧奇方。

牙皂三錢五分。細辛三錢五分。土硃砂二錢五分。明雄二錢五分。檀香三錢。蘇薄荷三

錢。枯礬一錢。桔梗二錢。白芷一錢。防風二錢。木香二錢。貫仲二錢。廣皮二錢。法

夏麩二錢。生甘草二錢。共研極細。收入磁瓶。用蠟封口。勿洩氣。每用二三分吹鼻中

。再用一二錢。薑湯沖服。汗出即愈。

(以上劉小宣先生錄送。國瑞接。吹鼻則可。內服須斟酌)。

呂煥章先生。高子芬先生。亦錄送雷擊散一稿。方與小宣同。不重出矣。

竹 園 叢 話

加減太倉公避瘟疫丹。虎頭骨三兩。羌活一兩。柴胡二錢。細辛五錢。蕪荑五錢。牙皂角五錢。獨活五錢。白芷五錢。雌黃五錢。藜蘆五錢。明雄黃五錢。蒼朮二兩。防風五錢。鬼箭羽五錢。三稜五錢。香附米五錢。川芎一兩。真天麻五錢。鬼臼五錢。甘松五錢。川草烏五錢。黃連五錢。麝香五厘。

以上共研細面。煮紅棗肉爲丸。如彈子大。晒乾。貯瓶內。每焚一丸。避瘟疫邪氣。凡官舍旅館。久無人到。穢濕侵人。宜焚此以逼邪癘之氣也。

(高子芬先生抄送)

子良先生大人閣下。敬啓者。昨讀商報載尊翰一則。其內容爲滄州時疫起見。青年於岐黃術。本門外漢。因誦大概情形。妄揣爲五內積熱。外感厲邪風氣致成。先頭疹。後吐血之症。曾記甲辰患天行時。有一涼血散風邪清肺熱之傳信劑。方列於左。寸冬三錢。大生地一兩。白茅根五錢。霜桑葉一錢。水煎服。今不揣冒昧。繕呈雅鑒。未卜與此症合否。望祈衆位哂收。幸勿笑班門弄斧也。肅此敬請文祺。沾上青年朱子翁頌首。十一月十五日。呂煥章先生。亦錄送此稿。茲不重出矣。

國瑞按。此方治風熱痧症。應手奏效。因與安少韓章敬書一君之論默合。故錄登之。姜松年善士所傳觀音救急丹方(十六日。寄往滄州之二十服。卽此藥也)。

專治男婦老幼急症。陰陽反錯。寒熱交爭。四時不正之氣。鬱悶成痧。猝然腸腹交痛。吐瀉交作。或吐瀉不出。急用此丹點大眼角。並肚臍眼上。卽可痛止病痊。如遇極

重之症。可用三四釐。故舌上。陰陽水送下。此藥之功甚大。卽死一時之久。亦可回生。孕婦忌用。今將原方刊列於後。

當門子麝香六分二厘。明礬二錢五分。畢撥五分。足色赤金五十張。梅片六分七厘。月石五錢。鏡面硃砂一兩五錢。雄黃精一兩五錢。牙硝一兩。共研極細面。過細絹。每服六厘。尙望 仁人君子。廣爲流傳施送。功德無量。倘有不肖之徒。藉此漁利。自必陽干天誅。陰受冥譴。幸勿自貽伊戚。數飛軒敬送。

(緊要問題二則)。(一)。疫邪雖在滄州。然我同人皆應作已傳入天津境界想。說不幸而傳入津郡。當以何法應付之。確有何百治百效之妙法。此會內會外諸君亟須研究者一也。(二)預先防範免病法。會內會外諸君。宜速爲研究宣布。拯我同胞。此急須預備者。又其一也。

子良仁兄大人電及。日昨診症歸來太晚。未能到會。殊深抱歉。閱報知滄州已見急症。係屬風痧。頭極痛。乃風火上攻。昏迷不省。亦是火象。經云。火能令人昏是也。款嗽痰中帶血。心火刑肺金。此皆熱毒爲患。然有氣閉血凝之分。針法刺頭頂心出血。腿委中。腕曲池。皆刺出血。務要毒盡。服藥法。先服太乙紫金錠。湯劑緩不濟急。倘不效。必有食積瘀血。在內阻滯。務須兼治。忌熱酒熱湯。辛辣麪食。魚肉鷄鴨。一切甜物。弟所言不知是否。望祈 裁奪施行。十一月十六日。弟安紹韓上言

(國瑞按。安紹韓先生之見。與鄙意略同)

(張宜開先生方)。荆芥。苦梗。川芎。茯苓。防風。前胡。枳壳。牛蒡子。羌活。銀柴胡。薄荷。生草。獨活。

此初起表邪盛者用之。如咽痛。項腫。胸高。肋起。欬嗽。身紅。或現斑痧等。皆宜之。每味不過一二錢。服此後。表自解。僅腰欬痰帶紅者。亟服第二服。

豬牙皂角一錢五分。醋炒川軍一錢。銀花五錢。貫仲三錢。米泔浸蒼朮一錢。公英三錢。白茅根八錢。川連一錢。槐花三錢。先以淨土二三斤。攪水澄汁煎。加冬瓜仁五錢作引。此二方。於光緒二十九年冬。曾屢驗之。固消息於瓜瓢瘟之治法而變通者也。大約此症於應用第一方時。每不留心其表症。延之一二日。頭痛帶欬。欬痰見血沫。始求治法。第一方必不及用。設再用之。亦不濟事。宜趕服第二方。猶能挽救。

(以上張宜開先生方)

(岳遵溪先生云)亦曾治過此症。與上意略同。

(楊少仲先生云)。昨在河東治一症。與滄州所見之症相同。方用川貝母二兩。水煎服。今日大見輕。

吹喉藥方彙集

(見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天津商報)

(續第十集)

雄黃退腫消痰藥。凡初起之症。風痰上壅者。吹之即退。銀硝一兩二錢水飛。元明粉一

錢。白礬砂二錢。真明雄八錢。共研細面。吹患處。若傷破者。及爛斑者。不可輕用。恐太疼。

西霜散。喉間腫疼。一切痰涎壅塞。聲嘶氣促。吹之。探吐痰涎。甚好。西瓜霜五錢。

五梧子一兩。青菓炭二錢。人指甲二錢。泥片一錢。共研細面。如遇喉症。吹入兩管。

立時吐出痰涎如蛋清。即愈。以上(高懸雲先生經驗方)

吹喉散。風衣十五個。煨黃出淨糞。人指甲一錢五分。煨黃。西瓜霜五錢。黃瓜霜五錢。

煨石膏五前。鰾牛四十九個。煨黃爲末。礬砂四錢。人中白四錢。煨爲面。冰片五錢。

鴨嘴胆矾四錢。青菓炭爲面。青黛三錢。計羣藥四成。配青菓炭六成。共研極細。入磁

瓶內封好。不可洩氣。用時以藥鼓吹喉中數次。卽見神效。故錄之以公同好。

(馬治亭先生集方)。

專治時疫結喉方。牛黃一錢。冰片二錢。生蒲黃三錢。西瓜霜一錢。王瓜霜五分。五味

共均爲細末吹之。(呂煥章先生經驗方)

吹纏喉方。五倍子一錢去角。青黛二錢。冰片三分。胡黃連二錢。馬硝錢半。火硝一錢

麝香二分。皂角錢半。牛黃二分。川黃連錢半。共研細面。吹後仍用瀉肝湯或清肺湯

。(從潤芝先生經驗方)。

吹喉散。真牛黃一錢。大冰片一錢。露蜂房五錢。熊胆二錢。青黛二錢。礬砂二錢。

(謹耀齋先生方) (未完) 第十二集續錄)

選

錄

趾雲題



時疫聖藥



(性味) 甘辛微涼芳香

(功能) 無病時每日早午晚服三次每次二節可免時疫之侵犯因此露能宣暢止氣排除邪氣也如遇時疫傳染頭痛目赤身發發熱惡寒咽喉疼痛欬嗽喘促齒痛耳痛瘟毒發頤口苦惡食胸滿氣逆或小兒痘疹不出等症加倍服之或服一瓶若病重者可連服二三瓶當日痊愈

太和甘露

愈

(服法) 傾於茶杯內隔湯炖溫或用開水兌沖均可有病者服後覆被取微汗避風忌與他藥雜投

(定價) 每瓶大銀五角

每打大洋五圓

天津敬慎醫室創製

◀ 秘製消核膏 ▶

結核一症多由濕痰氣火鬱
 結於筋絡之間非肌腠皮膚
 淺顯之可比故消下癰乳
 則難愈也嘗見項下瘰癧
 上結核以及遍體流注如
 如李核氣核痰核一經潰
 膿水浸淫竟有百治不效
 年不愈延成痼疾因不救
 者蓋由於初起時多不意
 語所謂養癰貽患是也此
 膏乃本醫世傳秘方百試
 驗凡遇上項諸症但係未
 即能治之初起者貼即破
 年久者亦能漸消小貼藥
 之後忌氣惱房事並烟酒
 避火動風濕之厚味起居所宜

每包大銀一角

◉ 古玉生香 ◉

此藥皂乃本醫室別出
 新法選料精工製造者
 與各項洗面胰皂不同
 其氣芳香且極耐久功
 專散風活血解毒殺蟲
 (功用) 面上奸黴粉刺
 雀斑酒皴面瘡禿瘡白
 屑風疥癬腋下狐臭赤
 白汗斑皮膚黑澀
 以上諸症每於洗面浴
 身時用此皂擦不待之
 一盒用畢諸症悉除
 (定價) 一盒十二塊大
 洋一元每塊大銀一角

< 總法界天津安泰里三號敬啟 北城文角醫室 西宮分售處 東路北棧梨界租法 丁馬路文棧梨界租法 叔國路文棧梨界租法 度貨國路文棧梨界租法 所售品書局 >

療肺

聖藥

清肺化痰露膏

(效能) 潤肺生津 安嗽定喘 滋養血液 清氣化痰 凡嗽
 嗽痰喘 咽喉腫痛 咯血吐血 肺痿肺癰 癆瘵骨蒸 新病
 膈消渴 舌乾口燥 虛煩不眠等症 無論男女婦老幼 皮膚潤
 久病 服之皆有奇效 無病常服 能使容顏不老 肌膚潤
 澤

(用量) 無論大人小孩 每日早午晚皆服三次 大人每次服

二節·小孩服一節

(服法) 或用重湯油熱 或用白開水兌沖

膏每 大瓶大銀六角 小瓶大銀五角
 露每 大瓶大銀七角 小瓶大銀五角

(寄售處) 天津北門東 國貨售品所 南市 民益工場 法租界梨

棧 文華書局

天津敬慎醫室製

舒肝平安丸

此藥專治男婦氣道不舒
嘔吐脹滿不進飲食氣串
腰脇作痛傷酒傷食傷水
急氣結胸刺痛難轉大小
便不行或素有肝氣積聚
作痛等症並治大病後元
氣不足飲食不進脾胃不
和午後作燒凡遇此症每
服二三丸俱用薑湯送下
百無不效癩症多人矣
每盒五十九丸大銀五角
零售大銀一角九分

紅色蜜藥

此蜜藥乃本醫室選料
秘製 屢試屢驗者
專能生肌定痛 消腫
解毒 治開水滾油一
切燙傷 火灼蟲傷
烈火燒傷 金刃跌打
磕碰損傷 手足凍傷
敷之皆有奇效
每盒大銀二角五分

總售處天津法租界安泰里三號敬慎醫室
分售處北京西便門外大街北口西便門外大街北口
丁東路馬路元文書局
度叔國路元文書局
所售貨品

選錄

什麼叫主義大家

（見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八日第
四百五十四號社會教育星期報） 補 卷

有人問近來許多主義大家。都行不顧言。到底是主義錯了。還是自行取銷呢。我說你先生太沾滯了。現在之所謂「主義」二字。比之瓦崗寨的慈菇葉。是相同的。到了各人又分別出某某主義來。比之梁山泊的渾號。是各異的。只是用他作個標誌。與自身全不相干。

比方同在一個學校裏當講師。甲因為剗眼主義得了大名。乙想着得大名。便不能不亦標一個主義。然而不能再用剗眼主義。只好另造一個割耳主義。譬如宋江叫及時雨。吳用就得另起一個。不能亦叫及時雨。其實及時雨和宋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是個標誌罷了。

日子多了。人口衆了。眼前的名號。都起徧了。便不能不另造新鮮的。於是殺父主義。宰母主義。易內主義。亂交主義。越出越奇。越新鮮。只

竹園叢話

是要大家驚以爲奇便好。和廣告學家的心理一個樣。你要問他既然提倡殺父主義。爲什麼不真殺你的老子呢。他必定說。你以爲石三郎真個見人就拚命。段景住身上真長着金毛嗎。

天地間不怕有好出風頭的人。最怕拿出風頭作廣告。偏要假借學說。學說是不可輕易菲薄的。造出新鮮名目來。假借學說作招牌。大家因爲容納學說的虛心。遂不能不容納他的招牌。便有那死心眼誠懇高尚的青年。被他所賣。其實他的殺父主義。並不真幹。可有不知底裡的信徒。要當作天經地義的幹去。這一點把戲。不知禍害了多少青年。擾亂

伍朝樞近日在廣東發表的誣衊北京各大學學生的文字可爲寒心

了多少家國。其罪不容誅的地方在此。我願青年們。以後遇事。都要自己經過一番審量。不要盲從。不怕他說的多好聽。先要細心考察。只管新奇。可是有無弊害。最好是先看那創造主義的本身。他自己怎麼樣。莫要傻小子跳枯井。你跳下去。他還拍手哩。

近日最可矜憫的。尤其是一般天真不鑿的女子。專就報上發現的說。

差不多每天都有女生被人陷害的事。要知道有許多惡魔。帶一副親密的面具。安一條甜蜜的舌頭。到處想着磨牙吮血。可憐你作了饜吻之膏。至死還是不悟。其偉人鉅子。替惡魔終身作帳的。可憐是一樣的。我的話很不受聽。願大家仔細想想。或是有說得不甚支離的地方。總之。我不是恫嚇青年。是可信的。

記民間之疾苦

(見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第四百八十九號社會教育星期報)

補 港

病中失眠。每以更寒漏永爲苦。吾弟來省。輒縱談故鄉近况。以消長夜。吾鄉迭遭凶歲。民已不能自活。今秋掃墓歸里。數聞故老言。共相以還。天亦失職。雨暘不時。而螟螣風雹之災。則惠顧頻仍。辛勤終歲。所獲不足以輸正供。附加捐稅。且指巨於臂。縣官追比。急於星火。幸竭蓋藏。叫囂之吏暫去。而里正又相告。學款若干。警款若干。保甲之需若干。予二日限。清若負。需款亟。勿相尤以促逼。民力幾何。有相率逃亡而已。此則戰前情况也。益以今之所記。然則民又

何如者。然則戰區之民又何如者。吾記之而吾心滋痛。其諸等於噩夢歟。

竹園叢話

攤車○榆關道上。斷轅脫輻。纍纍焉梗塞道途者。殆如山積。孰知此中有鬻妻貨子者之斑斑血淚。曾經牽衣頓足。紛灑輪轂間。吾鄉屬涿鹿之東區。東區瘠區也。徭役視他區爲猶輕。去秋九月。徵車令至。全縣若千乘。遞徵而及吾鄉。則共釀資購車馬。視貧富爲差。車具而御者無人。以遠赴戰場存亡莫卜也。乃高其傭值以募之。每人百元。生死以之。各無悔。車發之日。御者之家屬。一若即就死地者。哭聲干雲。有如死別。此戰期中第一幕也。

助餉○吾鄉多山田。春秋苦旱而夏淫雨。又災於風。每畝之穫。不及三斗。一家生命在此矣。去秋助餉。吾縣第一次繳幾萬元。此款爲吾友某君赴津解繳者。某君曾過我。云本縣之民。每田一畝。須出錢十二千。此實數百年來未有之苛歛也。鄉民有何蓋藏。急則惟有貨其田宅。然田宅非能持以赴市者。售受不能出一鄉。一鄉皆急。誰復購者。昔日值

百之田宅。今乃不及其二三。不忍售且不能售也。則惟乞靈於典質。盡室所有。納之質庫。粗重之物。能值幾何。鄉鎮質庫。資本無多。質者多則特貶其直。至有擁擠終日。持物而泣。不能質得一錢者。此猶平昔能自聊生者。人苦破產。今乃更苦產之不能破也。

輸草○金錢之外。徵及草秣。此物雖微。其苛擾乃甚於徵餉。一鄉所派。動輒數十萬斤。且須尅日運至某鎮之車站。車載者。馬拖者。肩荷者。背負者。相望於道。至則徵收員役。已徵逐不知何處去。有時待至日落。乃無繳納之地。朔風砭骨。飢腸輾轉。不得卸亦不敢歸。幸而開徵矣。權衡高下。惟所欲言。往往量重不及其半。則明日更須倍之而償焉。嗟夫良民。其何以堪。

右記三則。爲各鄉各戶普遍之狀。若夫一人一家。死亡逃徙。求生不得。求死無所者。蓋不忍言。吾鄉尙非戰區。民之所受已如此。吾以筆備。幸居七鬯不驚之北京。北京之富人。其生活何啻天上。乃獨不納一錢。人聞苦樂。祇隔薄薄一城牆。此爲若何因果者。及讀

某君之從軍日記。則又爽然自失。抑又爲吾鄉幸已。十三年仲秋寄稿

教育部取締男女合校

(見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十一日第(四千一百八十四號天津白話晨報))

竹園叢話

教育部當局。以近年學說愈非。世風愈下。創男女同校之說。風靡一時。其流弊之大。誠有不忍言者。遂決定嚴重取締。俾維風化。前特分令各省教育廳文云。查男女同校。原本中學年齡以上者而言。現各省各級學校。概兼收男女學生。殊與原案不符。况我國教育發達。男女尙欠平等。驟然兼收同校。不但難免流弊。尤令社會驚疑。應由該廳督飭所屬。隨時認真禁止。所有全省官立私立男校。暫時不得兼收女生。倘有矜異故違禁令者。一經查出。如係官立學校。即將該管職員撤換。私立者亦勒令停閉。合行令仰該廳。即便遵照辦理。毋稍疏忽。並先通令各校。一體知照云云。

說疫張序

(見中華民國七年一月(即丁巳年十二月說疫))

聞之化學家言。單體物質。雖經千錘百鍊。而不變其性。夫所以克保其

性者。以其有真理在也。竊以吾國之醫亦然。溯醫學肇自岐軒。而仲景實集大成之聖。厥後代有傳人。各本其獨造之詣。而立說著書。蓋數千載於茲矣。但國家不加提倡。聽其自生自滅。醫藥兩學。迄今有江河日下之慨。惜哉。自歐洲物質文明輸入。一般維新志士。怵於西醫之器械精巧。議論奇闢。遂唾棄國粹。一掃而空之。坐井觀天而曰天小。奚足怪也。邇來防疫之說起。前車殷鑒。不惜犧牲鉅款以補救之。苟有持異同之說者。幾遭當路之擯斥。不知醫者乃最可研究之學問也。西人創百斯篤虎列拉諸名詞。譯之曰瘟疫曰霍亂。其名不同。而其病則一也。西醫歸之於細菌。中醫判之爲戾氣。菌先氣後。氣先菌後。此關鍵極有價值也。聞嘗披閱前史。由宋迄明。其書瘟疫者。固數見不鮮。而治法亦因之以傳。固不若今之談虎色變者。昔年津郡大疫。街衢污穢。其可以滋生黴菌者。詎可以恒河沙喻。而沿途散佈之藥粉如許。天假之福。津邑獨倖免。防疫之力乎。抑非防疫之力乎。恐不待辯者而自明也。今丁君對於防疫問題。大抒偉論。刊諸報章。且擬印書若干部。以廣流傳。

竹 意非不善。而綜觀其字句間。仍有未盡矜平躁釋者。寄語丁君。無庸客氣爲也。戒敗利鈍。歷久自明。儻和田啟十郎者。執我醫藥權。登高而呼。聲加十倍。則服從彼之學說者。將羣唱醫學國粹論。不較君鼓吹之力爲尤大乎。是爲序。

天津警察廳考取正醫士邵山張際和謹識

新歌謠

(錄民國七年星期報)

補 菴

禽言

圓 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聞說鼠疫來汾河。交通斷絕將奈何。鐵路不賣票。日日載客過。問君何能爾。錢能通神理則那。亦有檢疫吏。獐惡如鬼魔。獨見番佛口開笑。立時語溫顏色和。任君長行去。隨處起沉疴。若不看佛面。請君入網羅。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忠 信

(見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十日第六日第十期立達星期報)

西 攸

予日前所擬孝弟論說。謂孝弟爲道德之本。與侯履福先生道德爲治國之本之說相發明。乍聆之似爲創論。殊不知人之性情。對於父母兄弟。

倘一涼薄。對於他人斷不能誠厚。對於父母兄弟。果能誠厚。對於他人斷不能涼薄。譬之花然。折數枝插之瓶中。不數日則花與枝葉。則憔悴死矣。何也。根本失則花葉無所係屬也。反之則根深者葉必茂。植之園中。固香豔宜人。移之盆中。亦鮮豔可愛。孝弟之人。天性純厚。對於父母兄弟如此。對於親戚朋友亦不忍不如此也。本其盡心於父母兄弟之事。以待親戚朋友則爲忠。本其不欺哄父母兄弟之心。以待親戚朋友則爲信。換言之。道德行爲施之父母兄弟則爲孝弟。施之親戚朋友則爲忠信也。自歐風東漸。人心日漓。一般國人。惑於自由平等之謬說。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幾成涼薄之慣習。軍閥則朝秦暮楚。敢以護法獨立。自飾其奸邪。法家則弄法舞文。敢以辯護售奸。忍欺乎吾黨。他如政治之敗類。教育之流氓。則皆以金錢爲目的。對於職務。則敷衍而已。放棄而已。以致辱國權。敗國事。殊令人切齒痛恨也。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是言

忠信之於人。所關最爲重要也。彼不忠不信之人。微特自喪其人格。亦將見棄於社會也。記有曰：忠信爲干櫓。易中孚卦曰：信及豚魚。是皆言忠信之爲用。爲人類。不可須臾離者也。晚近學子。謬謂民國無君主。何所言忠。作事貴機警。何必拘信。殊不知民國無君主。能無國家乎。作事貴機警。能不顧情義乎。忠信者人格問題也。彼君主與機警。則人與事相關之問題也。我自行我之忠信。對於國家。對於社會。無絲毫抱憾。則人格完矣。犬能守夜。犬之忠也。雞能司晨。雞之信也。維犬與雞。雖僅有一忠一信之美。不足以言道德。然以禽獸得一善而竟能服膺弗失。已戛戛乎難矣。今以萬物之靈之人類。乃竟悍然不顧。藉口於自由平等。及手腕靈活之邪說。以顯背乎忠信。曾犬雞之不若矣。道德淪亡。國遂不國。有心人固悄憂之。彼別有肺腸者。必且譏予爲頑固不識時務之人也。噫嘻。予欲無言矣。

嚴範孫先生遊盤山詩

(見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四百八十三號社會教育星期報)

君不見。漁父重入桃花源。洞門深鎖花無言。又不見。劉郎再到天臺路。山鳥聲聲喚歸去。我今清福誠何修。一春兩入名山遊。名山如書讀不厭。一松一石皆風流。佳客翩翩共游騁。第一詩人張三影。李營書法趙嘏詩。元龍才調尤奇警。輕車款款指前程。楊柳依依相送迎。萬花深處笠子影。時有村童叱犢聲。村童三五笑相勞。昨日花開今客到。耳語似言曾識余。前驅歡向山中報。山僧肅客迎下階。匆匆倒著青芒鞋。病骨支離語言少。故人相見忘形骸。嘗梅布席薦甘旨。佐我新醅具乾柿。樓窗乍啟峯飛來。放眼直窮九萬里。酒酣聯步登層臺。菜隴新苗映綠苔。深院無風塔鈴語。紅杏背人花亂開。劃然長嘯動山谷。題詩濡墨猱升木。梅仙厂下清泉鳴。栗鼠鑽崖戲相逐。嶺頭一鳥飛不還。乘興更尋山外山。羊腸仄徑頗迂曲。有客豐體愁躋攀。西山有虎白日吼。張公大喝虎却走。逡巡審顧不敢前。此老胸填酒一斗。快哉此舉真足豪。洗盞更酌拚醅醕。晨鐘一擊豁然寤。今朝有約還登高。半坐山轎半徒步。我倚藜杖行且住。洞門中闕本天成。石縫蟠根樹交樹。墓門封樹沙礫

竹

園

叢

話

圓。天然古壤神牛眠。巨石狀如馬腫背。少見多怪何責焉。紅牆隱隱出層簾。童子升山然爆竹。萬松佳處遊更遊。重睹雲山真面目。雲山面目猶昔時。春風妝點生新奇。清溪一曲碧於黛。萬綠中藏花幾枝。看花未倦看山眼。踏徧天梯與石棧。闌黎不解乞新詩。貽我松花拓碑版。層岩飄飄風吹衣。萬木無聲煙四霏。應是催詩釀新雨。共君今夕不須歸。登高賦詩語常險。硬語橫空吐光燄。狂吟未罷雨沾蓑。紛紛走避山之阿。山阿佝僂仰天笑。天爲吾曹助詩料。好攜佳句來問天。使我臨花懷謝眺。昇夫揮汗心不平。公等喜雨儂喜晴。挂月峯頭尙五里。請君更向前山行。我聞此語特首肯。捫葛攀藤來絕頂。行到寺門偏遲遲。趙君敦敏聯新詩。禿師年少瘦且短。阮籍眼白嵇康懶。絕似高僧傳裏人。功德年來豈圓滿。笑渠世故未能無。山看供客治庖廚。渠說此間禁葷葷。冬葱夏卵殊清腴。座客微醺露肝胆。直上層巒快一覽。綠苔滑滑徑崎嶇。後者顛蹶前者扶。蒼煙四起山如削。不辨江城與山郭。剛風栗烈生暮寒。重檢征衣入蘭若。曾將三寶來中堂。錦囊一束黃金箱。授我脫巾請沃

竹

園

叢

話

鹽。整襟作色彌矜莊。佛牙塔心舍利子。娓娓清談說緣起。但聞嘖嘖嗟訝聲。我亦隨聲贊不已。手摩目賞復討論。雨聲淅淅天黃昏。欲行不得居不可。良久熟商始貼妥。俗骨不宜上界居。還向下方還故廬。出門便覺步履健。共爭短杖辭肩輿。須臾行過十八盤。上天下地雲漫漫。九洲六合渾一氣。今日之遊真大觀。貪看勝境屢回首。行行不覺瞠乎後。琴童伴余緩緩行。每逢佳處示以手。東甘澗水山之陰。殘冰未釋風森森。童子呼余顧且指。昔年有鬼崇人死。我聞盤山舊主人。北平隱者田子春。此君不應死爲厲。是何魍魎殊不仁。舉頭大呼呼且歌。行雲倒退水迴波。衛公劍氣常不磨。神光炯炯驅么魔。晚鐘聲裏一天暮。橋影當門鳴瀑布。入門餘興猶未衰。便訂明朝騁遊處。少林千像及上方。舊時名利多荒涼。蓮花池下得春早。千紅萬紫爭芬芳。短衣信步步山下。一片新晴盈綠野。輪囷松蓋午陰清。科頭箕踞談山名。筇杖持作劍器舞。縱若飛然擒若虎。遠山一抹斜陽紅。畫家設色無其工。諸君興高采愈烈。分題步韻皆奇絕。今夕何夕須盡歡。詰朝便與田盤別。未別先定期。後遊

約幾時。清風明月終古在。權付山僧暫主持。

（按半坐山轎之轎字

平聲音橋）

此詩。爲光緒甲申春三月所作。時範老尙未留館也。同遊者凡五人。詩中張三影。謂南皮張筱雲先生永健。李豎。謂通州李君錫三鴻鈞。趙暇。謂天津趙君幼梅元禮。時筱雲先生設帳三河。幼梅錫三。從而受業焉。元龍。謂天津陳竹軒先生恩藻。實哲甫孝廉之兄。能詩善書。故云才調尤奇警也。

林兆翰附識

孝思助談

（續第十集）

汲會辰

人生老病。固所難免。但能於飲食調節而外。如補養藥品。可以助長生理。培補元氣者。隨時進服。俾無形中抵抗暮氣。減少病苦。精神矍鑠。實見益壽延年之效。較之臨時恐懼。醫藥雜投。利益何止倍蓰。

因循爲後悔之根。今日不爲。而俟之明日。今年不爲。而待之明年。而遺誤成矣。養親者。亦易坐此病。以家貲所限。聊爲儉薄。待財產充溢。

進款豐富。然後爲所欲爲。以補今茲之缺陷。豈知人壽幾何。迫不及待。家未殷實。而墓木已拱矣。爲士者。每以男子志在四方。圖建功名。不暇留意於溫清。且有賣養老之田。供遊學之資。期欲乘時得志。隆養以報深恩也。往往官運未卜。而椿萱凋謝。即後時青雲得意。榮歸祭掃。賓客盈門。亦足動鄉閭之羨。而陰靈杳杳。不見鼎烹一臠之嘗。虛而不實。當益爲之痛心矣。曾子曰。與其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盍早念之。

(未完 第十二集續錄)

御史胡思敬奏新政擾亂天下請密籌善後策

摺

(續第十集)

古者旣廩稱事。祿足代耕而止。當六官未變之初。司曹日夜趨公。廉俸之外。不費公帑一錢。而天下無不舉之事。及六官化爲十一部。各衙門長官。攘臂而爭利權。強者如郵傳部農工商部民政部。歲費一二百萬。弱者如吏部法部。亦歲費三四十萬。是故昔時一行省用之而有餘。

竹

園

叢

話

者。本一衙門用之而不足。昔時一衙門用之而有餘者。今供給一司員而併不足。徒令此輩齷齪無恥之徒。驕縱荒淫。浪使無節。閭閻愈苦。而俗愈奢。薪俸愈多。而事愈不治。此速貧之道四也。善守國者。深藏若虛。隋遣少師入楚。楚陳羸師以誘之。奉春君使匈奴。冒頓匿其壯子健馬。示人以弱。我國初練新軍。歲一會操。費至百萬以外。用之大官。供張者十之三四。入之貧吏私囊者十之六七。徒誇張形式以炫外人。外人豈可欺哉。工商尙無實效。而江南賽會。牽動殊方。役財輕賤如泥沙。毫無顧惜。考察之吏。自五大臣後。挾金西渡。先後輸入外洋者。無慮億萬。此速貧之道五也。守土治民。自有本末。安有徧地皆置巡邏。而可久恃不敵之理。古治極盛時。行者讓途。耕者讓畔。過無犬吠之驚。陸隴其爲靈壽令。衣冠日坐堂皇。而門可羅雀。亦其效也。吏治壞。禮義不修。游手失業者衆。置警兵以察奸宄。而此輩即爲奸宄之媒。置警兵以防爭鬪。而此輩即爲爭鬪之魁。奉天解散聯莊會。改辦巡警。反通馬賊而分其所虜之財。江浙學生與警兵爭。廣東警兵又與徵兵爭。殺

人尋仇。屢興大獄。亦其證也。縱令有百利而無一害。無端添數千億萬坐食之人。亦萬萬無此物力。卽物力足以維之。亦只宜於巨鎮。而不必徧及於四隅。以京師一城之地。警費將及百萬。而盜劫如故。拐騙如故。埋伏炸彈如故。其效蓋可觀矣。乃各省設巡警道。各府州縣徧設巡警委員。雖不過草率敷衍。以謝部臣之督責。至閭閻受捐派之累者。固已呼籲無門。不勝其苦矣。此速貧之道六也。（未完 第十二集續錄）

選集治疫良方

（見說疫）

① 瘟疫經驗方○一名升降散。出瘟疫條辨。如其人發熱不惡寒。頭暈身痛。口乾渴。或咽痛燥煩。乾欬嗽帶血。脈洪大者。即可服之。真殭蠶一錢。蟬退五分。廣薑黃三分。川軍二錢。共面。用蜂蜜一兩。涼黃酒二兩調服。如十歲以下。及病輕者。引藥減半。酌量服之。如診脈浮緊。見症發熱惡寒。頭痛項強。肢節痠痛。或欬嗽帶血。則又係內熱外感之候。當臨時按証按脈。加減清解之品。無不愈矣。

●救濟時疫良方○如用此方加減。統治明年之春瘟。尙無不可。梔子四錢。石膏四錢。大青葉三錢。知母三錢。木通一錢。連翹五錢。牛蒡子三錢。花粉三錢。荆芥一錢。黃芩四錢。銀花四錢。熟軍三錢。寸冬四錢。甘草五錢。薄荷二錢五分。如頭痛加葱二寸。欬嗽加川貝母。咽喉痛加射干苦桔梗。煩躁不安加生地白芍。胸滿加檳榔萊菔子。(各藥分量。按症之輕重酌用)。

●防疫二豆飲○每日服之。可免疫不侵。黑豆五錢。黃豆六錢。菘豆一兩。以貫仲水煮。逐日服之。(瑞按此方極妙。勿以價廉而忽之)。

以上見江宇澄將軍防疫示諭。

●防疫良方○綏遠蔡都統。電達該處。治療疫症藥方二紙。其一。凡頭痛脇脹者。須速服之。黃芩三錢。楸連一錢五分。大力子三錢。元參三錢。甘草一錢。板蘭根一錢五分。桔梗一錢五分。柴胡一錢五分。馬勃一錢五分。連翹二錢。陳皮一錢五分。僵蠶一錢。薄荷三錢。川連二錢。右藥共爲細末。每服三錢。薑湯送下。其二。凡至音啞口緊閉且不言。

竹

園

叢

話

須速服之。牙皂一錢二分五釐。硃砂一錢二分五厘。明雄一錢二分五厘。法夏一錢。木香一錢。細辛七分五厘。白芷一錢。防風一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右藥共爲細末。每服三分。症輕者聞三分服三分。症重者服藥加倍。薑湯送下。見汗卽效。特轉達分行所屬。以備參考等因。當奉內務部准此。轉電直隸省長於昨訓令各屬一體查照云。（按以上三方亦妙。惟分兩太輕宜酌加）。

◎濟世良方○善紳董金麟。所傳之御製急救丹。屢試甚驗。用保羣生。凡一切中寒中暑中風中溼。感冒觸穢。濕鬱熱蒸。山嵐瘴氣。瘟疫邪毒。絞腸霍亂。每遇猝症。並皆治之。真有捍災禦患之功也。值此疫症流行。該方實爲寶鑑。茲特誌之。以便配製。而應急需。（計開）。麝香四兩。蒼朮十兩。陳皮八兩。雲苓十六兩五。梅片四兩。加皮八兩。紫朴八兩。大腹子十兩。細辛四兩。燈心炭十六兩。百草霜四兩。硃砂四兩。開陽花八兩。牙皂十二兩。牛黃二兩四。另加八錢。明雄黃四兩。共爲細面。大人服三五分。小兒服二三分。燈心湯調服云云。

竹

按此方。用治時疫癰脹等急症。屢用屢效。津紳多有配製施送者。惟藥值甚鉅。非大有力者不能辦。若將分兩。改爲十分之一。亦可救濟多人。或數家合製施送。庶輕而易舉。

圓

●預防方法○生萊蕪(即蘿蔔)不拘多少。切碎。以食塩拌浸約兩點鐘。再用眞生麻油拌和。每日早晚餐食之。以解熱毒煤毒。化痰順氣。使熱不內伏。(又方)金銀花三錢。野菊花四錢。甘草二錢。薄荷一錢。生白芍二錢。生熟蘿蔔子各一錢五分。在疫氣傳染地方。或自覺略有不適。即用清水煎服。(此方見北京某報)。

話

●萬病解毒丸○(治時疫有特效。此方與太乙紫金錠相仿)

文蛤(即五倍子)一兩半。山茨菰一兩。續隨子半兩。麝香一錢。大戟七錢半。全蠍五枚。山豆根半兩。硃砂一錢。雄黃二錢。共研極細。糯米糊爲丸。菴豆大。每服二錢。白水下。

●素問小金丹○(預服。可避瘟疫傳染。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二兩。金箔五錢。共研極細。煉白蜜爲丸。梧桐子大。每晨服一

丸。白水送。服十丸。無疫干也。

●斷瘟疫轉相染者至激門延及外人無收視者方○赤小豆。鬼箭羽。鬼白。明雄黃。以上各三兩。研細。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一丸。白水送下。

●大青消毒湯○治瘟疫傳染。大青葉。香豉。乾葛。梔子。乾生地。芒硝。

●梔子散○治時氣。二日。頭痛背強。身熱惡寒。梔子。黃芩。生石膏。

杏仁。葛根。甘草。

●潔古雄黃丸○治時疫不相染。明雄黃。赤小豆。丹參。鬼箭羽。各一兩。研細。蜜丸。梧桐子大。每日空腹服五丸。可與病人同牀著衣服亦不相染矣。

●普濟消毒飲○治大頭天行。初覺憎寒體重。次傳頭面腫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口渴舌燥。黃芩。黃連。連翹。南薄荷。桔梗。牛蒡子。馬勃。板藍根。元參。殭蠶。升麻。柴胡。陳皮。甘草。便秘加大黃。水煎服。(以上各方。摘選疫證集說)

論電車殺人及國民愛羣之熱誠

(見宣統元年四月十三日第(六百十二號)天津竹園報功甫稿)

竹園先生電鑒。張姓小兒被軋一事。各報喧傳。增人痛惜。鄙人對此一事。極爲感觸。有論說一篇。詩五首。望登諸簡末。以誌哀感。

耗矣哀哉。慘死之赤子。不忍言矣。昔春秋時代。有車裂之罪。該小兒之死。適符此例。予驟聞而駭。而悲。而淚潸潸。而心惴惴。裂臂指髮。悲來填胸。昔人詩云。一腔熱血兩行淚。不似西河哭我兒。將母同耶。然死者一人。而痛此一人之死者。四萬萬人如一人也。試譬之一身焉。一手。一足。一毫毛。一孫絡。部分各異。而一部負痛。牽動全體。昨先生對此一事。有甘作犧牲一語。洋洋數百字。字字淚。字字血。其代表我國民愛羣之熱誠。令人且悲且喜。且崇拜。不數日間。而聯名哀稟者三十九人。而大令對此問題。亦兢兢業業。不爲左右袒。又回視風行雷厲之電氣車。前則足掠肩摩者。今則直若晨星矣。可哀哉。我國民。而避此巨凶。可敬哉。我國民。而驟有進步。魂兮有靈。犧牲乃身。進我同胞。以愛羣之助。史遷所謂重於泰山。孔子所謂可無殤者。真可弔也。而又賀之矣。噫。前之聞言生曠者。今又破啼爲笑云。

然已往者已往。如死者之不可復生。未來者將來。恐生者之不能不死。吾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而善後之策。不可不急講也。今擬數條如左。望諸公酌而行之。

一凡爲司機人。其姓名住址。稟官註冊存案。

一軌道兩傍。多添警兵。隨時河護。

一軌道兩傍。有幼童來往。及老邁雙瞽婦女等。須警兵呵護。

一司機人多戴藍色眼鏡。阻其目力。以致眼光不能四射。一概令其摘去此等眼鏡。

一司機人鈴聲。不准暫息。

一司機人凡傷人一手一足一部分。律以重罰。不論其意思如何。舉動如何。

一司機人必資熟手。其未經司機之人。擅自司機。一經傷人。即較素司機之人。罪加一倍。

一司機人無論何等重事。行車不得過四字。

右擬數條。不敢即以爲是。望官府紳民。切實磋商是要。

❖即事七絕五首❖

惡耗傳來事有無。碎身粉骨痛何辜。車聲霹靂人聲慘。雙淚盈眶哭藐諸。

史筆紛紛據事書。燃犀照盡費躊躇。洛陽紙貴君知否。俠氣如公信丈夫。

蠅頭微利是區區。竟作前車鑒後車。知否無辜罹慘禍。問渠曾否學司機。

烏紗帽上有青天。清議如斯各愾然。到處口碑傳盛事。也應一副淚潸潸。

夜深人靜思悽然。滯筆揮毫更未闌。幾首新詩歌當哭。鷓聲初唱五更天。

介紹

醫醫學月刊

南京醫學公會出版 已出至二十六期 會址設在南京西
城安品街撫養醫院內 並設事務所於倉巷第一四一號門牌

醫說

疫

每部一本 大銀二角 寄售處

醫增補瘟疫論

每部兩本 大銀四角 寄售處

醫社會教育星期報

本埠半年二角二 全年四角 外埠半年三角五
全年六角六 天津西北城角 社會教育辦事處

大生竹工場

在天津北海樓西面樓上 與第一商場樓下西北角 創
製竹木鏡框儿架 精益求精 物美價廉 誠實不欺 創
兼售福建漆器 國貨料器

寶生

國貨售品總所

此二家專售國貨 誠實無欺 近年日見擴充 出品增

益民益工場

多 無美不備 今尙提倡工藝 不遺餘力

醫補菴談戲

現已出版 精裝每本八角 常裝六角 天津社會教育辦事

處 天津中華書局 及各書坊 皆有寄售 余不知戲 然補菴先生

之談戲 其旨或不僅止於戲也 故特介紹之

醫不忍雜誌

初二集兩套 天津日本租界旭街路西 利亞書局有

竹園叢話第十一集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第一版

乙丑年二月初版

今有仁心。而民不聞。而其澤。不可法於後世。王者。道也。

定價每本大銀幣貳角五分

著者 竹園
 出版者 天津敬慎醫室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館

(天津寄售處)
 西老單北文法河河北南廣西
 北北昌界北北北北北北北
 西城西門東子東場西街同略市街角
 角開子東場西街同略市街角
 文秀江江新文交國晚社
 元華華東東生教華華貨益益會
 書圖南南生教華華貨益益會
 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北京寄售處) 前門外觀音寺寶安華樓民益工場

介紹

醫醫學月刊

南京醫學公會出版 已出至二十六期 會址設在南京西
城安品街撫養醫院內 並設事務所於倉巷第一四一號門牌

說 疫

每部一本 大銀二角 寄售處

增補瘟疫論

每部兩本 大銀四角 國貨售品總所 文華書局
民益工場

社會教育星期報

本埠半年二角二 全年四角 外埠半年三角五
全年六角六 天津西北城角 社會教育辦事處

大生 竹工場

在天津北海樓西面樓上 與第一商場樓下西北角 創
製竹木鏡框儿架 精益求精 物美價廉 誠實不欺
兼售福建漆器 國貨料器

國貨售品總所

此二家專售國貨 誠實無欺 近年日見擴充 出品增
多 無美不備 今尙提倡工藝 不遺餘力

民益工場

補菴談戲 現已出版 精裝每本八角 常裝六角 天津社會教育辦事
處 天津中華書局 及各大書坊 皆有寄售 余不知戲 然補菴先生
之談戲 其旨或不僅止於戲也 故特介紹之

不忍雜誌

初二集兩套 天津日本租界旭街路西 利亞書局有

竹園叢話第十一集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第一版)

乙丑年二月初版

定價每本大銀幣貳角五分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聞。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北京寄售處)

前門外觀音寺寶宴華樓民益工場

著者 丁竹園 出版者 天津敬慎齋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館

天津大公報館
 社會教育辦事處
 晚報
 國民益售品場
 國貨售品所
 文華書局
 文華書局
 新教育書社
 寶生鏡遊公司
 江東書局
 秀華齋南紙局
 世界圖書局
 文元書局
 西角
 北城
 西開子東場
 北洋第一商場
 北租界梨棧大街
 文租界大胡同
 法租界大胡同
 河北大馬路
 南興大馬路
 廣興大馬路
 西興大馬路
 天津寄售處

00502